

周易經文考釋

宜興朱 星星元著

緒論

一、卦畫的生成與作用

研究周易的基本問題，就是：卦畫是怎樣來的？又卦畫究竟是作什麼用的？現在先把這個問題提出作一解決。

卦畫大體包含兩種：一是三畫的八卦，一是六畫的六十四卦。

但按易經所見，只有六畫的六十四卦，列在卦辭前，無所謂八卦。說八卦的，是易傳的話；且說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出的。繫辭傳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按普通情理而言，確似先有三畫的八卦，而後有六畫的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來。

但是否是三畫的八卦一重而成六畫的六十四卦，這却成問題。繫辭傳是主張這樣。但宋儒邵雍就主張或由四畫五畫遞加而成，而依托于伏羲，本義前所列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就是。但此說在易傳中無所本，當是邵氏據八卦上半截所用方法（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推測而得。

八卦由何而來？約有兩說：一說以為先有乾坤二卦，其他六卦是由乾坤二卦變出。此說

見於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宋儒邵雍爲之圖，而依托于文王，說是「後天卦」，本義前所引文王八卦次序圖就是。但據繫辭傳，八卦作于伏羲，「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近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伏羲既作八卦，何勞文王用乾坤六子之法再作一次？可見邵氏依托文王的無理。

一說以爲八卦由於二來，而二又由於一來；一卽太極，此說本于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宋邵雍又爲之圖，因其生成於未形之前，所以稱爲「先天卦」，本義前所引的伏羲八卦圖就是。按繫辭傳既說「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那麼，繫辭傳所說「易有太極」幾句話，正是給伏羲怎樣造成八卦的方法作注腳。因此，說卦傳說八卦是由乾坤六子的方法造成是無理的了。說卦傳晚出，所以更不可信。

因此，我們據繫辭傳則八卦由伏羲所造，而是用一畫二畫三畫的遞加法造成。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一重而成。繫辭傳「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玩其語氣，似認爲造八卦與重卦由于一個人。王弼主張伏羲造八卦而自重之，正是根據這幾句話。說卦傳則以爲八卦是由乾坤二卦交互變出，而六十四卦也是由八卦一重而成，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所說兼三才而兩之，就是重卦的意思。然說卦傳並沒有說文王造八卦和重卦，史記附會繫辭傳「易之興也，……文王與紂之事耶？」幾句話，就咬定文王重卦，而邵雍又附會文王用乾坤六子之法造八卦，且捏造伏羲用

四畫五畫六畫的遞加法由八卦衍爲六十四卦，這與繫辭傳所說「因而重之」不合。真是纏夾之極了。至此，我們決不信邵氏，而勉強聽易傳的話。而易傳中我們不信說卦傳而較取繫辭傳的話。就是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來，而八卦是由包有一一二式的一畫二畫三畫遞加而來。說卦傳所說的乾坤六子變化較遞加法複雜，有些乘法的意思；又一出即有乾坤二卦，這都不合進化原理。但因為喻以父母男女六子，所以便于當時人（漢人）拿「之互」曲解卦爻辭之用。而後世的信漢人說者，也多取後天而輕先天。（這裏所說的先天後天是指八卦生成次序。至于八卦方位的伏羲文王之分，又當別論）作文言傳的就是文王後天說之流，因為它認乾坤二卦是全卦之本。作彖辭傳的也是後天說，如咸卦說「男下女，是以亨。」

現在我放棄舊說，以免糾纏不清，而純用客觀的分析；則卦畫的生成有兩個基本形：一是由于一畫（一爻）的，一是由于三畫（三爻）的，一畫的又分「卦畫累積」與「卦數累積」兩種。三畫的又分「二卦同出」與「八卦同出」兩種。

以三畫爲基本形而主「二卦同出」的，見說卦傳，也就是邵氏所說的文王後天說。主八卦同出者，是古文字說，自然物象說，月象說，八圭說等。文王後天說以乾坤二卦爲八卦之本，但看它用陰陽二爻演變之迹，顯然也是由一畫加成，並不是如同「八卦同出」說者的認爲三畫是各個的原形不可增減的。況且乾坤六子之說本來很勉強，尤不可據以解六畫之卦，如二父爲乾，二母爲坤，這還可說；至於泰卦父下母上，或父內母外，成什麼局面？家人卦是長女上，中女下，難道母和少女不得是家人嗎？長女中女又憑什麼能代表母和少女？彖辭傳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外都是女，並沒有男。且長女在外卦，何嘗正位乎內？

如果說是指的六二與九五，那和乾坤六子是沒有關係了。所以乾坤六子說，僅可視為說明八卦生成的一說，而萬不可持以解六十四卦和所繫的辭。如果要維持文王後天說，乾坤二卦的三畫是原形不可增減，而非由一畫的陽爻陰爻加成，那麼我有一個新的說法，同時也可說明這三畫原始的作用，則乾坤二卦並不是父母，而是貝玉爲卜的形象。

按貞从卜从貝，（這是許氏說。按金文則从卜从鼎，如𠩺散盤鼎季貞鬲，甲骨文作𠩺𠩺，象鼎形，所以許氏說「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又說文鼎段注「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今卜辭中凡某日卜某事皆曰貞，其字多作𠩺，與𠩺字相似而不同，或作鼎，……古經注貞皆訓正，惟許書有卜問之訓，古誼古說賴許君僅存者，此其一也。」然鼎不可爲卜，金文的从卜从鼎或可認爲會意字，訓吉卜，與𠩺（即悔字）爲凶卜者同例相對，此猶可說，至于甲骨文省卜从𠩺，如果認爲鼎字，則鼎爲食器不可爲卜，商代以龜爲卜，則𠩺決不是鼎形，而當是龜甲形了，金文貝字作𠩺效父彝𠩺師遽敵𠩺宰崑敵，正像龜形。龜頭常縮入甲內，所以貝字土作𠩺入形，前二足很短，所以顯不出，只後二足拖出。然多數金文貝字作不露後二足形，如𠩺孟爵𠩺遣叔尊，尾很小，所以也不顯出來，但最好說是象龜甲形，這樣就和甲骨文𠩺形很相近了。這字當初本指龜甲，後來因爲字形又象鼎，就借爲鼎，以致貝鼎二字混合。甲骨文混合二字爲一字的，例如鳳與朋二字，鳳是鳥，而朋是二系玉，但後來二字也混用了，因而金文中貞字有从鼎的別體。貝是龜甲，說文貝「海介蟲，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貝龜連稱，實是一物，古時食其肉而用牠的貝做卜具，所以重視牠當作寶貨了。（貝或作貝殼貝子之義，那又是貞鼎鳳朋等一字歧出或二字混

合之例。而乾坤二卦畫的形正似龜甲（古以龜腹版甲爲卜）的紋，因爲甲骨文貝字中橫畫正有連或斷兩種形式，而金文中的貝字更是明顯，因此，金文中的𠄎正是三，𠄎正是三，這或許是雌雄的分別，如同分別螃蟹的雌雄也看腹甲，然實際上龜貝都分作八塊，首尾的小塊不算，所以雌雄的話，只可根據貝字的字形。又玉篇說「龜性無雄，以蚶爲雄」，但這只是說性無雄，並不是沒有雄，俗說雄龜隔河看着雌龜與蛇交，所以呼爲王八，後代以三爲陽，三爲陰，或出于此未可知。因此，乾坤二卦正是龜甲的擬形了。

至于以玉爲卜，按卦字从圭从卜。圭就是玉，卦是圭的後起字。而圭則是一串玉的形象，玉古作王，二玉相並爲珏，象兩串玉形。（玉串或說一系，即一掛，所以孔穎達引易緯「卦者掛也」之說，並不是指著艸或筮策，可惜孔氏沒有想到）。如果去了串系，則王成爲三，而珏成爲三，正是乾坤二卦畫的形象。王是單串，珏是雙串。後代以三爲奇，以三爲偶的觀念，或出于此未可知。而玉又不是後人所說的石類，正如同貝不是後人所指的蚌蛤。貝是龜甲片，玉也是龜甲片，按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朋，甲骨文作𠄎，金文作𠄎，中鼎垂女夔啟𠄎，遼叔啟𠄎，遽伯敦義宰𠄎角（正是一朋二朋三朋四朋五朋，而朋字都作𠄎，王國維氏以爲「古貝與玉皆五枚爲系，二系爲朋」。但按甲骨文金文，朋多數作三枚形，而三枚或是表示多數，未必每系限定三枚。又貝玉是一物）可知龜貝可串成系。雙系是朋，單系是圭。而朋又別作珏，而圭又別作王，其實朋與珏，圭與王，當初本來是一個字。因此圭也是龜甲。所以「龜」「圭」聲同（龜古讀見母，而見母古當讀ㄍ，因此龜讀圭正象敲甲之聲與卜取灼龜「必卜」之聲同例）。禮器「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龜圭

並提，實是「物」，不過龜是全形，而圭是系貝。又按益卦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這爻辭與六二「十朋之龜」爻辭正相接，也可證龜圭是一物了。總之，畫其全形是龜，龜甲片是貝，串成單系是圭玉，雙系是朋珎。

主「八卦同出」的，或以爲八卦本是八個古文字，此說出於乾坤鑿度，今人郭沫若先生也主張此說。他以爲三就是「天」字，三三三（坤）字，三三三（水）字，三三三（火）字。但其他四個字他自己也承認說不通了。或以爲八卦是八種大自然物象的代表符號，如三是天的代表符號，三是地的代表符號，三是雷的代表符號，三三三（山）的代表符號，……此說出於說卦傳。或以爲八卦本來是八種月象，陰陽爻的消息升降，正是月弦的上下盈虧的記錄，此說出於虞氏納甲圖，或以爲八卦是圖書九個數字加乘的代字，此說見程大昌易原，或以爲八卦是八種圭的瑑形，伏羲用以號令天下，此說出於今人華學涑義教鈞沈……種種說法，都很牽強；且與卜事無關，只是別成一說而已。

以一畫爲基本形，而主「卦畫累積」者，是伏羲先天說。（由一畫累積至三畫成八卦，這是繫辭傳的話。再由八卦累積至六十四卦的，是宋邵雍的發明，但都依托於伏羲）主「卦數累積」的是德國數學家萊勃尼茲 Leibniz 他的創說確是新奇，爲吾國古時一些易數派（如以九數演出八卦的圖書派，以六日七分推出六十四卦的陰陽家等）所不及，但是他以三三爲零數，而列在第一，是一缺點。（零是無，而太極生于無極，這可爲宋周子太極圖說作證。又舊說（賈公彥）歸藏以坤爲首，這樣，又可藉萊氏說張目了。）且萊氏所說有乘法代數的意味，恐怕不合初民的數學程度；且與卜事無關，所以只能看作在數學上的新貢獻，而決不

可認為就是卦畫的原義。但我對於伏羲先天說也有一些修正，就是最初的一畫既非陰陽不分的太極，也不是包陰陽二爻的一畫，因為初民未必有太極或陰陽的觀念。我以為這個包有連或斷二式的一卜，本是初民畫時所記的吉凶符號。卜吉則記連畫符號，（即陽爻）卜凶則記斷畫符號。（即陰爻）卜了一次還猶疑不決，于是再卜一次。但不幸再卜的吉凶符號與首卜的正相反，那怎樣辦呢？于是再卜一次作決定，這正是三次決勝的心理。三卜的記錄正是一卦三爻，集其不同形式正成八種，就是八卦。因此，最初八卦之成是出于偶然的，並不是陰陽相交而生，如繫辭傳所說的「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只是作繫辭傳的漢陰陽家的新詮吧了。

現在我可以提出我的結論了，我對於卦畫的生成與作用有下面幾點概念：

1. 我相信卦畫的產生和初民卜吉凶的事有關係，因此凡是和卜事沒關係的許多解釋或揣測都不足說明卦畫最初產生的原因與作用。

2. 伏羲先天說（以一畫為基本形）與文王後天說（以三畫為基本形）本來也和卜事無關，但經我修正了先天說的陰陽二爻本是卜吉凶所記的符號，後天說的乾坤二卦是龜甲雌雄形或是龜甲單雙系形的擬形。兩者比較之下，我又主張先天說較好。因為後天說的乾坤兩卦的三畫當是由包有陰陽二爻的一畫遞加而成。因此，我給後天說修正的話，只是姑存一說而已，我並不想堅持着。

3. 因此，卦畫的基本形不是三畫而是一畫。而一畫又包連畫斷畫二式。當初是記吉凶的符號。至于以一為奇為陽為君，一為偶為臣等，那都是後人的附會。但這包有連斷二

式的畫是擬形的呢？（擬龜卜的坼狀形，或是仿比龜卜還簡單而古的卜象。如擲杯筮以分合定吉凶，擲錢以正反定吉凶。此等占法都比龜卜的鑽兆爲簡單，或是比龜卜更古的某占法的遺意。或許當初是折蓍草以視其長短連斷定吉凶，按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蓍从草，可見與龜決非一物。著在龜上，當是著比龜古的傳說。史記龜策傳中記蠻夷氏羌或用草木爲卜。在龜卜之後又有筮，筮从竹，竹是筮策，筮策就是四營十八變之法。繫辭傳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同時說「以卜筮者尙其占。」卜筮連稱，與龜策連稱同，可見筮策又在龜卜之後。著法比卜法簡單，卜法又比筮法簡單。卜法雖有鑽灼的手續，但坼兆的形式並不複雜。而筮法用四營十八變實較鑽灼費事，且可變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並且有天地之數做依據，所以比龜卜法複雜而又神秘的多了。左傳所說的「筮短龜長」，並不是說筮法不如龜卜法複雜神秘，而是說筮法不及龜卜法古。古就顯得誠重可靠，這是普通的尊古心理，）離騷「索蘆茅以筮簪兮，」蘆茅从草，筮簪从竹，那是南方人的占法當比北方習用的龜卜爲古，因爲當初南方民族是被北方民族逼往南的，北方民族後用龜卜代替了蓍茅，因此郭沫若先生說，蓍茅是南人的占法，仍不失爲最古之事。或是不擬什麼形，只是作爲代表吉凶的符號，如同本義筮儀以○代表老陽，×代表老陰。又如考試測驗，寫「十」表示是「一」表示非，符號的本身是沒有一些意義的。

4. 本來只有連斷二式的一畫以定吉凶，後來因爲猶疑不決，於是再卜三卜，連卜三次以

決疑，這或者是當初的習慣，所以書金縢「乃卜三龜。」公羊傳信公三十一年「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而甲骨文金文如朋王等字都是三片相連。三卜的記錄正是三畫，八卦由此而成，到八卦一經提出，引起了一般卜者的注意，於是都好奇地想把它擴大，終于把它重爲六畫的六十四卦，但怎樣重來的呢？必然有一個方法，是京房的卦宮法，邵雍的先天法，朱熹的卦變法……嗎？這些都嫌複雜，我以爲最初的重卦法應該是較簡單的，那麼，我疑易經的卦序，或者就是最早的重卦法。全卦的次序當初未必就是乾坤屯蒙需訟師比，……但那種對覆卦法是比较簡單的。對覆卦法就是對對法，如同兒童玩牌，只知找對子：東對東，或東對西，到後來才知道東南西北中五牌可連在一起以及其他的變化，六十四卦既从八卦重出，就成爲一種獨立的玩藝兒，後有某卜者編「卜辭彙編」（即易經文卦爻辭）就把它作爲號碼用。六十四卦等于六十四章。當然卦卜辭的吉凶不會和該卦中六吉凶符號（六爻）相應了，因爲編卜辭爲彙編者根本沒有打算這樣做。例如乾上九也是吉符號，而辭是「有悔」。坤初六是凶符號，而辭說「元亨」。至于相應的那是偶然的，決不是必然的。普通人因爲相信四營十八變的占筮法是很古的，所以也認定卦爻辭是和該卦六爻相應的。但我以爲四營十八變的筮法正是戰國時卜者看見了這部卜辭彙編每章前所列的六畫號碼以爲每卜必經六個步驟，又因龜卜不便且不神秘，因此勉強發明了四營十八變的筮法。（詳說見下章）因此，三畫的卦是由三卜的吉凶符號的紀錄中提出的，而六畫的六十四卦是用對覆卦法重出來的玩藝兒，後來用作編卜辭彙編每章的號碼。因爲一二三四到十數以上寫

起來太繁贅不整齊，而甲乙丙丁又不够六十四，（把甲子重起來可乘爲六十，但還不
如由八卦重爲六十四的簡單而整齊）所以編卜辭彙編者就決定採用這個新玩藝兒。
讀者如果還有懷疑的話，請細看下章論「卦爻辭的編纂程序」就可明白。現在再把上
面所論列表于後，以醒眉目。

由三畫
生成

由三畫而成八卦
（八卦同出說）

由三畫而成二卦
（二畫同出說）

其他

人華學涑義教鈞沈

八卦本是八個古文字——此說出乾坤鑿度

八卦本是八個自然現象的代表符號——此說出說卦傳

八卦本是八種月象的擬形——此說見虞氏納甲圖

八卦本是圖書九數的代字——此說見程大昌易原

八卦本是伏羲治天下所用圭的八種豫形——此說出於今

乾父 再生成六卦合爲八卦——再一重而爲六十四卦
坤母

此說見說卦傳，宋邵雍依托爲文王後天卦

二卦作用或爲

擬龜甲雌雄形

☰是三
☷是三

擬龜甲串系形

丰單系是三
卦雙系是三

卦畫的
生成與
作用表

由一畫生成

由卦畫累積至八卦

由卦數累積至六十四卦

更由八卦一重而爲六十四卦——此說見繫辭傳

更由四畫爲十六，五畫爲卅二，六畫爲六十四——此說是宋邵雍所創，而依托爲伏羲先天卦

此說是德數學家萊布尼茲所創，如☰☳就是一，☶☱是二，☵☲是三，☴☴是四，☲☱是五，☱☳是六，☳☵是七，☵☶是八：

或是男女生殖器官形——此說是今人郭沫若先生所主張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或是折草長短連斷以定吉凶的符號——此說今人李鏡池氏曾說過，見古史辯第三冊李文

或是擬龜甲坼兆的單歧而定吉凶的符號

一畫（包一與一二式）作用

二、卦爻辭的編纂程序

舊說都以卦爻辭是文王周公所作，這是後人揣測的話，當然不可信。我不預備再加辯說，現在只將數種推測，就是周易經文卦爻辭究竟是怎样編成的，列述於下；然後比較一下，決定那一種是最合理，更近事實？

1. 由一位或二位大聖哲因了玩究已成的六十四卦畫而發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變化

關係，（如易傳所說的）而一一繫之以適當的辭，即成卦爻辭。

2. 由某卜者用四營十八變的筮法給人們占筮，後來把平時所占繇辭積彙而成此編。

3. 由某卜者彙集歷代卜辭以備應用，而免臨時作繇辭的麻煩，就按六十四卦的卦爻象而慎審編成。

4. 由歷代卜者彙集歷代卜辭漸次編成。目的也是備臨時應用。因所集卜辭很多，不便記憶與檢查，就用六十四卦畫符號作為編目號碼，將卜辭略加歸類，方成此書。

以上四種推測，以第四種比較最合理近事實。

第一種推測不能成立。從古以來主張卦爻辭是文王周公所作的，即屬於此。它不能成立的原因，是：A 這許多卜辭決不是一二非卦者的聖哲所能為。B 這許多卜辭都是實際卜時的記錄，決不是一二人憑空想像所能虛構的，楊雄太玄司馬光潛虛是摹擬之作，且在東漢後，如果在西漢前，就沒有人有這種摹擬魄力與事實。如果卦爻辭是創作，那更不必說了。C 又按四營十八變的筮法，卦爻象的變化是無定的，同是一卦，同是一卦中某爻，而在卜筮之際，它究從何卦變來，事先必不可預設其辭。如果預設數種可能發生的象，則又必不容一爻只有一辭。D 況且卦爻辭與卦爻象根本沒關係，如否卦初六如果說是不當位，就不該說「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而泰卦初九也說「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這明明是重句，而經人任意編列的。（見後文泰否二卦辭考釋。至於卦名與卦畫無關，卦爻辭和卦名也無關等問題詳證，見原稿周易真相與易學書目考第七章第三節）既是這樣，則因卦爻象而作辭（即玩象繫辭）的話自然不能成立了。

第二種推測也不能成立。但較第一種的好些，它的缺點是：A卦爻辭所記事實範圍很廣，可知決非一人也非一時所作。B給人卜筮，如果按四營十八變的筮法，則以動爻占，而繇以辭，則三百八十四爻實際上是決不會正巧完全遇到的。C又周易所載是卜辭，而非筮辭，所以決不是由四營十八變的筮法來。易中兩用筮字，一在蒙卦，一在比卦，那是後人攙入的。（說見蒙卦考釋中）易辭的所以是卜辭而非筮辭，是因為它和甲骨卜辭體例很相似。（詳參余永梁周易筮辭考）又它用很多貞字，貞从卜从貝，是龜卜。利貞就是很好的卜兆。（左傳襄公九年，卻把它誤解作「事之幹」，可見那時已不明貞的真義了。）又因周易中所記多周初的社會生活，（詳參余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與作者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時只有龜卜，決沒有這種四營十八變的筮法。左傳上所載的筮辭是大體根據周易而略加解說，他們是把這部卜辭彙編當作筮法口訣的。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他並沒說「周易曰，」所以必非周易佚文。可知這才是真正筮辭。左傳昭公八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那仍是借用周易爲筮法口決，而並不是說易辭就是筮辭。且左傳上所記的筮辭，也不就是春秋當時的事，而是作者（戰國人）依托的。（詳說見下文）

第三種推測又較第二種的好，但以爲卦爻辭是依據卦爻象所作，那是錯的。因爲爻卦辭與卦爻象是沒有關係的。當初編易的恐怕連卦爻兩個字都還沒有確定，何況卦爻象？試一讀後面八節編纂程序就可明白。

所以我們比較之下，自以第四種推測爲可取。

至此我們對於這種推測，必須承認下列四個概念：

1. 非一人之作。
2. 非一時之作。以上兩點已爲時賢如顧頡剛郭沫若陳夢家余永梁諸先生所論定。
3. 非卜者以外的人所作。
4. 非預先根據一通盤計畫或有機組織而作，如易傳所說的。

日人丹羽正義中國古史起源考說「原來記錄至從卜筮發達而來，當卜時在龜版中有判斷其兆之辭，從兆所抽出之辭，爲後日記錄其物事全體之大根本，是即所謂繇也，而此種之繇，已有於殷代。在殷代司卜筮者以巫，從而繇屬於巫之諷誦可知，然殷代爲祭卜之時代，爲此祭卜之中心者，即掌勢力之中心。故其時之巫即是宰相，據尚書君奭篇有「巫賢巫咸，解之者謂爲殷之良相，可以察知……治後由殷而變爲周，當時之巫失其宰相之位置，而以史代之。」這段話是相當的正確，我以爲殷卜辭既爲巫者所諷誦，則史巫相承，對於歷代卜辭必有多次的編纂，如此則昔人以爲易歷三古，更三聖的傳說，未必不是指這個。但可惜的是把三聖當作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且以爲由八卦而重爲六十四，因繫之以辭，那是極大的錯誤。


現在我根據第四種推測把當初怎樣由前代卜辭的搜集，編成今日所見的易經卦爻辭的形態，分列如下的程序：

1. 最初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前代卜官巫史所造的卜辭。多數是周初的。
2. 後有某卜者爲便於諷誦，于是劃十餘句爲一組，約分數十組。

3. 後又有某卜者利用某卜者用對覆法從八卦重出的六十四卦畫的玩藝兒作爲編號號碼，即成六十四組。如果卜辭不夠，則重出之，所以卦爻辭中有重句。也有只用卜辭術語，而並沒辭的，如坤用六「利永貞。」且坤卦爻辭最雜，與乾、蒙、需、師等不同。「六五龍戰於野」二句，明明是乾卦一組中的辭，現在把它移到坤卦來。這可證明編周易者藉此以湊足坤卦一組卜辭的不足，而使該卦的卜辭分量和別卦的相等。有時也攙入些諺語詩句，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是諺語。「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詩句。或者這些諺語詩句是爲卜者引用爲卜繇辭而被攙入的。而原來的卜辭則或記當時所卜的事，或引述古事而斷以吉凶術語。

4. 後又有某卜者爲易於查檢，就取每組首一二字爲卦名，於是方有六十四卦名。六十四卦名既產生，方有八卦名，（八卦名就是取六十四卦中八個卦名爲八卦名，所以六十四卦的乾不說重乾，坤不說重坤，而習坎的習就是陷字，前人訓重，實誤。詳說見坤卦「不習无不利」句考釋。因此八卦名起於六十四卦名之後，正與卦畫生成的先後相反。這點也是從古以來一般讀易者所不注意的。）這種取首一二字爲篇章名的事實，是古人的習慣，如論語以「學而」「爲政」作篇名，而每篇中的「子曰」「有子曰」等，當初並沒有必然的連繫，可想像各爻辭初也沒有必然的連繫次序，如易傳所說的。左傳中已有卦名，所以卦名的產生至晚在戰國前。

5. 後又有卜者仍感不便，就再作一番整理工夫，即將每組卜辭一律分爲七小節。第一節就是後來所說的卦辭，後六節就是所說的爻辭，其實當初是一樣，並沒有主從總支的

分別。每組七節的辭有原來就相連的，如乾、比、履、臨、觀……這或是一事而同時數卜，或一事而先後數卜，當初就刻在一片甲版上。（按龜甲近頭部有三小方，佔全甲面積三分之一。頭部以下平分左右爲六大方。每方甲小者刻一卜辭，則六方刻六辭，正是六爻辭。上三小方甲小者刻一卜辭，正是一卜辭，合爲七節。甲大者全甲六大方三小方共可刻七十二卜，董作賓氏有「龜甲七十二鑽圖。」當然也有一甲只刻六卜五卜四卜等的。易辭中每卦有六節五節四節或三節相連者，或出於此。）或數甲刻辭略同者當初就連在一起，（按甲骨文已有典冊二字，可知中非木簡，而是龜甲片，大抵未用過的龜甲片作豎串式或如朋珏圭玉等字。已用過的龜甲片作橫列形，如典冊二字，甲骨文作，像用帶縛住。董作賓據此而有「龜冊度藏」之說。如果一甲上取一卜辭，則一冊多者六七片，就成六七節了。）編者也把它列在一起。因於龜甲有大小，典冊有多少，所以易辭中有六節七節相連的，也有僅二三節相連的。從歷代卜辭被編者分爲六十四組，而每組又分七節後，就發生許多紛歧：

A 本是同一事類的辭應列在一組而被誤列於兩組中。

B 本是不同事類的辭而被誤列在一組中。

C 同一事類的辭太多，七節不够容納，於是將二節三節合併爲一節；或分爲兩組；不够兩組之處，則又用下條種種之方法補足之。

D 同一事類的辭成一組而還缺一二節者，則或借別組的辭，或把本組某節辭重複一下，或把它分裂爲二節，或僅用一句吉凶斷語，（或說卜繇術語）聊以充數；或

引一諺語詩句來湊數。

E 數節不同事類的辭各自不够獨立成組，於是混合而成一組。

以上五種情形的例子，詳見經文考釋中，茲不繁贅。這些卜辭最早有殷商的，但多數是周春秋時的。我們因了它裏面所說的故事與辭例，試與甲骨卜辭一比較，就多少有分別。而這些多數是周春秋時的卜辭，經卜者編成卜辭彙編時，也多少改動了些。例如甲骨卜辭常記着年月，但易辭中只有先庚先甲幾條，這或許是周春秋時卜辭的體例。

這些卜辭被編成每組七節時，並沒有卦爻象象的名稱。這些名稱或者在戰國時已有，但到漢初才正式被確定。試看易傳中的象辭傳象辭傳繫辭傳中所提卦爻的分別，可見那時已把七節中的第一節指爲象辭或卦辭，後六節指爲象辭或爻辭，或七節統稱爲繫辭文言。但我們從文字學的見地考之，則這些名稱的本義和他們所指的初不相關。現在把各字簡考於後：

繫辭是統指卜辭，字從系，意卽卜者視坼兆定吉凶所繫的辭。但左傳用繇字。繇也從系。釋文訓抽。繇抽古聲同。而繇也有抽絲相繫之意。或許繫是繇的後起的別稱，左傳是戰國時人作，繫辭傳是漢初人作，（詳見下文）繫字行而繇字就廢了，所以繫辭傳上不見用繇字了。

文言的文是指龜卜所繫的話是較有條理的，所以叫文言。文象古人織網或織布的經緯形。或者文就是紋的本字。紋是指灼龜坼兆的紋，因而所繇繫的辭又叫文言。左傳上穆姜所說元亨利貞四德的話，並沒提文言傳，可見文言的名稱也是漢初人所起的。

象辭的象本是「篆」字，因爲大篆是古文字，相傳是周史籀所作。（據說文解字序）秦皇焚

書，只有周易以卜筮得存。（據漢書藝文志）其卜辭既是前代的遺物，當然也是篆文，而作篆傳的，我們假定他是漢初人，那麼當時已通行隸書，且挾書的禁令還沒除掉，一般學者無書可讀，于是視前代僅僅傳下的用篆文寫的這部卜筮書爲寶物，所以稱它爲篆辭，而爲它作傳，就是篆辭傳。又篆篆二字並不從豕，而說文兩列篆字，而于篆傳的篆，訓「豕走也，從豕。」又訓下從毛足的帑爲「修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真是不知所云，其實兩個字本是一個字，而從豕的篆，是帑字的譌體。而帑字下從巾，並不是許氏所說的「毛足。」因而並不訓「修豪獸」或「豕」當訓巾帶之屬。周禮春官「弧乘夏篆」。注：「夏赤也，作符節，至今用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又考工記「鐘帶謂之篆」。篆訓爲巾帶，當是古誼。而篆又是篆的古字，而帑即像巾帶形。而古文字的形體正像巾帶交繞，所以借帑作爲篆文的篆。因爲它寫在竹簡上，所以又加竹頭。因此帑辭也是指的卜筮繫辭，並不得專指每組第一節辭。帑辭的帑，取義正與文言的文相同。文本是象織布經緯之形，後借指文字；等于帑本是象巾帶交繞之形，後亦借指古文字。因此帑辭的帑，應當作從巾的帑。而許氏誤解爲豕，是因爲象辭傳的象是獸，因而帑也該是獸了。恰巧帑字已有一譌體篆，許氏就信之不疑了。許氏誤存了譌體的篆，但幸而還小心地保存了從巾的帑，雖然他又把帑誤解爲毛足的修豪獸，但我們却因此而考出帑的真義，正是未可厚非了。（又按甲骨文有帑前四本二孫詒讓考爲帑，郭沫若考爲祟爲肆爲殺爲竄爲蔡……，我們不去管這些，我們只須注意緣字。帑旁加糸，正是註明篆初是巾帶。這是在古文字中常見的通例，他如椽掾等字，也是取巾帶之義，而非豕獸之義，這些形聲字其初是聲兼義的。）

象本是獸，引申其義爲「象如。」爲，按甲骨文就是象字，作，正像人牽執着象以服役，（詳說見豫卦考釋中）所以引申爲「作爲」。說文訓爲是母猴，又是誤會。取象之說已發生于戰國，左傳所載可證。而「易象」二字也已見于左傳（左傳昭公二年。又左傳是戰國人作，說見下文）但象的初義是作爲，所以象辭等于說「爲之辭，」和繇辭繫辭的意思相同。到用爲取象的象，已經用錯了，再把它專指每組後六節，（六爻）那更是誤會了。龜卜視兆不說象。兆就是垢紋。說做象兆，也是後人附會的話。

卦字已見于左傳易繫辭傳文言傳等。當八個卦畫被發見後必會有一個名稱，所以卦字發生可能很早。當初用圭字。圭就是象龜甲申系形。後假以指因三卜的吉凶符號所成的三畫卦，最後又加卜旁，成卦字。當初只是用以稱那種三畫或六畫的形體的一種專名而已，並沒有別的意思。至于說它是「懸掛物象以示人，」又用以專指整體爲卦，分體爲爻，那又是戰國以後人的誤會之說了。因爲左傳上還沒有說卦辭爻辭。

爻字已見于甲骨文，然訓爲地名。（據郭沫若周易的構成時代）但按文字學的體例考之，爻本來是古代織網罟的形象。教學二字，就是从爻，因爲在古代漁獵畜牧以至農業初期只有織網是最可學可教的。取爲地名，已經是假借字了。網形交互，所以與交聲同。後人因六畫的符號交互而成，因此又借爻字來指卦的分體。當然這也是戰國以後的事。

象象卦爻四個字經繫辭傳「彖也者」「象也者」「卦也者」「爻也者」這麼一說，于是把它們當初的原義和來歷全給蒙過去了。

6. 後又有卜者在後六小節上加以初二三四五上六九等字，以便檢查。六僅指一，九僅指

一、當初並沒有分陰陽的意思。六、篆作𠄎，从八，八，分也，所以用以指分斷的畫。一。（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與乚同，乚篆軍，象糾連形，所以即是糾字。論語「桓公九合諸侯」。左傳作「糾合諸侯」，所以九有糾連之意，用來指連畫一。至于以九指陽，六指陰，那是戰國以後的事了。

7. 後來又有卜者又將每卦畫的形看出一些意義來，再將每組卜辭中找出首句首字與此卦畫形象（但並不是戰國以後人所說的卦象）有些相關的，如☰☷像隻鼎，☰☷像人落入坎穴，☰☷像吃臣的口，（說見頤卦）☰☷像四足豚，☰☷像噬物，☰☷象☰，（說見乾卦）☰☷像胃，（說見坤卦）……排在一起，以便易于記憶。但多數仍說不通，本來這是不得已的事。到戰國以後卜者們發明了「之互」變化卦象卦位，于是頭頭是道，無所不通了。但事實上仍是不通，因為當初根本不是這一會事。

8. 後又有卜者把全部分為上下二篇，周易的主要部分——經文卦爻辭，至此已完成。這時約在春秋末期。此後降為戰國而秦而漢，又附加了些易傳，就成了周易的全部。現在再把從春秋末期經戰國而秦而漢的編纂程序分述于下：

1. 春秋末期 這時易經文已經編成，但還沒有易的名稱。普通都根據論語沒有提易字為證，甚且證易那時還沒完成。（日人本田成之經學史論即這樣說。論語「五十以學易」的易，按魯論作「亦」，「亦可以無大過」為一句。又「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句上並沒有說「易曰」，且玩其語氣，顯係後人攪入，以提高易的地位，又恐單加這二句語氣好似未完，於是又加上「子曰不占而已矣」，這樣一來，更顯出破綻了。）

但我以爲易書那時是一定完成了，或者還不止一種。孔子以及他的門弟子（在論語上所見的）所以沒有提，是因爲孔子只尊重詩書禮樂，而瞧不起那些巫卜者師徒相傳的口訣秘本的。論語「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我們玩其語氣，他是把巫醫當作最卑微的起碼人物，孟子是孔子嫡系，所以在孟子七篇中也沒有提易。所以我以爲到春秋末期，這部易書是該編成了，但還沒有易名，最大的原因，是因爲易名是因筮策變易而得名，易本是蜴的象形字，因爲這種虫易變，（升菴經說以爲「易者，廬蟻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恆，日十二變，……」其實都是從草肉腐化而變出。）所以引申爲變易。甲骨文中常見「易日」二字，（後人誤爲「形日」）孫詒讓釋例考爲「易日猶更日」。則易作變易之引申義已很古。但更日而卜的易字決不會取爲書名。取爲書名的，必是因了筮策變易之義。而筮法是戰國時發明的。那種筮法最早見于左傳，而左傳中所載的卜筮辭，並不真是春秋時的事，而是作者（戰國時人）僞托以鼓吹宣傳他的新興筮法的。所以先知如神，無不應驗，這在困學紀聞上已加以辨證，可見全是戰國時人所造的。而左傳的作者又並不是論語上提到的左丘明，而是後于孔子的左氏，崔東壁考信錄上已加以辨說。我以爲這個左氏是戰國時的巫史之流，所以左傳的神話色彩很濃厚，又司馬遷報任安書說「左丘失明」，這個傳說是可以注意的。說不定這個盲者就是巫史之流。子夏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姓卜名商，其實卜非姓，而是卜者。（後世姓卜的，本是卜者的後裔。）而子夏也是個盲者，禮檀弓說他是因喪子而哭失明，這也只是一個傳說而已。子夏是卜者，所以在

孔門中最稱博學，這在論語及漢書儒林傳上可以證明。（日人本田成之經學史論上說「經書大抵說由子夏流傳，而及于荀子，獨至於易，由這聽不慣的弟子商瞿所傳，也是一奇。」我以爲商瞿正是卜商子夏。瞿是指卜商兩目失明，睜大了眼而看不見人；正是瞿瞿然一個盲者。）因巫史是熟記歷代故實的。孔子是代表新的「吾从周」的尙文派，本來是瞧不起殷商傳下來的那批尙鬼派的巫史們，但孔子畢竟是「有教無類」，而收了這個弟子。所以直到現在那些算命算卦的還是瞎子。我想在殷商周初決不如此，瞎子當巫史，那正是說明君權伸張神權沒落以致巫史地位也日趨衰微，所以由一批廢人去充任了。禮運「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可證卜筮和瞽侑是一流人，都是盲者。又按禮玉藻「動則左史書之。」所以編左傳的左氏或許就是左史，而巫史主要的任務就是卜。按巫，从工从𠂔，工即玉，玉即龜甲。（說見前章）巫正是兩手舉龜貝爲卜之象。而史字當初也象手持龜貝。說文「史从手持中，中正也。」似非古義。吳大澂以爲中是簡，王國維以爲是算器，日本內籐以爲是行射儀時所持的算器，我以爲中是「用」的簡字。說文「用从卜中」。這正是古義有時賴許氏而存的地方。用的所以有卜義，正是因爲用的甲骨文形與貞極近，（用、甲骨文作𠂔，貞作𠂔）都象龜甲形，所以易辭裏如「勿用」「利用」，正是「勿貞」「利貞」的意思。用，或者就是貞的別體字。而用後簡作中。中用是疊韻，而中貞是雙聲，因此中就是用。而中行的中，另有其字，但到後來就和從用省寫的中混合了。史，是手持貝，巫，是兩手捧系貝。史卽巫，易巽卦「用史巫紛若。」即將史巫合說。卜吉

凶是初民的愚事，而主持卜的史巫就是古神權時代的有地位者。所以巫賢巫咸是殷相，（見尚書君奭）而卿史御史也是殷時的大官，（卿史御史等名已見于甲骨卜辭）因為他們能斷吉凶，事鬼神，所以成爲主事的大吏。（事吏二字也從中）後來的覲祝方士陰陽家都是史巫的餘流。又因史巫能在龜甲上刻字撰繇辭，且收藏了不少在古代等于歷史檔案的龜甲卜辭，當然又成爲博學的歷史家了。漢太史公司馬談崇尚陰陽，（詳說見下文）可見太史這個官職也是史巫的餘流。左傳上所載的史趙史墨史龜都是卜者，（見哀公九年）周禮春官所載的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也是史巫。因疑老子也是史巫，史記說他做過周柱下史，在他的三千言中，最早提出了陰陽哲學，易傳就是受他的影響。他的「道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是易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兼三才而兩之」所本。（關於老子與易傳的關係，今人郭沫若馮友蘭錢穆諸先生早有論定）。而新筮法的發明或許也多少受了這個影響。孔子問禮于老子，也只是向這個周末國立圖書館的老頭管理員查查古檔而已，並沒有崇拜請益的意思。「老子其猶龍乎。」只是司馬遷聽他父親司馬談這末吹的。因而史記老莊列傳上所記的老子名耳字聃都是虛構的。其實只是一個老頭巫史。老子即老先生，耳是大耳朵，是老壽之相。聃當作冉，是指長鬚子。姓李的李，或是季字之譌。春秋時很多以季孫孟孫相稱。所以季即老四。合起來說，就是長鬚子大耳朵行四的老頭兒巫史。

漢志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正是指這個淵源。

2. 戰國 這時有位卜者因了六十四個號碼，又附會了些一生二二生三以及兩儀四象等數

與象的觀念，而發明了筮法。筮用策，正是仿卦畫的形式。大概當時因為龜甲產量已不多，或是因為用厭了想變變，史記太史公自序說「三王不同龜」，或是因為巫史們見到自己的地位因時代進化社會組織起變化而日趨沒落，覺得老龜卜法既不便，又不够複雜神祕，漸漸失去人們的信仰，因而一方面捨龜取策，一方面力求其複雜神祕，且得有根據，因發明天地之數與萬物之象，又有一位巫史則把新筮法插入春秋史傳中，與卜並用；且所占無不靈驗，以提高身價，這就是左氏傳。那時的筮辭大抵是根據這部老卜辭彙編（周易）而加以補充，或者也有臨時特撰的。（凡與周易不同而不注明「易曰」，且用筮法的辭，都可認為是筮辭。）他們所以不另編一部筮辭彙編，是因為卜辭彙編足可借用，且新撰的筮辭並不多。晉汲冢中那部師春，據杜預春秋傳後序的話，好像是錄左傳上的筮辭而成。這或許是那個戰國時編左傳的巫史的門徒，他企圖編一部筮辭彙編，這或許就是他的初稿。此外汲冢中還有易繇陰陽卦與似說卦而異的卦下易經，都可說是那時巫史卜者的試作。汲冢是戰國魏襄王的墓，（據晉書束皙傳）下葬時免不了請巫史來幫忙，于是他們就把他們所抄行的經卷，（周易上下二篇師春易繇陰陽卦卦下易經……）放在墓裏，正像和尚神父把金剛經聖佛像十字架放在柩裏，用以辟邪超度。那時在若干古本卜辭彙編中，比較最詳備的就是這部易，且要神祕其書，而與新筮法生關係，因名之為易。又使它與新編的筮辭彙編如易繇陰陽卦卦下易經師春等有分別，因而名之為周易，表示它是古本。他們所發明的筮法，又提出了一個新名稱，叫「筮」和卜分別了。筮從竹從巫，正是說明了那時

的占具是竹策，而執行者是從古相傳下的巫史。然而那時卜筮者的地位是日趨沒落了，因為時代進到戰國，知識發達，神權早就崩潰，且社會重人事，趨功利，尙武力，連比較不合時宜的孟子，也對他們不屑一顧，所以孟子七篇只在詩書禮樂外加上一部春秋，而沒有提易。荀子才提到了易，非相篇「易曰：『括囊，无咎無譽』腐儒之謂也。」他的解釋正和易傳相反，以為无咎无譽是腐儒，這也是瞧不起易書價值的表示。

3. 秦 始皇統一宇內，又確立了君主專制，這批巫史卜者又被豢養起來，（始皇信方士，當然也信巫史，因為他們本是一家，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秦博士中或許有不少巫史。）但始皇有極強的統一慾，他強令天下「書同文」，當然也會強令巫史卜者「占同辭」的。于是他在若干種卜辭彙編中選取了比較詳備的這部易，定為監本，把其他的廢了，所以傳到漢的，只有這一部。（周禮上所說的連山歸藏或是根據前代的傳說，所以可認為是戰國時的易外別本。）

4. 漢初 始皇焚書坑儒，文化大受戕傷，到漢興，中間又經過八年的內戰，以致一般人無書可讀了。於是這部獨存的易便當作了寶典，由那些卜巫方士傳授些陰陽說，後來有一些逃隱山林的儒生漸漸的也出來捧場了，他們受了秦皇慘殺的教訓與離亂的困苦，因而很領悟了那些道家方士哲學。當然也從他們那兒學到了些象數的技巧，再把自己的一些儒家思想混合起來，做了若干篇易傳，成立了一個新的理論體系。把這部殷周骸骨化裝了一具活僵屍。他們以為

卦畫是聖人——伏羲文王造的，有象數的根據。

卦爻辭也是聖人——文王周公造的，是根據卦爻造的。

卦名是按卦象造的。六十四卦名的次序也是有連貫意義的。

九六是出于筮策之數的。而筮策又是根據天地之數的。

什麼叫做易，周易？……

象卦象爻是些什麼？……

學易的有什麼好處？……

易道又包含了些什麼？……

總之，周易真是天下第一奇書，古今唯一寶典，……這些理論都發揮在易傳裏，（易傳中有很合辯證法之處，那又當別論，這可參看郭沫若先生論易傳與辯證法）但又怕人不信，就把易傳完全推在孔子身上，說這是孔子做的，司馬遷受了他父親談的影響，就舉起如椽之筆，大書「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說卦，文言……」又列了一個傳授表，從孔子商瞿、野臂子弓一直傳到楊何，楊何傳給他父親談，談作論六家要旨首列陰陽家，而又把道家壓軸，推崇備至，可見司馬遷所說的，都是他父親造的謠言。或許是司馬談從巫史卜者道家方士那裏聽來的。司馬遷不問真假，把它記下來，就使後人忘了周易的本來面目，一躍而為六經之首，把孔子所雅言的詩書執禮，反而壓在下面。孔孟有知，一定會抱頭痛哭。而漢以後的一批易傳信徒，不知不覺地成了孔子的叛徒了。且把中國社會養成了匪寇婚媾（即做强盜當軍閥娶姨太太）的暴亂淫私的風氣，與亢龍有悔，（即明哲保身）寒往暑來，（即不求進

步的循環律）水火既濟，（即善惡混淆的中庸之道）无咎无譽（即八面討好的鄉愿）等不良思想。而在論孟中提倡的見危授命，捨身取義，知其不可而爲之，任重道遠，死而後己的精神全喪失了。因此在現階段如果尊儒學而還信易傳的話，那真是一個極大錯誤與危險。因此，周易究竟是什麼，我說它不過是戰國卜者所編的卜辭彙編或卜筮口訣而已。又該書因未經秦火，雖經漢人用今文改寫，然還保留不少古文字義，可供研究古文字學者參考。當然這些卜辭口訣中引了不少故事，可作古史的旁証。這些才是周易的真正價值。本人著此書所努力的，正是爲了這兩件事。

三、考釋周易經文之方法與所得

彙集自古考訂校勘周易之說而成爲專書的，有陸德明周易釋文翟均廉周易章句證異宋翔鳳周易考異阮元周易校勘記李富孫周易異文釋等，所載各本各家，異說紛紜。然無論如何，我們當有下列幾點認識：

1. 所謂子夏古傳等實不可靠 如各本所引子夏傳認爲說易最古的，然此書是僞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經論定：「案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僞中生僞，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墮刺；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亦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是唐以前所謂子夏傳

已爲僞本，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爲子夏傳者，乃唐張孤之易。是唐時又一僞本並行。……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孤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僞托，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孤書矣」。

2. 漢魏人說易依傍象數因而擅改經文者亦不可信 子夏僞傳後，又以漢魏人之說爲古。其說備載于李鼎祚所輯周易集解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以上周易集解提要）「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以上經典釋文提要）然中多依傍象數擅改經文而太不合理的，如「明夷于左股」之股字，馬融王肅作般，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又中孚豚魚的豚，虞翻作逐，以爲「三至上體爲逐」，這真太不成話了。

3. 凡據古文假借轉注之法考釋的較可取 由經傳諸子所引周易經文來校訂，這本是最好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其他經傳諸子引周易經文的並不多。但如果是根據古文假借轉注之法求之，則宋以下諸家之說，也有可取的。如宋晁說之就是用古文來訂易的。至用轉注假借之法而明著體例的，當推清焦循，焦與朱椒堂兵部書：「……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加冥即迷，顛卽窒，喜卽樂。假借如借繻爲需，（說文）借蒺爲疾，（韓詩外傳）借豚爲逐，（黃欵說）借祀爲已，（虞翻）推之鶴卽雀，祥即牽羊之羊，祿即卽鹿之鹿，祢卽納約之約，拔即寡髮之髮，昧即歸妹之妹，

咻即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非明六書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說的很對，因為我們要想讀幾經譯寫的古書，實不可不通古文轉注假借之法。猶如要讀繙譯的西洋書，不可不通西文，否則讀「拿破輪」必誤爲姓拿破輪，甚或誤爲手拿破車輪。不通古文字學而擅解古經的，往往會弄成望文生義的曲解的笑話。但我們爲焦氏可惜的，是他用轉注假借之法目的是在「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這等于有交通工具而看錯了方向，結果仍是勞而無功的。

按周易經文在漢前都是古文，至漢而易才被譯寫爲今文——隸書，就往往失掉本義。例如離卦的離，古文本作离，象螭形，所以就是螭的古文。漢人誤加佳爲離，已經錯了；又解離爲麗火，那是更錯了。這或者是故意的，因爲辭中如「黃离」「日昃之离」等說的很明顯。他如兼即鷦，而誤加言爲謙；霍即鷽，而誤加見爲觀。至于如「否之匪人」本作不止匪人，把止誤寫成「之」，又誤「不」爲否，幾乎講不通了，這或許是無意的改寫之誤。又如見群龍無首的首，本作奮，誤爲首，也是無意的傳寫之誤。當然也有仍是原形而未經改寫爲今文的，如明夷的夷，仍是作夷，即離的古文，但後人又把它說錯了，以爲夷者傷也。當然也有把古文改寫爲今文不錯，而其義也沒被誤解的，如訟古文作公，公即從八從口，以口辯別爲公，後加言爲訟，正是古義。今列表于下

周易經文的文字歷代致誤的經過

1. 秦 那時周易經文是用古文寫的，或者已有被譯寫爲小篆的。
2. 漢 改寫爲今文隸書，因爲古文是篆書，（大篆小篆）不便流通。經過這一番譯寫，

約產生下列幾種錯誤：

A 故意的擅改之誤 如改窩爲離，（當作螭）改兼爲謙，（當作鷄）改舊爲觀，（當作鶴）把名詞改寫作動詞，有故意使有較深含義的嫌疑。

B 無意的改寫之誤 如否之匪人當作不止匪人，「不」字不當改寫爲「否」。

C 無意的傳抄之誤 如見群龍「无首」，是「无首」的誤寫。

3. 漢以後 周易到漢末，大體已寫定了，漢末人再想擅改，都有案可查；當然無意的傳寫之誤也是免不了的。

我對於考釋經文的方法，是本着下列四條原則：

1. 用古文字學爲考訂工具 每字求其古形，從說文小篆而上溯鐘鼎甲骨，以求形體分合的變化，它的古音古義，都可由此而推。而其致誤之因，也可由此而測知。求其古音，（音同可假借）求其古義，（義近可引申），我不說轉注假借，因爲這兩個名詞給文字學家說的太紛雜了，所以我只說古形古音古義。至于運用的時候，必得有根據，決不作穿鑿附會，牽扯無根之說，以致給文字學開惡例。

2. 以古史觀爲考釋態度 胸中不着半點象數觀念，以及古聖先王說教觀念；極力找古代可靠經史作旁證，鈎稽易辭中所包的故事。

3. 儘可能根據本經文加以校勘訂正 因爲其他經傳所引易經經文不多，所以只有在本經文裏加以校勘訂正，前人對於這種工作已經做過，但所獲並不多。這是因爲他們，第一，是尊經心太重，不敢隨便懷疑。第二，是他們不明周易的編纂程序與致誤之因。

第三，是他們根本沒有認識周易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麼，因而他們以誤當真，指鹿爲馬。在這方面，我所注意的有三點：

A 補缺文 如漸卦首句首字漸上必脫一鴻字，因爲下文都作鴻漸。

B 正衍文 如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與益六二句全同，既說或益之，就不當列在損卦，可知是益卦中句而重出于此的。

C 糾誤文 如艮九三「艮其限」的限，據咸九三「咸其股」，可知爲股或服字之譌。4. 極力就經文原來體勢 就句考釋，決不先存成見，或先立一自創的體系，以致割裂經文，來完成自己貫串全經的夢想。

我的考釋，希望做到下面十六個字：

自自然然

實實在在

有根有據

入情入理

現在把我對經文六十四卦辭考釋所得，摘要于下：

一、乾 原爲乙字，即龍，全組七節都是記龍的故事。

二、坤 是申字，即電，僅首節記電，其餘都是記別的事。

三、屯 卽春字，本組記春游春娶春獵的事，屯其膏是引申義，記春時獵獲屯肉。

四、蒙 原爲獸類的蒙，即尨，全組記獵尨的事。

五、需 原爲雨字，全組記雨水成災事。

六、訟 原爲公字。加言爲後起字。全組記爭訟事，疑是召伯聽訟。

七、師 原爲自，即耳字。所以耳師古聲同，借耳爲師，正與借爲臣之例同。本組疑記周

武征伐的故事。

八、比 比从本一字，从師校獵，疑也是周王的事。

九、小畜 記畜牧的事，畜羣有大小，所以有大畜小畜之別。疑二卦本一組事，而被分列爲

兩卦者。

十、履 古文作蹟，全組記步履的經驗。

十一、泰 原爲大字，疑是大來小往的大字的衍文，後又把大來小往倒爲小往大來。本卦與

否卦全是記古代物物交換或互相餽贈的事。

十二、否 原作不，否之匪人即不止匪人，正指交換失信之人，如不制止，所以不利君子

貞。

十三、同人 會同人衆以征伐，疑記文王伐崇的事。

十四、大有 有乃从手持肉而祭，即佑字。疑記伐崇凱旋祭享的事。

十五、謙 原作兼，即鷄字，全組都是記鷄。

十六、豫 原作象，古人役象，全組都記象事。

十七、隨 全組疑記周王征伐追隨的事，末節記紂囚西伯事。

十八、蠱 蟲蠱引申爲病，全組疑記段干木患病貞卜的事。

十九、臨 疑作地名，甘臨疑即戡黎。

二十、觀 本作𠄎，即鸛，全組記畜養事。

廿一、噬嗑 嗑原作盍，是盛肉器，本組一半是記吃肉的事。

廿二、賁 賁从鼎，不从貝，所以正是噴字，全組記濟南噴泉。

廿三、剝 原作𠄎，象倒掛羊類剝皮刑，除剝羊外，並記吃魚吃果等吃的事。

廿四、復 記畜牧者行遠歸復事，並有記晉荀林父敗歸事。

廿五、无妄 妄原作𠄎，即望字，无妄即无月，全組記无月之夜所發生的事。

廿六、大畜 說見小畜

廿七、頤 原作𠄎，象乳房形，金文甲骨文形與母字近，引申爲哺乳，全組都是記哺乳事。

廿八、大過 原是過涉，過古文作「𠄎𠄎」，从舟，引申爲過往。大過是大隊人過河，與

小過是一組辭。

廿九、坎 原作𠄎，習坎即陷坎，中有記文王幽囚事。

三十、離 原作𠄎，即螭，全組記螭羣晚上襲擊的慘事。

卅一、咸 从戌，即砍的原字，全組記砍殺的事。

卅二、恆 原作互，甲骨文象弓弦，引申爲常，本組即記常得不常得的事。

卅三、遯 本作豚，全組記飼豕事。

卅四、大壯 壯是牡羊，即牂字，記牧羊的事。

卅五、晉 晉是指晉國，古或作齊，中有記齊女嫁吳事。

卅六、明夷 卽鳴難，全組記獵難事，箕子之明夷，是記箕子入朝鮮。

卅七、家人 記家室事，九五一節疑記文王親迎。

卅八、睽 本作癸，卽戮，記獵狐事。

卅九、蹇 古文作公，全組記天下歸周，往來跑跛了腿的事。

四十、解 記周王解牛淪祭的事，然本組所收辭較難，所以僅首節是解牛。

四十一、損 原作員，象鼎空之形，與益卦本是一組辭，記損益之事，末節「得臣无家」，

疑記楚子玉損兵折將敗歸不納事。

四十二、益 中有記荀林父事，殷遷國事，與秦晉構怨事。

四十三、夬 是武器，引申爲動詞挾。本組半疑記周平王東遷事。

四十四、姤 古本作葍，後作后，从口从倒匕，引申爲姤遇，然中記宰豕烹魚，則把掠取少

女也認爲享受的事了。

四十五、萃 原爲卒字，全組記周王用卒伍征伐事。

四十六、升 升从手舉人作父，卽拊，與承承義近，引申爲升高，全組記周武伐紂升祭事。

四十七、困 卽捆字，全組記困縛罪俘之法。

四十八、井 記濬井事，中有記東遷後，對故井憑弔之事。

四十九、革 記皮革事。

五十、鼎 記烹鼎事。

五十一、震 本作辰，辰卽辱，擗。古金文甲骨文都象兩手執犁形，引申爲雷震，因三月春

耕雷動，所以又作「動」聲，（動雷東陳都从田聲）全組記雷震事。

五十二、艮 艮从匕从目，與咸从戌从口例同，艮咸聲同，所以艮也訓砍殺。而兩卦辭也相同。疑本一辭而重出者。

五十三、漸 疑是雁字的譌文，全組記鴻雁事。

五十四、歸妹 記帝乙歸妹事，與衛莊姜遣妾事。

五十五、豐 記文王作邑于豐而祭享的事。

五十六、旅 記殷王亥旅征喪牛羊的事。

五十七、巽 即選的古文，記選士田獵的事。

五十八、兌 即兌換的兌，記古人物物交換的事。

五十九、渙 本作奐，象兩手持換器，加手爲換，加水爲渙，泮渙洗渙，都由變換引申。本

組中有記換都遷豐的事，也有泮渙洗渙的事。

六十、節 本作卽，訓食，全組記吃飯事。

六十一、中孚 孚从爪執子，訓俘獲，引申作孚育，本組中二義都有。

六十二、小過 說見大過

六十三、既濟 濟本作齊，象養麥形，引申爲齊平，躋進，水進爲濟。既濟與未濟本是一組

辭，都是記濟水涉川事，但因爲辭不够分爲兩組各七節，因而把它們重出，截出，顛倒，混合，弄的很亂。但經我細細一分，兩卦大抵是記兩件事：一是記高宗涉川伐鬼方，這次是成功的，所以是既濟。一是記小狐渡

河，不幸淹死了，因此未濟當歸于牠。

乾

乾，元亨，利貞。乾疑爲龍字之譌。按說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可知乾古文或作乙。而乙許氏以爲「物之達」，京房易傳以爲「乙、屈也。」我以爲乙正象龍體屈曲而上騰的形。所以乙正是龍字。許氏說「上出，物之達」，當指龍。如果照乙部「艸木冤曲而出」，指草木，就是誤會了。

按甲骨文龍作𪚩或𪚪，許氏以爲「童省肉聲」，又是誤會。甲骨文的龍全是象形，𪚩是龍身，卽乙字。左旁的象龍頭。後來把它誤寫成乾，許氏說乾「从乙軌聲」，又是誤會。乾當是乾溼的乾，（說見噬嗑卦）絕不會借作龍，必是誤寫而成。

許氏又說乾古文作𪚩，這大概是乾的繁體；而乙是乾的簡體。按左傳昭公廿九年，龍爲水物，爻辭中也說潛龍，躍淵，所以加水旁。然則乾卦的乾正是龍。許氏說乙爲草木，軌爲日始出，而于乾獨不敢明說何物，而只含糊其辭，說是上出，作爲動詞用，可見許氏並沒有確認這個字了。

乙與氣聲形近。氣，說文云：「雲氣也」。雲从龍，則氣下或是从乙，氣如龍入雲氣形。因龍而示雲，正與因鳳而示風的字例同。而氣篆作𠂇，齊侯壺作𠂈，編易者或因其形似三，（乾卦）就把記龍的卜辭排在三的卦畫符號下。因此又可推想當初由甲骨文龍字誤寫成乾時，右邊的乙或寫作氣，（乞篆作𠂇）氣乾聲同，乾卽因氣而得聲，許氏

以爲軌聲，又誤會了。這是古文字糾紛之處。

古有豢龍的事實，左傳昭公廿九年載着魏獻子問龍的一大段敘述，說是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又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爲豢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好似到商豢龍氏變作了豕韋氏，龍已沒有，至少已很少了。到春秋戰國龍已絕跡，所以魏獻子說「今何以無龍」？且按乾卦所記，說是「飛龍在天」，「見龍在田」，……坤卦的「龍戰于野」，也沒有一點豢龍的痕迹。事實上，豢龍根本是一種傳說。按威爾斯世界史綱，龍是地球上最早的大爬虫生物。因而乾卦所記，正是龍的傳說。因爲龍相傳是最大的生物，所以卜者斷爲元亨利貞。元从人从二，二卽上，人上爲頭，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引申爲太。亨同享，享本是祭饗的食器，所以亨引申爲通。元亨就是好極了的意思。利貞就是說是吉利的卜。

乾卦除第一節（卦辭）外，還有九三一節也作乾，其餘各節都作龍。九四一節（或躍在淵）雖沒有說龍，但可斷定必是指龍。九三一節說「君子乾乾」，乾還是龍字。二字連用，當是作龍的引伸義，等子謙卦的謙是鷦鳥，（說見謙卦考釋）而初六一節也引申爲「謙謙君子」，（加言旁是後起字，原文都作兼）。龍引申爲乾乾，（原當作龍龍）與該節下文惕若的惕（本作易，即惕字）正對。夫乾之所以後來訓爲天爲健，也正是因爲乾字本是龍字，因爲龍行騰空，矯健無比。但是何以別節全作龍而獨獨第一節和第四節（九三）作乾？這是古文字歧出的例，不足爲怪。等子鳳字歧出爲鸞、爲鳳、爲朋、爲鵬，當初是同一字而作數體，（甲骨文中一字而同時有數十體的很多）後人漸漸不

識，而誤寫誤解爲絕不相同的各字了。

(初九)潛龍，勿用。用，許氏以爲从卜，這正是許氏雖失本形而偶存古義之一例。甲骨文用與貞形極近，二字也許是一字歧出。(說見緒論第二章)所以勿用就是勿貞。潛龍不可見，也不可捕，所以卜者斷爲勿用。潛龍義很明顯，所以不再加以考釋。以後考釋時，如遇義很明顯，而別無他義的，都略加詮解，不再徵引，以免辭費。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因在田中見到龍，是吉事，所以斷爲利見大人。見如解作現，即龍出現，也通。大人是指酋長諸侯天子等。那時以見到大人爲榮，所以作爲卜者的術語。見或作得，說文得古文作𠄎，與見部的畧同。得龍即捕得龍。龍所以得捕，是因爲牠在田中。如果潛在水裏，就不易得了，所以說勿用。可知見龍的見作得，更爲切當。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君子也是指酋長諸侯或天子等大人物。(按君字象兩手拱着，大人的大字象人大模大樣的站着。至于人字，甲骨文金文都作側面屈膝形，如𠄎，所以人就是指小人。小人與女子古連稱，論語「唯女子與小人最難養」。而女字也象被縛屈膝形，如𡚦。)乾乾是龍的引申義，作副詞用。終日乾乾，等于說整天活龍活現。夕惕若，是說到晚上小小心心。因爲那時人怕晚上有野獸或別的部族來襲擊，易辭中常提爲寇禦寇，正是這個情形。惕、古本作易，易象蜴形，甲骨文作𧈧，金文頌敵作𧈧，所以易正是蜴的古文。因爲蜴很可怕，所以引申爲警惕，加心旁。惕若與乾乾相對。而惕若的句法，又與觀卦的顯若、遯卦的嗟若同。有時若作如，如晉卦摧如





愁如，屯卦漣如，都是形副詞。厲无咎，是卜繇術語，意即雖厲而无咎。與復卦六三厲无咎同。（說文引作夕惕若蚤。但段注據骨部仍改作厲。又虞荀等都讀夕惕若厲爲句，似乎不能會通了。）厲古文作萬，象蠱形，即蠱的原字。引申爲厲，正與惕引申爲惕同。无字是漢人所杜撰。詩書禮記論語都作亡。秦時作無。而无字只見於周易周禮，（據藝苑雌黃的話）正如坤字，漢人也杜撰了无。咎，說文「災也」。按甲骨卜辭中常見「亡咎」與「亡无」並用，疑无即咎的古文都象人陷坎中。因此甲骨卜辭中的「无无咎」，或即豐卦初九的「雖无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龍躍入深淵，是龍的常見事，所以斷爲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行很矯捷，好似飛在天空。天，金文孟鼎作𠂔，正象頭頂。頭頂上是天，許氏說从一大，非。飛龍在天，當然這是一個奇觀，所以用利見大人一句卜繇術語斷之。

（上九）亢龍，有悔。亢，許氏作忼，王莽傳作炕。我以爲古本作亢。說文「亢、人頸也」。如果亢龍是指龍領，龍領下有逆鱗不可批，批則殺人，所以有悔。這樣也勉強可說。但不自然。而我疑亢不是人頸，（今人高亨以爲亢借爲沆，說文「沆、大澤」。亢龍正是澤龍。但有悔二字不可解了。）而是抗的古文。左傳襄公十四年「戒亢其下」。注：「亢猶當也」。因此亢當說从入，下从儿迎拒其入。加手或加木，（說文抗或从木），正示抗拒之意。亢上从入，小篆的形很明顯，何得訓爲人頸？但後來因其字形像頸，所以借作頸亢。正如貞本是龜貝，訓卜，又因其字形像鼎，所以借作鼎。或因頭爲





頸所抗住，所以借亢爲頸亢。因此亢龍者，就是說抗暴不馴的龍，足以殺人。或與龍相抗，必致殺身。所以斷爲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无首疑是无首之譌。因爲羣龍何得无首？既无首何云吉？如羣龍是指衆爻，則諸爻都沒有說无首的意思。且俗語說神龍見首不見尾，所以畫龍的都畫龍頭而把龍尾藏住。又按易傳的說法，乾居六十四卦之首，何得說无首？又「乾元用九」，元就是頭。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則乾元用九，明說用九是乾首，何得說无首？且比卦上六也有无首，則「比之无首」，又是指何物的首呢？所以无首二字實不可通。我懷疑是无首。无首即訟卦九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首」的无首。義即无災无咎。因爲首皆二字形近易混誤，金文鬲攸比鼎皆作，省觚作，而首字，金文康敦作，豆閉敲作，且二字聲也同。這樣，則「見羣龍无首吉」者，是見到一羣龍，因不加害，龍也不反噬，所以无災无咎，就是吉事。「比之无首」即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所以无首也當作无首。至于比之无首下的凶字，或是衍文，或是指雖无首而仍凶。卜繇術語意相反而連用者不一而足，如兌九二「孚兌吉悔亡」，晉上九「厲吉无咎貞吝」等。本來卜巫不是神仙，所以有吞吐模稜的辭語，我們正不必在這方面太計較。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按坤字，說文以爲「古作，象坤畫六斷」，這是漢人的說法。但不見於甲骨金文。只有

𤄎，即川字。（說卦傳「坤、順也」，彖傳也訓坤爲順，蓋出于此）可知「古作」說爲無根。我疑爲這是漢人杜撰的字，所以不見于周秦之書。

我以爲坤字的原文當作申。申、甲骨文作，金文作，篆文作，籀文篆文的字形和坤卦畫極像，所以編者把它排列在三卦符號的下面。許氏不據此，而另引一俗體；且一豎一橫，大有分別，何得牽強附會？然則申旁加土，或許這是戰國人做的事，因爲已經不明申的原義是電。或因當時陰陽觀念很發達，既強說乾字爲天，就把申字加土旁而說爲地。而坤字也不是古文所有，就是周易經文中也沒第二坤字。坤卦六爻中也沒有。且六爻辭連「用六」一節共七節都沒有絲毫「地」的意義。（詳說見下文）所以申加土爲坤，是戰國人所杜撰。

申是電，古人看電很是神祕，所以加示爲神。（又電在夏秋是常見的，所以又把申代表七月）且電後有雷雨，可以潤艸木，所以斷爲元亨。至于「利牝馬之貞」一句，我疑是錯簡，因爲與上下文不接。又易辭每節都很短，普通是兩三句，至多是四五句，如果再多的話，那是湊集數節爲一節的了。實在當初卜者的繇辭是不能太長的。但這一句却爲漢以後的易象陰陽家所喜愛，因爲牝字正可以說明坤是陰。但我因此而懷疑這句正是戰國時的卜筮者爲了要證明坤地是陰，于是竄入了這一句。我所以說是戰國時人，因爲左傳上已明說坤爲土，而那些陰陽觀也是戰國時才發芽的。

電雷交作，所以行人先迷。君子有攸往是指遊牧的酋長領了人馬遠行，中途遇雷雨，行人迷了路，但後來仍找到他們的主人。利西南得朋二句，如果是和上文原來相

連，則主利二字成一句，主作動詞。而西南得朋二句，或者被顛倒了，當作東北喪朋，西南得朋，這樣正是先迷後得。迷訓失，則正是先迷失了朋，後又得朋。而朋字又是指貝玉。（說見緒論第一章）失朋原因，也是爲了大雷雨。我們可以參考震卦六二節「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喪貝即喪朋，勿逐七日得即先迷後得。因此，我以爲這兩節正是記同一件故事。安貞吉，是說如果不出門安居在家，那就好了。（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二字，也見于詩經葛屨：（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而履霜堅冰至，這句有些格言意味。而下面並沒有卜者所斷的術語，所以我疑是編易者爲了湊足每組七節而勉強引了當時的諺語來湊數的。句義很明顯，不用多贅。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卽德，德，說文「从憲聲」。蓋直德古音同。而德又和得通。甲骨文多借德爲得，晉六五「失得」，象傳作「失德」，也是此例。方，說文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方或从水作汸」。許氏已失古形，所以誤爲併船。詩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方，汸也」。釋文「小筏曰汸」。小筏或許就是一塊木板之類。因爲方又解爲板，儀禮聘禮「不及百名書于方」。注：「方板也」。古人渡水，大則用桴筏，論語「乘桴浮于海」。（甲骨文的舟，也似用繩縛木的桴筏形）。小則挾一木一板，僅免滅頂而已。按甲骨文方字正像人挾一木板而渡，如方。我又疑人上的一橫不是木板，而是指水面。水面上露出一頭，那正是古時最笨的渡水法，（易辭中又有叫做涉的，如過涉滅頂，這是兩腳在河底步行，這比「方」又笨了）。就是浮水，所以「不可方思」，正和上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的泳正對。泳與方正是字異

而義同。游也訓浮水，俗說游泳。游泳連稱。游、中从方，而游又从子，古作汙。而汙即浮的歧出字。而浮方同聲，則詩傳「方、汙也」的汙，即浮，而並不是編木的小筏。如此，則「直方」等于是「得渡」。大字，鄭厚據象傳斷爲衍文。今人高亨（著周易古經今注）又據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的韵，而証爲必是衍文，很可取。不習的習，前人都訓學習，重襲。我則以爲不習即不陷。習是陷字的譌。說文「習、數飛也，从羽从白」。這很不妥。甲骨文不見習字，金文周陽侯甗作習，上並不从羽，下亦非白。而上面是从又（即手）𠂇，（即丑，丑也當是手，如羞下从丑，實在即习，可見。）然金文習字不多見，因疑上或从入或加，下或从口或凶，後誤寫𠂇爲羽，誤寫凶爲白，（按友、說文云「古文友𠂇，又作習」。金文友敦作習，大史甗作𠂇，商承祚說「說文友古文作習，从羽，乃从羽傳寫之譌；从𠂇，又爲𠂇之譌也」。𠂇也是坎口之變。蓋伸手向坎救人，才是右助的友人。我們因了友字的譌寫，也可知習字譌寫的由來了）。按陷篆作𡵓，象人陷入坎。𡵓即坎口的變體。周鐘陷作𡵓，象爲物所繫而陷入于坎，所以習與陷聲同，因爲其初正是一字而歧出的。坎卦的習坎，正是陷坎。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上面的習坎，與下句的坎窞，正是一樣的話。窞即陷字，穴頭與阜旁都是後加。陷坎是可怕的，所以加心爲惛。至于訓「學習」訓「重襲」的習，當爲由「翼」字譌寫的習。小鳥毛羽未豐，即學習飛。書金滕「乃卜三龜，一習吉」，注：「習，因也」。又「三兆既同吉」。這是因習之義，也正因爲羽翼相連而起義。又左傳襄公十四年「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注：「不習謂卜不吉」。不吉是因翼蔽而起義。

不翼蔽，就是不吉了。其初都作羽，而義是翼。譌寫成習。習翼聲同。而易經上的不習習坎的習，又是名的譌寫。因此，得渡而不陷沒，所以斷爲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从王事，无成有終。高亨以爲含章卽𢇛商，因含𢇛都从今聲，而章商古通用。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非子外儲說作「弦商」，所以含章是記武王克商。這原很可取。但我參照下面括囊黃囊諸物，則含卽函，而函就是箭袋。這樣說更好。按含，說文「𦏧也，从口今聲」。釋文「含亦作函」。函的引申義是包函，而含也作包含解。函的本義是箭袋，許氏因爲沒有見到古文函字，就誤以含物的是口，又見其字形不像口，于是轉認爲舌形。按毛公鼎函作，甲骨文作，象矢箛，卽箭袋。因中包矢箭，所以引申爲包函。章訓音餘，下並非从十，乃音餘的符號。金文頌敦作。音餘最動聽，所以引申爲文章。因此，含章就是說箭袋很美。章作形容辭，正如黃裳的黃，从火光的光，光古文作，（據說文）引申作黃色，是形容辭。又按含从今，今古通金，所以吟古作唵。前漢書息夫躬傳「秋風爲我唵」唵卽吟。而金又與矢通，因爲當古代初發現銅器時，先拿它做矢鏃。許氏以爲金「象在土中，今聲」。非。蓋金象矢形，金文中盤作，禽散作，所以噬嗑六五「得黃金」，九四「得金矢」，黃金卽金矢。（按那時以銅爲金，銅是最早發見的，先于鐵等，所以後來又把它作金屬類的公名）。則含字从今从口，正是矢盛口袋裏，可知含函二字初本是一字，而後歧出的。含既是矢箛箭袋，所以可貞，可从王事以征伐了。「或从王事无成有終」，與訟卦六三「或从王事无成」同。則王是指周王了。无成有終，是雖無成而有終。或无成有終是「无初有終」，

成當作初，睽卦六三，巽卦九五，都作「无初有終」。初終正相對，是一句卜筮術語。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囊指矢囊。括，虞翻訓結，可取。結囊不用，即不征伐，所以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黃裳是盛服，(黃从艮，即光，古人拜火，所以尚火光色)所以斷爲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玄黃，高亨以爲卽玄黃二字，血流貌，也很可取。但黃，說文从艮，黃古文光。而火光本有黃紅二色。玄，說文「黑而有赤色者」。則玄黃正是殷紅。本節無術語，疑由乾卦一組辭中摘出來湊補本組的分量的。

(用六)利永貞。這節僅有術語，更可証本組卜辭不够分量，雜湊別組的辭還不够，于是又抓一句吉凶術語來填上。又這句是用六的辭，而乾卦一組的用九，和坤卦一組的用六，本來是多出來的。因爲六十四卦除了乾坤二卦都是七節，而乾坤二卦獨多出用九用六而成八節。記龍的卜辭較多，還可分到坤卦一組來。而坤卦一組本不成類，都是襍湊起來的，所以湊到最後一節，只用一句術語就完了。因此信易象陰陽說者總以爲乾坤兩卦是相對的，但我們看看兩卦的辭沒有一句相對的地方，可知他們這種說法全是附會無根之說了。用九用六兩辭是漢初人加上去的。最大的根據是乾文言傳第二節，自初九說到上九而止，並沒有詮解用九。第三節才說「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並沒提「見羣龍无首」。而坤文言傳也只說到上六，未提用六。小象傳才提到，可證作文言傳時還沒見到用九用六的話。而加入用九用六的，正是根據了乾文言傳「乾

元用九，天下治也」一句話。爲了要特別表示乾坤二卦和九六二爻的基本性所以又在七節後再加一節。乾卦後用「用九」，坤卦後自然該用「用六」。但坤文言傳實在沒有說坤元用六。乾既元亨，坤也是元亨。照例文言傳大可也說坤元用六，但文言傳沒有說，可見作文言傳的根本還沒有見到。而乾文言傳中偶而說到的乾元用九，反而給後人據以在乾坤二卦七節辭後加上了用九用六。因此，我說加用九用六的還不是戰國時人，而是在作文言傳者後的人。說他是漢初人已是够早的了。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說文「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艸貫一，一，地也，尾曲」。訓難，顯然是誤信了彖傳的話。（彖傳說：「剛柔始交而難生」）其實屯只是象艸木之初生，並沒一點難意。而一也不是地。金文頌斂屯作，遽鐘作，正象始生嫩葉之形。草木初生在春季，所以引申作春。後加日作，後又加艸作。其初春卽作屯，冬盡春來，所以元亨利貞。春草生可供畜牧，所以不必再往他處尋艸，所以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也是一句術語。侯本是射侯，引申作公侯。易辭中有王公等名稱，所以建侯必是說建立公侯。利建侯，就是官運亨通的意思。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桓，本義解爲難進貌。所以磐桓卽徘徊。春艸生，可以徘徊而遊，再不用遠牧流離，所以又斷爲利居貞。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屯又引申作屯聚。遭

古作𡗗，而𡗗又作單，儀禮士冠禮「嘉荐𡗗時」。注：「古文𡗗爲𡗗」，而單，說文訓大，實非原義。按金文單作𡗗，單从鼎，甲骨文作𡗗，象戰車形，後有兩輪，前有拉綆。單父丁彝作𡗗，形象更是明顯。此種戰車到春秋時進步爲乘，所謂千乘萬乘。單引申爲戰，又加戈以別之。然則屯如𡗗如，正是形容乘馬班如，好像聚兵開戰般的盛況。班从八分珏，班如是馬隊分列的意思。匪寇婚媾，卽是古代掠奪婚姻。匪本卽非字，因此解爲出動大隊人馬，並非寇，而是來「搶親」的。因爲所搶的都是些少女，（按姤卦女壯勿用取女，可證那時歡喜娶少女。女壯的就沒有人娶了）。所以不易生育，貞卜之下斷爲十年才可生子。十年是多數的意思。字古當作子，這節是記春天結婚的故事。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春天正是射獵的時候，卽鹿就是逐鹿。虞、虞氏以爲是虞官，甲骨卜辭裡常見獲鹿的事，如果說逐鹿必得同了虞官，似乎不近情理，所以无虞並不是沒有虞人之官，應說是不要叫喊，嚇跑了鹿。因虞古作吳，卜辭中就省作吳，金文虞司寇壺作𡗗，象人逐虎呼喝形。（後來所說的虞人之官，實在就是指獵夫）。許氏解爲「白虎黑文」，非。打虎可呼喝，但逐鹿不可呼喝，因爲鹿胆子小，一驚動，牠就逃走了。惟、同維。維入于林中，卽緊跟着，追入林中。鹿入林，因角長而容易擒住。幾篆作𡗗，从戈从𡗗，⁸⁸是獵網，下有人持戈候在那裏。所以幾正是後來的機字。君子是指獵隊隊長，他布下機網，不必再去追牠，所以說不如舍。舍卽房舍，引申爲住。既布下機網，則不如守候了。如果再去追，反而徒勞無功，所以說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吝。无不利。說已見前，但往吝下又說无不利，實在說不通。所以我疑往吝二字是上一節往吝二字的衍文。就是把上節的往吝又誤寫入本節了。（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屯仍引申作屯聚。因春天獵獲很多，吃不完，于是儲藏獸肉，留到冬天吃。但因儲藏術還沒有完善，所以少屯積些還好，多屯積則有腐爛的危險，所以說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泣血漣如，是指被掠女子的哭泣情形。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蒙、說文「王女也，

从艸冢聲」。非。歷代字書都認為草名，入艸部。不知蒙从冢，是獸類，上象長鬚，蓋

即龙字。龙蒙二字聲同，且都作長毛形。豕犬二字在甲骨文中心形很近，所以這當初也是

本一字而歧出的。詩旄邱「狐裘蒙戎」，左傳僖公五年引為「狐裘龙茸」。因此蒙戎不

是狐裘的形容辭，而正是說狐的裘，龙的茸。又詩商頌「下國駿龙」。荀子榮辱引作

「駿蒙」，可知龙蒙必是一字。茸是裘類，杜牧詩：「醉脫紫茸裘」。左傳說的「狐裘

龙茸，一國三公」，正是指或御狐裘，或御龙茸，衣着不一致的意思。蒙毛可作裘，所

以說亨。（又按爾雅釋獸「蒙頤猱狀」，注：「即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可畜，

健捕鼠勝于猫」，龙蒙猫三字聲同，猫从犬旁，則猫，當初也是犬類了）。童蒙是指穉

蒙。匪我求童蒙二句，意即非我去找牠，而是牠自己送上門的，真是好運氣，所以斷為

利貞。初筮告三句是戰國後卜筮者所攙入，因為與上文意思不接。又用筮字。筮是筮策，不是卜辭中所有。又再三瀆，也和龜卜法不合。因龜卜習慣用三卜，書金縢「乃卜三龜」，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也說：「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發从弓，發蒙是發矢射蒙。因為蒙很猛，爾雅釋畜疏「壯大絕有力者名狻猊，即狗也」，所以利用刑人去捉捕，因而脫去了他們的桎梏。但終被老傷害了，所以說以往吝。說通脫，見釋文。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包蒙是包蒙皮以為納婦的禮物。儀禮士婚禮「儷皮束帛」。注：「兩鹿皮也」。按儷訓兩，則儷皮並沒專指什麼皮。蒙茸既可做公卿的裘，必是貴重之物，當然可作為禮物，所以說包蒙吉，納婦吉。子既納婦，自然成家了。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勿用取女句與姤卦辭同，疑是重出于此。見金夫的夫，是矢字之譌。見又是得字之譌。說文得，古文作尋，與見部的尋同，可知得見二字古通。得金矢句，又是噬嗑九四的話。所以疑這句是噬嗑中重出于此的。躬本當作弓，因為誤矢為夫，因而加身為躬。見金矢不有躬者，意即雖得矢而沒有弓，所以斷為无所利。因此又疑噬嗑六四得金矢下脫不有躬一句。或者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三句本是噬嗑卦一組中辭而被分到這裏來湊補的，因為與上下文全不接。勿用取女一句也是和前文納婦吉不接。


（六四）困蒙，吝。困就是後來的捆字。但捆縛蒙不得說吝，所以困當作被動字，解為被困于蒙，所以吝。或吝是吉字之譌。

（六五）童蒙，吉。童蒙的毛較好，如羔羊，所以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擊，釋文馬荀鄭作繫。我以為繫繫二字都可通。擊蒙和發蒙同。繫蒙與困蒙同。不利爲寇利禦寇，是卜辭術語。或指獲蒙很多，怕別的部族來搶掠，所以卜者警告說，好好在家防守着，不要再出去了。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按需本作雨，「而」是後加。說文「需、从雨，而聲」。以爲下是而字，但最好說是从雨，即天字。天是頭頂，（說見乾卦）正是下雨淋頭。時雨甘霖，草木茂生，所以斷爲有孚光亨……。光亨疑是元亨之譌。孚、說文「卵孚也，一曰信也」。這是引申義。孚的原義當是俘獲，从爪子，正象手抓住俘者。引申爲繫子，信孚。此處作爲吉的術語。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恆古本作互。甲骨文作，象弓弦，即繩的古文，也就是繩字。因爲繩很修長，所以引申爲恆常。需于郊，是記大雨水淹沒郊野，所以利用修繩相引而涉水。又說文「互，竟也，象舟竟兩岸」。這樣，互又可說是擺渡船了。然小篆多變體，不很可靠，所以最好不作此想。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鄭作沚，惠棟說「或作沚」。我以為作沙則與下文需于泥相連，作沚沚則與上文需于郊連。但據小有言，則作沙較好。因爲雨下在沙岸上，正發出小小的聲音。言音二字聲形全同。（言从舌上音，一即上字。音只是在舌中加

一，表示音波。郭沫若先生考言爲古樂器形，當然這是更古更有根據的解說了，因此，小有言，卽小有音。雨聲可聽，所以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大雨淹沒了泥塗，古人穴居，穴低于塗，所以穴給雨水所灌，不得不出外逃難或劫掠了。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卽血，古人穴居最怕雨水灌穴，所以開掘溝洫以排洩水。水既排洩到溝洫中，水方從穴中流出。按詩「縣」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可見商時還是穴居。那時常鬧水災，所以甲骨卜辭中的亡災的災作𠂔，而盤庚爲了河水氾濫而遷了幾回都，這樣看來，需卦所記，疑是記商代雨水爲災的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古人在露天吃飯，因暴雨驟降，酒食給雨淋了，但沒有關係，所以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水已從穴中流出，于是回到穴中，不料來了三個不速客，三人是指多數。速訓召請，詩「伐木」以速諸父。大概是那些人的穴也給水淹了，所以逃到這兒來避難。這群人無食無住，當然和寇差不多。但能好好招待，也不要緊。敬从羊，敬之是敬以酒食。或敬卽後來的警字，所以說文訓肅。从支羊，正同牧字，手舉杖以守羊羣。後加口，正是用口呼喝，以爲警備。則敬之終吉，也可以說是對不速之客加以警備。則不速之客正是上面致寇至的寇了。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訟本當作公，或作比，（據集韻）二口對辯爲訟。（許氏以爲悅讀若謹，訓驚呼）。因知公也从口，不从厶。厶是口的變形。金文習鼎訟作訟。八口爲訟，八、別也。用口辯別，所以引申爲公言的公。又借作公侯的公。公侯須用口發令，所以當从口。君字司字都从口。厶下加人是兌，卽說字。因此許氏解爲背厶，實非。而从八从口的台，許氏解爲「止間陷泥地，」太不可解了。公既是辯訟，辯訟可以明是非曲直，所以斷爲有孚。有孚義已見需卦，是一術語，意卽有得。窒古本作至，至、說文「飛鳥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這又誤會了。按甲骨文至作，象草滋生形。晋卽从二至，篆作，說文云「進也，日出萬物進也」。如果至字訓鳥飛下至地，則晋字萬物進也之義果何所根據耶？可見許氏自相矛盾，任意一說。至是草滋生，所以至滋聲同。春日草又生，所以引申爲至。而至又引申爲極。至惕，卽中心極惕懼。辯訟者能惕懼，則出言必慎，所以中吉。但因爲所訟實在無理，不克訟而歸，所以終凶。至于利見大人二術語疑是衍文，因爲上文連用有孚中吉終凶三術語已經够了，決不會下面再加這兩句。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言疑作訟，作言也通，只是和前面的需卦九二句重了。不永所事卽不長所事，永本象水長流形，引申作長。做事沒長性，所以發生小糾紛。但不要緊，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邑人是農奴，邑下从之，非下(節)甲骨文就作𠄎，金文北伯敦作𠄎，命令等字都是从𠄎，作跪伏形，所以邑人是農奴。這一節是記一個地主虐待農奴，以致成訟。地主去向他的保護者(國君)告訴而沒有勝訟，農奴就叛逃了三百戶。因為沒有流血，所以斷爲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从王事，无成。德通得，(說見前)因農奴叛逃，無人耕作生產，因而食其舊時所得，所以貞厲。又農奴服兵役，農奴既逃亡，所以从王事而无成。我們看了邑人三百戶食舊得幾句，可知那時已進入農業時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淦；安貞吉。與前一節(九二)辭同。復即歸。即命淦就是逋其邑人。淦訓變，(變是淦的引申義。淦本作兪，金文魯伯兪父敵作𠄎，象舟在水中，水很急，所以用箭頭作表示。推舟順流而下爲兪。後加水旁作淦，加辵爲逾，引申爲淦變逾。又引申爲愉快逾越。而命字是指地主的命。且命从口从𠄎，同邑。或許本來作邑。即命淦，是因地主不克訟而歸，即發生邑人叛變。安貞吉，就是无眚的意思。

(九五)訟，元吉。能公言辯說，不動干戈，實在是進步的事，所以斷爲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各家對於這幾句解說不一，但都不切當。我以爲這與下面的師卦九二「王三錫命」句意思同。或、是國的古文。國即指王。鞶帶就是命服。三是多數。大抵周時諸侯或臣下有了功，王就賜他三命之服。左傳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周禮盡在魯，所以魯公可以代表周王賜人家三命之服。而終朝三褫的褫，並不是褫奪，而是褫換。如果說褫奪就說不通了。因為既錫了一次，不

能奪三次。或第一錫奪了，就不得有再錫三錫。所以遞當訓換。說文「遞、更易也」。這是可取的。則終朝三褫，正暗伏三錫之意。每錫一次，就把舊的換了。三錫當然是極榮寵的事。我疑這是記周王錫命召伯的故事。因為召伯的善於聽訟是有名的。詩行露，據詩序說是召伯聽訟。而「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說。」的甘棠詩，更是證明當時人民對於他的崇拜敬愛。這樣的賢臣，自然可邀周王三命之錫。如果我們再把這個訟的故事往上推，那麼也不妨說這個有名的斷訟的，是周文王。詩縣「虞芮質厥成」。集傳說「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于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那麼，這個故事當發生在商代末年了。但最好還是假定是記召伯聽訟的故事，較可靠。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古作自。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巾从自。自，四巾象意也」。然金文孟鼎作，甲骨文作，可知巾是後加。然自又是什麼？說文「自，小眇也。象形」。而以官屬之。金文官作，頤鼎，甲骨文作，與師全同。所以師官二字義很近。然則以自訓小阜，而於官師二字之義實在說不過去。許氏既不識自的原義，因而把師字列在市部，官字列在自部，實在誤會。但自究竟是什麼呢？古來文字學家都沒有說明。我苦思半年，忽然悟出。以爲自是耳的象形。（說文的自是小篆）耳古音正同師。借耳作師，正與借目作臣的字例同。金文習鼎臣作，甲骨文作，豎眉立目，正象臣卒之形。又按目，（即後以字）篆作，金文頤壺作，毛公鼎作，象側鼻

形，加口爲台，台、爾雅釋詁訓我，正是借鼻爲我。自字也象鼻，（自卽鼻字的原形）借訓我。目自二字聲同。又按口，也借訓人。一口卽一人。（品指衆物）因爲耳目鼻雖是人體的重要部分，但在實際上很少紀錄的必要，所以都借作別用，而原義反而遺忘了。許氏僅識自字是鼻，目字是目，耳字是耳，而誤解目（目）爲「用也，从反已」。誤自爲「小自，或四市衆意」。誤臣爲「象屈服之形」。借耳代表師卒，這是古時的習慣。古時以殺人爲勇，殺了許多人可以報功受賞，但屍體不便搬運，人頭多了也很累重，于是割下耳朵來作爲殺人若干的證據。左傳成公三年「以爲俘職」，說文云「軍戰斷耳也」。因此，自正是耳的象形字，借作師。而師是後起字。追字官字都是从自，追是領兵追亡，官即後來的館，自在門下，正是軍行所居的營館。丈人，崔憬引子夏傳作大，可取。易辭中大人君子都是指有地位的。大人擁有重兵，所以斷爲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出須有律法。否、古作不。臧从羊，（說見後文大壯卦）所以訓善。否臧卽不善，也就是無律，所以凶。律本作聿，聿象手執刀筆，引申爲律法紀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中吉與訟卦辭同，所以不當讀作在師中。因爲下文有貞凶，所以這裏說中吉，正同訟卦的中吉終凶。在師或指正在行師。上文說出師，這節說行師。一路很順利，所以斷爲中吉无咎。在、古同存。論語「父母在」，在訓存。存在二字都从才。因行兵以律，所以未受損失，保存實力，而得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或借作或人，因戰敗載尸歸，所以凶。與下文弟子輿尸同。





（六四）師左次，无咎。次、說文「古文作𠂔」。左傳襄公廿六年「師陳焚次」。注：「次、舍也」。所以古文次象軍幕形。這是許氏或存古形的地方。左次，程傳說是「退舍」，可取。因為左手不如右手方便，所以左常代表次等的意思，（如計之左；左丞相，即是副丞相）因而左次有退舍之意。大概因為交師失利而退舍，退而自保，所以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禽、晁說之以為即古擒字。我以為禽是禽的引申義。禽、說文「走獸總名，从𠂔，象形，今聲。禽离兕頭相似」。而于离字則說「山神也，獸形，从禽頭，从𠂔从𠂔」。實不可解。我以為禽是离字的別體。歐陽喬說「离是猛獸」，所以把它當作走獸總名。田有禽，是說發見禽在田中，等于見龍在田，所以利于執之。（田如果解為田獵，田有禽是田獵而有獲。田獵也是行師的事。這樣說也可通）。言、胡一桂說「疑為吉」，很對。吉无咎三字相連為一術語。長子帥師二句疑為另一節辭。或者田有禽利執吉无咎是別組的辭而誤入此組的。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大君疑指周武。大君二字又見于臨卦履卦。臨卦我考為記西伯戡黎的事。西伯也指周武（詳說見臨卦）而臨六五「大君之宜」當然是指武王了。履卦六三「武人為于大君」，武人雖是指大君部下的武臣，（詳說見履卦）但也可證這個大君是用武的，所以也疑這大君是指武王。而本節所說的開國承家，更像指武王了。因為武王才滅紂開國，別人是不能說開國的。小人勿用正是大人貞吉的反語，是一句卜筮術語。大君既指武王，那麼前文的輿尸，並非敗歸，而是戰勝後輿尸歸葬，

所以長子還得整師而歸。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篆作，說文「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我以爲比就是从字。古文字向左向右不妨，如金文从字尊从作，从單尊作，可知从比古本一字，後來才分歧的。按比卦一組的辭，當是从師之意，所以列在師卦後。本節疑是由數節混合而成，「比吉」是一節，「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是一節。「不寧方來後夫凶」又是一節。原筮元永貞无咎與上下句全不接，疑是與蒙卦初筮告幾句同是後人所攙入。比既是从師，所以吉。寧、毛公鼎作，从心皿在六下，所以說文訓安，正是。不寧卽不安不庭。高亨考爲即詩韓奕「榦不庭方」。毛公鼎銘「衞襄不廷方」。不寧方又等于禮投壺「嗟爾不寧侯」。很對。不寧方既被征服，就得來朝貢，誰若後到，就得處罰。高亨據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爲證，這是很可取的。後到的要被戮，所以斷爲後夫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有孚是卜繇術語。比之无咎，卽比吉。這些字句不重而意重複的情形，我懷疑或是「配甲並卜」的遺跡。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是另一節辭，而被誤列在一起的。這兩節有孚二字都在句首，這是可疑的。因爲易辭多數的句法都是把吉凶斷語（卜繇術語）放在句末的，這兩節都放在句首，說不定是从別節句末割裂來的。這是我的一個假設。如果把有孚盈缶連起來，也講的通。有

孚在這兒作有俘獲講。把所獲物貯在缶裏，滿滿的，但到冬來，裏面爬進一條蛇。終古作冬。冬、金文頤鼎作，正象簷洞前冰鐸形。敲着作丁東聲，所以讀冬。因冬季在四季之終，所以加系爲終。（我這個解說，也是歷來文字學家所沒有發見的。葉玉森董作賓以爲冬像枝垂葉落之形，然古時取象指事之字，或不止一式，如年季歲三字而一義是其例。）他古作它，即蛇字，象形。古缶或者沒有蓋，就有蓋也不密，所以給蛇爬進去。家蛇無毒，且能捕鼠，所以至今鄉農還有不打家蛇的傳說，所以斷爲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與下文外比相對，當指國都內的人相从出征，所以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句法同。之卽止，（詳見否卦）比之匪人，即相从而去止制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在國都外的人也相从出征，所以也斷爲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指商王或指周王，不敢定。總之，這幾句一定包含一個故事。據失前禽則師卦中（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本來是比卦一組的辭。而比卦又是記相从田獵之事。漢書成帝紀說「大校獵」，田獵就有比校の意味。

（校即較）校獵等于現代的運動會。庠序學校的校，也是從此而來。顯是光大，詩書古文常以不顯二字並舉。顯比是開極大的較獵會。第一節的不寧方來，或者是乘朝會的機會也參加校獵，那等于是開的世界運動大會了。這個王，當然是大會的主席，他也得一顯身手，但不幸的是三驅而還沒逮住那隻野獸，當然是很丟臉的事，跟在他車前後的一批士兵（邑人）是要受處分的。魏書蘇則傳「則从行獵，搓桎拔失鹿，上大怒，收督

吏將斬之，則諫乃已」。這正可推想那個王也寬大爲懷，沒有處罰那些邑人。誠、唐石經作戒，不戒，即未受懲戒。

（上六）比之无首，凶。无首也是无首之譌。說已見乾卦中。凶字疑衍，王肅本「比之匪人」下有凶字，可證漢末人是歡喜妄加吉凶等字來遷就自己的曲解，那麼，无首下加凶也可能是他們加上去的。如果要保持原句，則可解爲雖无首而仍凶。這凶是指前面的後夫凶，因爲這次校獵雖盛，但殺了後到的，所以斷爲凶。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釋文以爲畜本作蓄，歸藏作「叢畜」。我以爲畜是指畜牧。小畜是指小羣的畜牧，大畜是大群的畜牧。小畜大畜本是一組辭而分列爲兩組，等于大過小過也是一組辭。畜，說文「田畜也，淮南王曰元田爲畜」。又「譬、魯郊禮：畜从田从茲。茲、益也」。淮南王解玄爲玄，不如說是茲的省文。茲是滋生的草。田上生草，可以放牧，就成畜字。古時在田中種雜草以飼牲畜，到後來才發明五穀，進入農業時代。畜牧很注意天時，見密雲而不雨，仍可從西郊出發放牧。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牛羊既經馴養，到晚自能相率回來，走上原道。何其咎，即无咎。這正是「日之矣夕，牛羊下來」的經驗記錄。

（九二）牽復，吉。牽字从玄引牛，牽復正是牽牛回家，所以斷爲吉。

（九三）輿說輶，夫妻反目。輶旁的復，古作要，所以又作輶。輿脫輶，是因爲馬奔太速，

以致車覆，而脫了轅。妻怪夫不善御馬，所以夫妻反目了。何以知道輿脫轅是駕馬？因大畜九二「輿脫輹」與九三「良馬逐」兩節初必相連。這良馬必是駕車的馬。而良馬又是指雄馬，孟子「良人者」，良人指男性丈夫。逐是追逐。良馬逐，必是這雄馬忽然見了雌馬，于是狂奔追逐，不受制御，以致車脫輹。我這樣的解釋，是很近情理的。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血去易出，與渙卦九四「血去逖出」句同。逖即惕，程子說「一本作惕」。這一句，千古注易者都沒有說透，而我發明。血去惕出，就是器皿盖住而生蟲。去即盍字，惕即易。（惕）這句當本是渙卦一組的辭而被誤編（或是編者隨意借來填補本組辭的不足的）在這兒，所以詳證見渙卦中。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古作𢇛。說文「𢇛、亂也，一曰治也」。但金文虢季子白盤借作蠻夏的蠻，頤鼎借作蠻旂的蠻，蠻姬壺又借作蠻。按字形象人兩手持系，則有孚攣如的攣下加手，那是很對的。我們可以拿大有卦六五「厥孚交如」一句作參考，交繞就是攣縛。家人上九「有孚威如」，豐六二「有孚發若」，威从戈，發从弓矢，都是被俘受創的意思。富以其鄰的鄰，即東鄰西鄰的鄰，是指所得財富都是從鄰近部族劫掠而來。然則有孚二字，當解為有所俘獲。而俘獲者我又疑是女子，因為女字古文形正像縛手跪伏形，𡚦。所俘女子降為奴隸，奴从女，所以說攣如交如。（當然男子被俘的也有）古時正是將奴隸當作財富。但有孚攣如二句，與小畜沒關係，疑是由中孚九五「有孚攣如无咎」重出于此的。或者這是記畜奴的事，所以被編者歸入小畜一組中。如此，則血去惕出也可認為是蓄藏的事，和小畜是有關係的了。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既雨，即處而不行。尚借作常。德、虞翻作得。常得載婦而行，可以慰一路寂寞。這正是記古代遊牧生活。遊牧怕雨，遇雨所以貞厲。處婦正叶韻，因知昔人有讀做尚德載爲句之誤。月近望，（幾近聲同，所以古借作近，釋文子夏作近）。則畜羣易遭劫掠，所以斷爲君子征凶。征即指止牧。爾雅釋言：「征、行也」。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前人都以爲這句脫一卦名履字，不知道當初本沒有所謂的卦名，他們上了序卦傳等的當，因而又說同人艮卦也要加一卦名。否之匪人的之字是衍文。姤女壯本來是一句，而非把姤字生生地割開，真是鬧了大笑話。履、說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父。舟象履形。一曰尸聲」。金文齊侯鐘鐘作𨮒。本卦是記步履的經驗。古時山野未經開闢，猛獸潛伏，所以行路時常易踏着虎尾。但虎並沒咬人，（鄭訓咥爲嚙）所以亨，就是好運氣之意。

（初九）素履往，无咎。素與索通。中庸「素隱行怪」，朱熹據漢書當作索。所以素履當作索履。索是搜索，搜索而行，正是怕被虎咬着。能這樣小心前進，所以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走在大道上，平坦無阻。虞翻釋幽爲囚，不妥。因爲幽囚的人決不會履道坦坦，幽人當指山人，幽訓深山，因虎豹正藏在深山裏，所以卜者警告居深山的人當走在山路上，切不可走進藏着虎豹的森林中去，如此才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這節是由三節辭混合而成。眇還能視，跛還能履。主要的是跛能履一句，是記跛子走道的事。履虎尾咥人凶，又是一節。這節正與不咥人亨相對。因爲虎餓了就得咬人。武人爲于大君，武人是指臣卒，其勇如虎，所以武虎聲同。(或即𧈧字，周禮地官「以刑罰禁𧈧而去盜」。集韻通作暴。我以爲武是意兼聲。武古音作重唇音作暴聲，訓猛暴。)詩常武「進厥虎臣」。泮水「矯矯虎臣」。爲于大君卽爲役於大君。這個大君，或許就是師卦上六的大君，指周王。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愬，馬融作𧈧𧈧。按震卦「震來𧈧𧈧」。六三「震蘇蘇」。愬、蘇、𧈧、三字聲同，都是形容大聲。因爲踏着虎尾，而愬愬怒吼，並沒有咬人，所以終吉。

(九五)夬履；正厲。夬本是夬的原字，象手持——挑人，(詳說見夬卦)引申作快。夬履卽快走。正疑爲止之譌。止卽趾，引申爲止住。因爲履着虎尾須快逃，如果嚇的停住了，就有危險，所以斷爲厲。或正卽征，因征行遇虎，所以說正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釋文「祥本作詳」。很對。本作羊，在這裏應當引申作詳。考卽老，老詳卽十分詳細之意。視履考祥，卽詳記所走的路，然後可照原路旋歸，所以斷爲元吉。因爲古人遠行遊獵或遊牧，最怕迷路回不到原處。這也正是古時關於行路的重要經驗，而由卜者藉卜繇而記下來。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泰、說文「滑也，从𠂔从水，大聲。古文𠂔。」我以為泰是後起字。金文中都作大，沒有作泰或𠂔的。如太叔鼎作𠂔，太公簠作𠂔。古經典中也沒有作通泰之義的。詩巧言「昊天泰憮」。泰憮即大憮。論語「君子泰而不驕」。泰即大，意即雖大而驕。原文當是作大，而由漢人譯寫作泰。大字轉寫爲太，後又轉寫作泰。漢書郊祀歌「揚金波，橫泰河。」泰河即大河，也就是易辭中的大川，即今黃河。河水黃，所以說金波。所以大作泰，是漢人所造。泰作通泰之義，正是漢人把否卦的否解爲否塞，所以就解爲通泰。那知否並不是否塞，（說見下面的否卦）所以泰也不是通泰。許氏訓滑，那更不是古義了。泰是大，否是不字，並不相對。但我們看了小往大來，大往小來，還有拔茅茹以其彙句在兩卦全有，可知兩卦本來是一組辭，而分立爲兩組。但是泰小往大來，不可通。因疑當初必是大來小往，後傳寫者把它顛倒爲小往大來，而把句首大字沒有塗去，就成爲「大小往大來。」漸卦當作鴻漸，（說見漸卦）傳寫脫鴻字。那麼這兒衍大字，也是可能的。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記古代物物交換的事。小往大來，當然是賺錢的好生意，所以斷爲吉亨。否卦的大往小來是賠了，（物物交換是次于互相餽遺的商業初期形式。互相餽遺的事，見于本卦九二節。）所以斷爲不利君子貞，且罵他們是匪人。到進入貨幣交易，這種價值參差的糾紛就漸漸減少了。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說文作𠂔聚，「虫也，似豪豬而小，或從虫作蝟。」爾

雅釋獸「彙、毛刺。」正是蝟。那麼茅茹二字，古當作「矛如」，「拔茅如」正是「拔矛往。」如訓往，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這正是要去捕捉蝟。但這一句重出于否卦初六，我上面已經說泰否二卦本一組辭，那麼否卦中多包字，如包承，包羞，泰卦中也有包荒，包與彙的引申義同。包的原義是胎胞，彙的原義是蝟，引申爲彙集，因爲蝟身上集滿了刺毛。那麼茅茹確當解爲拔茅連茹的茅茹了。茅象矛戟的草，茹從女是表示柔嫩的草根或茅心。而草根茅心是可以吃的，現在的貧民還採茅心掘草根吃。古人或把它作爲肉食的副食品。其卽箕的古文，象形字。以其彙，卽用箕筐來盛着。征卽行，往爲交換餽換之事，所以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包荒，高亨考爲匏空，以爲乘空匏渡河。但據否卦的包羞包承，則包荒必指包彙荒物。荒，說文訓蕪，古文作。蕪从禾，當是可吃的穀類。說文訓爲蕪，不妥。又充，說文訓水廣。我以爲充就是流的簡字，說文訓流爲「水行，从林充，充，突忽也。」充又是从倒子。因測此荒或本作充，不作荒，从亡川的荒是另一字。後人誤寫爲荒，又加草頭作荒。倒人爲匕，(卽化，人死爲化)倒子也可作死人。那麼包荒或許是包的死人肉。吃人肉是野人土人的事。但記這卜繇辭的時代是否還吃人肉，這是一個問題。或者是指獸的肉。吳澄以爲「考象義當作盪。包盪，謂包裹牲血。」但該字似沒有根據，憑空造字是不合理的，但他的猜想是很近的。或者荒古本作芒。芒，說文以爲是草耑，則包芒正是包茅。包茅遐遺，正是包茅以獻。馮河，爾雅釋訓「徒涉也。」詩小旻「不敢馮河。」我以爲馮(卽憑)古音與旁同，

當是旁的假借字。旁、金文旁鼎作𠂔，从月（即舟）从方，方訓渡水，（說見坤卦）所以馮河即渡河。遺从貴，會意兼聲。貴从貝，所以遺即餽字。周禮地官「遺人」，註：「以物有所餽遺也。」古人交通工具缺乏，不敢行遠，所以說渡河已很遠，不可再遠去相餽。朋指所餽物的總稱，在這兒不必就是朋玉。朋亡，正是在途中失落了所餽。但終得償還在中途上，意即又找到了。尙引申作償，廣雅「償、復也。」中行是大道，行，許氏以爲「从彳，人之步趨也。」誤。按甲骨文作𠂔，正象十字道。詩卷耳「寘彼周行。」註：「大道也。」這與否卦「其亡其亡，繫于包桑」的意思同，正是失而復得。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无平不陂，是无往不復的陪襯句。與眇能視爲跛能履句的陪襯句同。這種句法在易辭中是很特殊的，所以我疑是時代較後的諺語而被攙入的。或是被卜者引用的。如果就認爲是原句，則无往不復的復作來講，正是物物交換，有來有往。因交換相當費事，所以說艱貞无咎。福疑本作復，因復古作𠂔，（說見小畜卦）正是畱，畱復聲同。則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正是說吃吧，不用顧恤所孚獲的東西，因爲吃了還有來的。這是物物交換後貨暢其流的現象。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翩古當作扁，說文「扁、罷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非。集韻「古有扁鵲，或作翩。」則扁必是鳥，所以加羽。然在這兒作鳥或鳥飛解，則決不可通。所以我疑翩翩二字是謙卦六四的辭。而原來在謙二字之

下，鴻謙即飛鵲，（證說見謙卦）飛鵲翩翩，翩翩正是形容飛鵲。當初每掛編的每節，或許沒有分條寫，而是連寫在一起。這樣，飛鵲翩翩正和下節不富以其鄰句連在一起。編易者借不富以其鄰一句來填補這泰卦組辭的不足，但不料把上文的翩翩二字也給帶過來了。我這個假設是很有理的，所以我們正不必強解翩翩爲偏偏。不富（即福）是因了給鄰近的部落所劫掠。如果不戒備就要被俘掠了。富福復三字同从畐，所以這句被借用到這裏。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這本是歸妹卦一組的辭。因歸有來復意，所以被借用到本組來。高亨以爲以祉即以姪，荀子禮論「社止于諸侯」，史記禮書止作至。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諸侯娶一女，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从。」歸妹以姪，正和歸妹以娣，歸妹以須女相對。這是很可取的。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高亨以爲城傾覆于隍中。我以爲復字還是講作歸復較好。成或指成王，（城古本作成）左傳昭公四年：「成有岐陽之蒐。」成即指周成王。隍本作皇，引借作塋，塋，隍。（皇也是地名。左傳昭公廿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然皇在河南，周成決不會回到那裏去。所以這皇字還是作城隍講較好。）成王承文武之業，四方未靖，所以常出來征伐。詩周頌「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崔東壁考信錄說「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遺民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後四方始靖。……故傳曰「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既靖四方，班師回到城隍。勿用師，是說天

下已定以後不必再用兵，只須自國都頒發大命而已。左傳昭公四年：「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正是已被征服不用兵，而自奉命。大兵之後，殺傷必多，所以貞吝。或者吉之謫。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方逢辰疑之字是義文。朱子說「或疑之匪人三字爲衍文。」這都因他們不肯據文字學加以細考，所以有這種近于武斷的懷疑。否古本作不，之是止字的別體。之止二字的篆文形極近，其初本來是一字。經傳中用之字訓此、至、往、等義的，都當是止字。止卽趾的原字，象足趾形，引申作至此止等義。如果是艸部的之（說文：「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而引申爲至往此等義就較勉強了。（但「至」就是草形，所以或另有从艸的之字。）否之匪人即不止匪人，就不利君子了。這匪人是指物物交換的對方，交換時不公平，以致大往而小來，所以叱他叫匪人，而想制止他。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說已見前。按彙或是甯字之譌，集韻「艸木甯字之貌。」以其彙，是取其初生的嫩的，這樣也通。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承、吳澄朱升以爲這裏借作胥，很對。儀禮燕禮「脯醢無胥。」註：「胥俎實。」又特性饋食禮「宗人告祭胥。」註：「胥、俎也。」胥卽俎肉，祭後用以相餽。小人吉大人否，或許是說小人得多，大人得少。因交換有大小，

（大來小往，大往小來）餽遺有多少。

（六三）包羞。羞、說文「進獻也，从羊。羊所進也。从丑，丑亦聲。」按金文武生鼎作羞，下从又，正象以手持羊。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注：「羞有滋味者。」所以羞即饕的原字。進獻是引申義。手持羊正表示已烹之羊，並不是表示獻。包羞下沒有吉凶斷語，我揣測當初必作小人否大人吉。但這二句被誤列在九五一節，又把小人二字誤寫成休。休與小聲同。休从木，隸書木與小字形極近，所以休否本當作小人否。大來小往與大往小來對的很明顯。則小人吉大人否也大有對照句的可能。休否大人吉放在其亡其亡二句上面，沒有意思，所以證爲錯簡。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有命即大君有命的有命。這是說分配祭肉時是奉了君命的，所以說无咎。疇本作壽，象田疇形，此處借作誰。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也。」離借作受，楊子方言「羅謂之離。」所以離可訓遭受。祉訓福祉。離祉即井卦九三「並受其福」的受福。在奉命餽贈膏羞之時，不知誰有福受這份肉。疇如果指有壽年老的，正是敬老的行爲，當然更好。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休否大人吉二句說已見前。其亡其亡，正是泰卦朋亡的事。因爲在交換餽贈的時候，難免在半路上丟失的事。但找尋之下，原來掛在桑樹上。苞本作包，包即胞，引申爲稚弱，所以苞桑即嫩桑。大概是因爲休息或大便而把包羞掛在桑樹上，後來忘了，以爲亡失了。亡也可引申爲忘。我這樣一說，就把千古視爲神秘死板的易辭成爲極活潑生動的故事了。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傾古作頃，詩標梅「頃筐鑒之。」說文訓傾爲仄。傾否是說把所持的餽贈物倒翻了，所以否。丟失了，倒翻了，正是一路上的情形。先否後喜，是另一節辭。喜疑是吉之譌。先否後吉是指上文大人否大人吉，是正先否後吉。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說文「合會也。从口从口。」金文同姜鬲作同。曰即舟。甲骨文過作𠂔，大過小過是過涉過河，所以同的原義是同舟共濟的同，引申爲會同。周禮天官大宰「大朝覲會同。」同人于野，是集衆于野以出征。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是卜繇術語，意即出兵有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集衆于國門，周禮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是出兵前所舉行的誓師典禮。

（六二）同人于宗，吝。這是出兵前的告廟，是問問老祖宗神靈的答覆，是並不有利，所以斷爲吝。這是指下文三歲不興弗克攻。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伏兵戎於草莽中，後又升高陵進攻，但終不得手，以致三年沒有把城打下來。三年是長久之意，與坎卦三歲，困卦三歲，漸卦三歲，豐卦三歲，既濟三年同。興、說文「从昇，同起也。」廣韻「舉也。」所以不興，就是沒有舉拔。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是城墉，在高陵上。高興崇義同，則這個墉或許指崇墉。

詩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註：「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大概是因爲那地多崇山高陵，所以國名叫崇。又按左傳僖公十九年：「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囂而降。」所謂三句或即三歲的異文。弗克攻是不降之意。而同爾兄弟，正是同人之意。因此，本卦必是記文王伐崇的事。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先號咷卽弗克攻，仰攻崇墉，損失不小。而後笑，即克相遇。相遭遇而克勝。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班師至城郊，雖勝而傷亡慘重，所以僅說无悔。郊或指郊祭告捷。

大有

大有，元亨。有、說文云：「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大誤。金文孟鼎作有，从手持肉，加示即成祭字。因此有就是侑祭的侑的原字。引申爲有無。大有也可說是大有年。春秋經宣公十六年「大有年。」但按下文各節辭意，仍是記文王克崇後大有所獲的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崔東壁考信錄說「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于東南之諸侯乎？……自滅崇後，周始強盛。」現在既克崇，自然沒有誰來交相阻遏了。害曷聲同相借。詩葛覃「害澣害否。」害即

曷，艱指艱苦攻崇，既攻克就无咎了。匪咎即无咎。「則」或是貞之譌，說見後睽卦。

(九二) 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俘獲很多，用大車載回，所以斷爲有攸往，无咎。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天子指殷王，文王當稱西伯，不當稱公，然按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則文王也可稱公。文王克崇後回來，朝享殷王。享即享饗。(說見乾卦) 論語泰伯篇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襄公四年也說「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殷。」小人弗克即小人弗用。既濟「高宗伐鬼方」下有小人勿用，師卦「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下也有小人勿用，所以我以爲這是繫于戰勝繇辭的斷語。

(九四) 匪其彭，无咎。匪其彭，高亨考爲「沸其尪」沸尪即求雨時燒巫尪，語嫌迂曲，不可信。我以爲匪即非，彭本是鼓聲，(說文)引申爲強盛。詩大明「駟驪彭彭。」注：「彭彭、強盛貌。」非其彭，正是指殷紂雖奈何不得文王，但心裏已很嫉非他的強盛。文王仍矢忠于殷，所以說无咎。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厥、爾雅釋言「其也，」是假借字。文王所獻俘獲，交如威如，交是交互，威是威懼，是形容俘虜。

(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是指詩皇矣「帝謂文王」「皇矣上帝」的帝。祐古本作右，即，得天佑助，所以戰勝。

謙

謙，亨，君子有終。謙、古本作兼。兼又是鷦的原字。今人余永梁曾主張謙卦是記鷦，但他沒有考明兼何以是鷦。說文「兼、并也，从又持秝。徐曰：兼持二禾，兼持一禾。」此說似是而非，因為兼固作兼有解，而兼並無兼獨之義。兼既無兼獨之義，則兼未必是持二禾了。我以爲兼不从秝，而秝當初實在二鳥形。但可惜的是在甲骨文金文中還沒有找到兼字。秦權秦斤的兼（參秦權秦斤）已不是原形了。兼中也不是从手，我們可以比較并字而知之。并的甲骨文作并，中間的一橫二橫是連并的符號。并兼二字義同。并既从人，是動物；則兼字決不會从禾的。且二禾相並是沒有意思的。二人相并是并力合作，二鳥相並正是鷦鷦鷦鷦。爾雅釋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鷦。」二禾相並是什麼取義呢？因于并字中不是从手，則知兼中也不會是从手。許氏既誤解手，則所說的二禾也未必可靠。我們再看其他的字例，也可證兼是象二鳥並飛形，（彡或是二之譌，二表示相並的符號。如果兩字並列而中間沒有這個連并符號，就是只表示多的意思，如：林、田、林、姦等。）後加鳥，等于𪗇是象形，後加虫爲蠅，萬加虫爲蠹，萬加虫爲蠨，惠加虫爲蠹，良加虫爲蜋，奚加佳爲雞。又古有人名叫飛廉，孟子「驅飛廉于海隅。」取名飛廉，正因兼是飛鳥。又兼的引申字有謙歉，正是因兼鳥而引申。鷦鳥相愛讓，所以加言爲謙。鷦鳥很快樂，于是加心爲慊。鷦鳥又很淡泊，所以加广爲廉。鷦鳥很小，因加口爲慊。（晉語「嘽嘽之德」，註：「猶小小

也」。(鷦鷯是比翼鳥，缺一即是欠缺，因加欠爲歎。(如果說歎收正是指兼爲雙禾，則歎收的歎，可作秋。欠雙禾是歎，難道欠一禾就不是歎嗎？又雙禾不會寫作秝嗎，何必用手持呢？如果手持二禾指雙穗，但雙穗是不常有的，欠雙穗就是歎收嗎？因此我們無論怎樣說總是很勉強不自然，所以不如說兼是从二鳥並飛形，中从二，不从手，卽鷦鷯的原字。)因爲鷦鷯始終相愛，所以斷爲君子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兼引申爲謙，以喻君子，句法正與乾卦君子終日乾乾同。用卽貞，(說見緒論第一章)貞涉大川吉，卽利涉大川。

(六二)鳴謙，貞吉。鷦鷯和鳴，所以貞吉。(和古作龢，所以和是因龢而得義。龢是樂器，所以引申爲和歌和樂。如果是因禾麥的禾，就無所取義了。我疑龢旁的禾，當初是兼的省文。而和字加口，正是指鷦鷯口爲和鳴。詩蓼蕭「和鸞離離」，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則和必是鸞屬，所以與鸞對舉。因爲和鸞二鳥能鳴，所以取其象爲車鈴。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如此，則和就是鸞了。兼古音同鸞，(廉、鑿、都還保存着古音)則和字所从的禾字一定是兼的省文了。加龢加口，正是表示禾是能鳴的鳥。而和字的口，又是龢字的省文。禾既是鳥，則从二禾的兼必是指鷦鷯。按秦斤兼作兼，象二鳥並飛形。後人把它與禾麥的禾混寫了，以致這個字的古義埋沒了千餘年。)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飛鳴很勞，(伯勞飛燕正是取義于此)像有位的君子勤勞不息，始終其事，所以斷爲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說文「一曰手指撝也。」卽揮字。揮，說文「奮也。」奮，說

文「聾也。」聾，說文「大飛也。」所以爲謙就是飛鵠。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利用侵伐與下節利用行師征邑國同。大概是因見了飛鵠鳴鵠而想到可以出兵侵伐，或者是看見飛鳥飛來，就料到有鄰近的部落來襲擊，這正是不富（即福）以其鄰，于是就下令追擊，所以說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我疑這是記文王征四國的故事。謙謙君子是指文王。詩大雅用鸛鳴翼翼穆穆來形容文王，而詩大雅旱麓的豈弟君子，正是指文王。

豫

豫、利建侯、行師。豫、古本作象。而豫也是象。說文以爲是「象之大者。」爲、金文宗婦盤作，甲骨文作，正像手牽象的形狀，引申爲作爲，王國維以爲「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尙在服牛乘馬以前。」那麼从予的豫，說不定就是爲字。予是牽象的繩，小篆作，象系，而「爲」豫古聲同，左傳魯昭公「公爲亦稱公叔務人，而檀弓作公叔禺人。象可耕田，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下有羣象耕田。」也可作戰，呂氏春秋古樂「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所以說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象不善鳴，現在鳴，所以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即甲，介是本文，甲是借字。禮曲禮「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介、篆作，正象人披甲形。于或作如，白虎通諫諍篇引作「介如石。」介如石是指象皮如石般的堅厚。不終日的終，古作冬，意即象皮雖厚，但沒有毛，所以在冬

天不足禦寒。因爲象是熱帶的動物，百越象郡是出象的地方。貞吉當是貞吝的譌，因爲象在冬天有凍死的危險。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說文「張目也」。六書故「張目企望者，必猶豫不進也」。象張目而望，行動猶豫，所以說悔。遲有悔是又一節辭。遲、說文「徐行也」。詩采芣「行道遲遲」。象行動遲緩，是最大缺點，所以斷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由通「用」，詩小弁「君子無易由言」，箋「由，用也」。用象服役，所以大有得，可勿疑。簪、釋文「古文作貨，京作摺，馬作臧，荀作宗，虞作哉」。陸希聲云「摺今捷字」。蓋捷摺聲同相借。臧、簪、也是同聲字。盍或本作去，朋引申作羣，朋去捷，（或臧）即作戰時用象羣去可捷。（又按摺、說文「曾也」。而曾，說文「詞之舒也，从八从日囙聲」。這顯然不是古義。我們可以參照別的虛字，本來都是象形字，如鳥、於、也、者、而、云、尙、何、……等字。因疑，从八日囙聲之說不可信。我以爲曾象虫形。小篆曾作曾，就很像長觸鬚大眼睛的虫形。牛身上有蟲，則象身上也會有虫的。曾或許是象身上的虫。盍也是虫，類篇「螻蛄，虫名，蟬也」。蟬，楊子方言「蚍蟬，燕謂之蛾蟬」。說文「蟬、搔蟬」。而曾與蚤正聲近。而螻蛄的蛄或是蟬字之譌。而這種螻蛄虫，必是小而多，如蚍蟬蟻蚤。（說文搔蟬的搔正是蚤）刺血發癢，因而引申爲憎憎，（即慘字。憎慘聲義同。可知曾摺二字通。）因爲這種虫可憎而慘毒。又加土引申爲增，因爲這種虫生殖力極強，所以越來越多。又加尸引申爲層，加亼爲會，因爲牠密密層層，會集成羣。又借作曾經，因爲牠是

蚍蜉類的虫，壽命很短。因此，朋盍簪卽成羣的蟻會虫在象身上。所以接下去象就生病了。我對於這會字，自信考的很澈底。但所苦沒有找到「蟻」字，或者這個字早亡了。姑記此以質博雅。）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有忍性，所以病了常可不死。如果這病真的爲了身上的蟻會虫，（見上文）則恆可指病久，但卜之不致于死，因爲這些虫一時除不了。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冥、鄭玄以爲鳴，惠棟以爲作瞑，我以爲不如作審。或古本作門，門卽審。審豫就是把幕蔽象以禦寒。撰卜辭者是黃河（或長江）流域人，所以有爲象加審的事，且說不冬日。如果在熱帶就不說這些話了。成有渝卽隨卦的官有渝。官从目，目卽師，（說見師卦）成从戈，也是指師。或者成是戎字之譌。渝卽愈，（說見訟卦九四節）有渝卽有孚的意思。因爲保護象不叫凍死，可以用牠來作戰，所以戎有渝。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說文「从辵隋聲。」按全組的辭有追亡的意。古追隨通。《騷》「背繩墨以追曲。」注：「追與隨通。」戰勝追亡，所以斷爲元亨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蜀才作館。官是館的古字。官从目，目卽師，所以官是師卒所處的地方。但在這兒最好作目，目有渝，卽師有功。因此官有渝，正是出門交有功。門是同人卦同人于門的門，指國門，交有功，是交戰有功。交：或是大字之譌。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追亡時逮住小子。而失掉大人。丈夫即大人。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後來抓到了大人，却給小子又逃脫了，再去追而尋求，才又抓回來。到後還是停住了不追吧，所以說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追亡雖有獲，但所失也很多，所以說貞凶。于是與戰敗者在中道訂盟，稱臣歸服，所以說何咎。何咎即小畜初九「何其咎」。明即盟的古文，詩小雅「不可與明」。箋「明當爲盟」。

(九五)孚于嘉，吉。嘉疑是地名。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獲嘉縣。按本卦九四「隨有獲」，九五「孚于嘉」說不定是因該地曾有一次大追獲，所以又名獲嘉。隨也是地名，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注：「隨、晉地」。或許也是因爲在那地有一次大追亡，所以名爲隨。

(上六)拘係之，乃从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這是很明顯的記的文王故事。紂拘係了文王，于是諸侯都從了文王自願囚起來，紂不得已，就把文王放了，文王回去，就在西山大祭天地，表示謝恩。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从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稱文王爲王，當然這是後來卜者追述的話。那麼，上文的追亡故事，也是文王征服諸侯的事了。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

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鬼亦爲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甲骨文作蠱，引申訓病。因爲病从口入，吃了皿器中生了蟲的食物就得生病。病而說元亨，或是因病而問卜，而卜者斷爲不要緊。等于醫生告病人說這病不要緊。序卦傳以爲「蠱者事也」。釋文「蠱一音故」。嫌迂曲，這是因爲生病而死，是遭大故，辦大事，所以附會爲事爲故。但在文字學上是沒有什麼確據的。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高亨據古禮經與春秋經考爲古人行事多用辛與丁癸，辛丁是吉日。這是很對的。古人要涉大川，所以卜選一個好日子。但這與蠱沒有關係，所以疑是另一節辭。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幹，古或作干。干是地名。史記老子傳「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段干是魏地，這裏有地位名人，叫段干木，孟子記段干木踰垣而避魏文侯，所以可能時人尊之爲干父。本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說段干木。因此本卦一組辭是記段干木生病的事。有賢子能繼其志，所以考无咎，雖病而終吉。按魏文侯是戰國初人，所以本卦辭疑是戰國卜者擬入的。或者干是澗谷通稱，詩小雅「秩之斯干」，傳「干澗也。」而六四的裕父，古或作「谷父」，干父谷父正同「鬼谷子」，是隱士通稱，所以並不是指魏地的段干，也不是指魏文侯時的段干木。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幹母與幹父對，即那位隱居在澗谷的隱士的太太，生了病。不可貞是卜者斷爲醫不好。古人常有奉母或携妻隱居的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小有悔，无大咎，和上文厲終吉的斷語相似。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裕古或本作谷，谷父等于鬼谷子，（鬼谷即歸谷）他正告病，誰要去見他是見不到的，所以說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幹父有病，慰問的很多，所以因此而得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這兩句既沒有吉凶斷語，且不像繇辭，好像是看了這位隱士的行徑而加以的讚辭，所以很可能是戰國卜者攙入的。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信漢易說者以爲陽繼復而升爲九二，而澤在地下，都是臨進的鐵證。其實似是而非。按臨、說文「監臨也，从臥品聲。」金文毛公鼎臨，象人目居高而下視品物，所以詩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詩大明「上帝臨女。」臨既是居高臨下，就不得指一陽由下而上進二，或澤水从地下出。可知漢人說的無根。但本卦的臨如果都解爲照臨，又講不通。所以我疑當解爲地名。左傳哀公四年「趙稷奔臨。」注「臨、晉邑、今直隸真定府臨城縣。」本卦是定臨的故事記錄。六五大君之宜，我假定是周武。周武滅國最多，孟子說「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按全卦各節辭例，本節臨字上或脫一咸亨；等子漸卦漸字上或脫一鴻字。（詳見漸卦）咸臨，即伐臨，所以斷爲元亨利貞。（咸訓伐，詳下節）至于八月有凶，是因爲臨在周的東部，七八月時候多雨，行軍不便，所以說有凶。周語記武王伐紂「王以三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二月遇雨，八月雨更多，這是很不便的。

（初九）咸臨，貞吉。咸从戌口，說文「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滅也。」這是咸的引申義。甲骨文作，商承祚說「卜辭與古文皆从戌。」戌即鉞的古文，引申爲皆悉，正是殺盡滅絕之意。書君奭「咸劉厥敵。」咸从戌，劉从刀，都訓殺。因此咸臨卽下文的甘臨。甘即戡的古文，（說見下節）而咸戡古聲同。戡定臨，所以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與上節爲重文。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甘、說文「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但在此處則不可解。因知甘美的甘是後起義；或另有以口含一的甘字。這裏的甘，當是戡的古文。甲骨文作，象斧形。按說文「戡戡刺也，从戈甚聲，本作戡，商書西伯戡黎。」郭璞爾雅注引商書作堪黎。廣韻「戡、小斫也，或作堪。」戡是小斫，很對，但並不是小，因爲咸臨甘臨是一樣的話。而咸从戌，戌是大斧，則甘也不會是小斧斫了。甘既是斧，後加匹引申爲甚。廣韻「甚、劇過也。」正是由斧斫殺伐而來。說文以爲「甚、尤安樂也。」又是誤會了。後人因甘字被引借出去，漸失原義，又加戈以註之爲戡字。又按邯鄲地名，古本作甘單。單即戰字；甘是斧斫，因曾在該地作斧斫戰，所以取名甘單。漢書地理志注，以爲「單、盡也，甘山至此而盡，故名邯鄲。」話太牽強。又甘丹幣，吳大澂古籀補說「今作邯鄲。」則鄲也作丹。而丹字正是甘的倒文，丹古文作，正是甘字。然說文訓丹爲「巴越之赤石，」又誤。或者甘丹是古人所用的石斧，所以許氏傳誤爲赤石。由此證明甘字必是戡。而甘臨或即戡黎。黎、史記周本紀作者，大傳作

肌，（林之奇語）則由黎轉臨，也不是不可能的。且臨是晉邑，而黎據書孔傳也是晉地，在上黨壺關之地。地理今釋「黎國今山西潞安府黎城」而潞安府旁正有臨縣，（山西省以臨爲名的縣，還有臨汾臨晉）這說不定臨本屬黎國，而戡黎戡臨正是一樣的話。而戡黎的西伯未必是指文王，西伯也可稱武王，書經集傳「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紂都朝歌，黎在朝歌之西，是近王圻的諸侯，（孔穎達說）所以文王還不敢太不顧面子，所以斷爲武王的事較好。戡黎既逼近王圻，以致「祖伊恐，奔告于王，」紂一定忌恨武王，所以說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是說即使紂憂之，也將沒法子對付武王。既與即通。

（六四）至臨，无咎。至通止，說見否卦。戡止臨，可以控制商，所以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古本作矢，矢即誓，爾雅釋言「矢、誓也。」即與臨盟誓。爾雅釋詁「宜、事也。」這是大君的事。大君指武王，說見師卦。

（上六）敦臨，吉，无咎。敦本或作亨，即享。敦臨即享于臨。正是戰勝後祭享。或敦作引申義訓厚，敦臨，即厚撫其民，也通。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古本作藿，象大眼鸛形，後加鳥作鸛。因爲牠的眼很大，引申爲觀。盥、釋文馬云「盥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所以盥即灌。禮記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迎牲而後獻荐。」荐、爾雅釋詁「進也。」獻荐在迎牲後，可知所獻荐的是牲。

灌而不荐，是只行灌而不行荐。這是因爲獵獲了大鵲，于是舉行祭神的典禮；但又愛惜牠，捨不得把牠殺了來獻荐，所以只是灌而不荐。顴古作禺，說文以爲「母猴屬。」加頁爲顴，說文「大頭也。」可知禺是大頭鬼似的大猩猩。（說文禺在由部。由象鬼頭。而頁是頭，禺旁加頁，正是注明禺是大頭鬼。鬼下从人，所以是人猿猩猩之類。）引申爲大，詩六月「其大有顴。」傳：「顴、大貌。」（有顴卽顴若）正是指所俘獲的鵲很大，所以用來祭神，但又捨不得真的殺了作獻荐。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童卽童蒙的童。童觀指下文鵲所生的小鵲。小是小人一類，所以卜者斷爲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闕觀，利女貞。闕、古本作規，淮南子時則訓「規者，所以圖萬物也。」規鵲正是用圖籠囚養，好似女人被困在家裏，所以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我、說文「或說頃頓也。」卽俄。但我的本義也不是說文「施身自謂也。」我从戈，或也从戈，或卽國字，借作不定位代名詞「或人」「或者」，可知我作第一位代名詞，必非我的原義。又按義字从羊从我，見善勇爲，羊代表善，我代表勇，則我初必有殺伐之意。因殺伐而引申爲俄，此處卽作俄講。所捕大鵲後來孵育小鵲，而小鵲俄然由卵中跳出，前後走動，一前一卻，正是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鵲鳥是國家的祥瑞，可用以敬獻于王。賓、說文「所敬也，」从貝，所以有貴（即遺饋）敬之意。翟、說文「爵也。」段注「爵當作雀，今字作鵲。鵲雀乃大鳥，各本作小爵，誤。今依太平御覽正。陸機疏云『鵲、鵲雀也。』亦

可證。陸云「似鴻而大。」莊子作觀雀。」可知鸛雀是鴻鵠般的大鳥，不容易弋獲，所以極珍視牠，把牠作爲杯爵的形來紀念牠。捕到了這種鳥，自然是國之光，可以賓于王了。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觀既生，是好事，所以卜者斷爲君子无咎。以君子比大鸛。我仍作俄義。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其指鸛。觀其生，即鸛牠生小鸛了。生育的很好，所以說君子无咎。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噬舊訓合，（序卦傳）多言，（說文）笑聲，（集韻）吸呷，（類篇）全不對。我們看噬膚噬乾肺等句並沒提噬，所以噬未必是作動字用。我以爲噬古作盍，盍、說文「覆也，从血大。臣鉉等曰：大象蓋覆之形。」金文古鉢作盍，正像上有蓋，中盛食物，因此盍就是飯盒的盒。（序卦傳訓合，很好。可惜把合字講作苟合，就錯了。）盍加艸，引申爲蓋。加門，引申爲闔。因此，噬嗑等于說吃飯。噬是諧聲字，从口從筴聲。筴正與食吃……等字聲同相借。獄、說文「二犬所以守。」从二犬夾言，言即音，二犬守之，猶狴而吠。（狴獄聲也同）利用獄，是怕食物被偷，所以令犬守住。（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履、高亨以爲不作履而作屨，知初或作婁。婁訓曳，詩山有樞「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傳：「婁，曳也。」很對。校、說文「木囚也。」大概就是

後來的枷。枷校聲同，兩木交加正是枷的形式。何校滅耳，是套在頸子上的。屨校滅趾，是套在脚上的。滅本訓沒，如過涉滅頂，即沒頂。此處作滅絕。（滅从戈，絕从刀，）滅趾，即是把足趾滅絕了。換言之。即校傷了足趾。傷趾是小傷，所以說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膚从匕，本是虎肉，後來作爲獸肉的總稱。古人持獸肩而大嚼，以致鼻子給骨頭擦破了，但不要緊，所以說无咎。

（六三）噬臘肉，遇毒，小吝，无咎，腊古本作昔，昔，篆作咎，象肉片曝在日光上。這是古人發明的儲藏獸肉法。毒，說文「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艸毒。「我以爲許氏既說往往而生，又毒列在每字後，則毒必从生从母，母亦聲。則毒卽微。微，說文「物中久雨青黑。」腊肉不曝日光，就得生微。（每毒二字又疑初本一字而歧出的。）毒既是生微，所以引申爲亭毒。腊肉生微而失味。所以說吝。但不要緊，所以說小吝无咎。

（六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肺、子夏傳荀爽作脯。本義說「肉之帶骨者，與馘通。」肺、正是馘。二字聲同。乾、詩王風「中谷有蓷，暵其乾矣。」左傳僖公十五年，「外強中乾。」然說文說「上出也，从乙軌聲。」誤。我以爲乾正是乾溼的乾的本字，後來給人拿去作爲龍字譌寫的頂替字了。所以當說「从草从乞，乞卽氣，指水蒸氣。左旁作艸，正是日曝草。」朝暮的朝，也是从草。乾肺卽腊肉。金是黃銅之屬，並不是金銀的金，（說見坤卦）當初發見銅器，先利用做矢鏃。吃肉而咬到早先射入的矢鏃，咬痛了牙，所以說利艱而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和上節辭意完全一樣，又不能說是重出之句，可證這一定是「配甲並卜」的遺跡。黃金是金矢。金古文像矢形，古人發見銅，先把它代替石鏃。銅字無法象其形，因此就把矢形當作金了。（詳見坤卦）貞厲无咎，即利艱貞吉。（上九）何校滅耳，凶。何、釋文本作荷。何是荷的古文。荷校而擦傷了耳朵，所以凶。這節與屢校滅趾節辭是因爲中間有個滅字，與噬膚滅鼻的滅同，所以被編易者勉強歸在一組裏。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前人都解賁爲文飾，說文「飾也，从貝弁聲。」因此對於全卦辭無論怎樣解說也解說不通。古籍補作𧈧，屯陽矛。甲骨文似乎還沒發見這個字。但無論如何，从貝从弁而訓飾總不妥。我以爲貝是鼎的譌。（金文頌鼎作𧈧，）鼎上不是弁字，我們據屯陽矛還可以看出，那是象噴水氣形。那麼，賁字正是鼎水沸噴出水氣的噴字。噴字是後起字。穀梁傳僖公十年：「覆酒于地而地賁。」注：「賁、沸起也。」墳等字都是因此而引申的。又按穀梁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注：「賁泉、魯地。」我以爲賁泉就是噴泉，今山東濟南正有噴泉，所以本卦正是記噴泉的故事。（山火賁、山上有火，正是噴火山。因疑本卦一組辭排列在所謂的艮離三三的卦象下，或者是偶然的；或者是戰國時卜者所改動的。我在緒論第二章中假定周易至春秋末戰國初大體已編成，但免不了到戰國卜者手裏給改動了些，但大體已定，否則將全給他們按

卦象重排了。濟南趵突泉正是有名的噴泉。噴泉可汲可沐，所以亭。小、郭京作不，不利有攸往正與剝卦不利有攸往相同。但亭下不該說不利，因疑不即丕，不訓大。（說見下剝卦）或古人還不太重視噴泉的功効，所以說小利。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噴泉流到腳，因而捨車徒步，正可借此洗洗腳。

（六二）賁其須。王弼說須是頤下的須，很對。因為須即鬚的本字。賁其須，是形容噴泉激越濺到他的鬚上。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把賁字用作形容詞。賁如濡如，即如噴如雨。濡即雨，濡古本作需，需本作雨。（說見需卦）噴泉是不捨晝夜的，所以斷為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苟爽作波，許慎說「老人白也，」鄭玄作皤，都可通。正是水盛如波，水熱如皤，水白如皤。白馬形容泉如馬的奔騰。泉沸色白，所以說白馬。翰即翰字，形容泉水浩瀚。或翰訓飛，詩常武「如飛如翰。」翰即韞，訓飛已是引申義。翰如即如飛，形容奔泉。匪寇婚媾一句與上文不接，疑是衍句。或是本屯卦六二節辭，因為屯卦六二說「屯如逴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上兩句與這節「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二句句法同，且同說馬，于是有妄人自作聰明，也在這節補上一句匪寇婚媾。我這個揣測，自信是很有可能。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或指濟南城西的趵突泉，近山丘，而園之如園。束帛是形容噴泉像一束帛。或者帛字是泉字之譌。金文泉作泉，甘泉鐙，而帛字金文作泉，辛宮鼎，二字形近易譌。戔戔即濺濺，或淺淺。兩字都可通。噴泉飛濺，且清淺。

但吝終吉，則戔作濺更好，濺了一身是吝，但無妨，所以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白疑也是泉字之譌。泉噴比白噴更真切。

剝

剝，不利有攸往。剝、說文「裂也，从刀泉聲。」我以為泉就是剝的原字。說文「泉、刻木象泉也。」但金文頤敦作，象倒掛牲畜剝皮形，血毛紛落，字形極顯。許氏誤會做刻木，真是差以千里了。福祿的祿字正是从录，福是有酒喝，畱象酒甕，甲骨文作，與酉形近。祿是有肉吃。又按樊，說文「頓仆也，从犬敝聲。」甲骨文作，則正是倒懸犬形。如果所剝的是羊，那就是倒掛羊頭無疑。不同丕。詩崧高「不顯申伯。」不顯卽丕顯。說文「丕、大也。」所以不利有攸往，正是丕利故有攸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牀古本作𠂔，說文沒有𠂔部，徐諧以為「𠂔則牀之省，象人褻身有所倚著。至于牆壯戕狀之屬，並當从牀省聲。」但我以為𠂔是羊的別體，所以𠂔羊聲同。甲骨文有𠂔字作或，商承祚說「𠂔字諸本皆無，段先生補入𠂔部曰：反片爲𠂔，讀若牆。」以為是反片，他沒有想到這是羊的別體字。按古代畜牧羊羣，因而甲骨文𠂔的字形最繁雜，𠂔也是其中一體，後人慢慢不識了，就把它剔出羊部。許氏不識𠂔卽羊，所以沒有收錄；而又誤解片爲木片。後人又因木片與牀牆等字而誤會𠂔乃牀之省文。他們却沒有把戕狀臧莊壯等字加以細細推獻。(片也不是木片，而是羊。據甲骨文的字例，一個字或正或反沒有什麼關係，所以片也是指羊。片後引申爲匹。匹、从橫

倒的月，所以片匹二字聲同。羊一隻爲一匹，「」正是表示一頭羊的符號，以一勾了之。後轉指一馬爲匹。片既是羊，則反片決不會是牀省。」按壯、說文「从士月聲。」从士也錯了。士當說是雄羊的陽具，也就是牡字的土字。牡、說文又誤說是「畜父也，从牛土聲。」壯說從士，牡說从土聲，他實在不知道二字所从的本來是一個字，並沒有士土之分。（牡讀莫厚切，和土聲也不同。）按甲骨文牡作𠂔从「」，「」象陽具形，表示雄的，並不是土，也不是士。我們據甲骨文的字例：一邊是陽具，一邊是動物形。那麼，壯字除了右邊的陽具形，左邊的必是動物形了。這動物我斷定是羊。古鉢文壯作𠂔，正象羊的側面形，有四足。簡寫成二足。普通羊字都是象正面形，所以月字的形確較特殊難識，後來就有人在月旁註一羊字成𠂔。𠂔、說文「牡羊也，从羊月聲。」但按甲骨文的字例，凡獸類字不加「」的，就不得是牡陽類。許氏不覺在此又犯了一個小錯。又按牝字，甲骨文中作𠂔形的，「」就是月字的形，可證月必是動物形，而不是牀的省。又因壯戕臧等字，月必是羊。壯是雄羊，雄羊最肥壯。（許氏說牂爲牡羊，當改爲壯、牡羊也。）所以引申爲壯美、壯大，健壯。戕字是从戈从月，以戈刺羊，正是戕害，狀是犬羊並立，爲同狀。莊是壯羊藏草下怕人刼掠，所以有莊敬之意。（敬也是从羊，以支守之。）臧也从月，爾雅釋詁「臧、善也。」凡字有善意的，都从羊：如善、美、義、祥、養、等字。臧訓善，一定是因月即羊。臧引申爲臧獲，楊子方言「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臧就是牧羊者，从臣從戈。臣卽目，（說見師卦）持戈睜目看守着，莊子有「臧獲以多歧亡羊」的話。所以月必是羊。牆是稼穡的穡的假借字

稽、金文散氏盤作字，从壯从田，是在田中牧羊。師姒敦作𦍋，才从禾。禾下象積穀倉，就是小篆的𦍋。說文「穀所振入也，从入从回，象屋形。廩字从回，垣字从回，而回就是圍牆，因而又借作牆。牀字最後出，古人席地而坐臥，相傳趙武靈王才傳入胡牀。牀木製，因豎起象牆，所以从木从牆省。因此剝牀以足的牀，必是秦漢時人所妄改，因殷周時不得有牀。剝牀以足，原作剝𦍋以足。剝𦍋即剝羊。以與因通，因足即由足而剝起。蔑，說文云「勞目無精也，從首，人勞則蔑然，从戌。」我以爲蔑正象殺羊時羊目睜大形。蔑讀若𦍋，（羊叫聲）引申作「無」「滅。」因羊是祥善之物，剝羊至死，羊目還睜大，是很可憐的，所以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惠棟以爲當作采。采、說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按采即番，而番即蹠的古文，就是足掌。這節和上節是重文。

（六三）剝之，无咎。剝羊是普通事，所以說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剝羊皮連肉是笨事，所以凶。按剝卦中所有凶字說不定是戰國後信卦象說的妄人所竄改。因爲他們相信山地剝是不該有吉語的。因爲我覺得剝羊用肉，卜者決不會斷以凶的。我上面所有對於凶字的解說，只是遷就一說而已，其實並不自然，特記出以待考。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高亨以貫魚即貫御，是左右近習侍使之入。說嫌迂曲。魚與羊都是鮮美的食肉，所以編易者把這句列入剝羊一組。貫本作母，象母穿形。宮人並不是受宮刑的人。宮人是家人，家人卦所記多女人事，則宮人也是指女人。困卦六三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可證宮人即指妻。寵是寵愛，全句意思即魚是宮人所愛。因爲到畜牧發達時代，人都吃牛羊，不再吃那多骨刺的魚。海濱居民是例外。所以魚只爲女人所愛吃了。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碩、爾雅釋詁「大也。」大果不食，與井卦九三「井渫不食」句法同。井渫不食下有爲我心惻一句，則碩果不食下疑也有一句，至少當有一吉凶斷語。君子得輿二句是又一節辭。碩果不食句是因爲上文是記剥羊貫魚，所以也把這句拉來湊在一起。剥廬的廬疑是膚字之譌。說文「膚、籀文作廬。」後誤寫成廬。小人剥廬，卽小人剥羊吃肉。君子還可坐車，正是大夫出必有車。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說文「往來也，从彳復聲。」甲骨文作𠄎。出門能復是好事，所以从𠄎。出入即出門而又復入，所以說无疾。无疾即无咎。朋來的來，與出入的入都有復義，所以都列在一起。朋來自然无咎。這又是另一節辭。反即返的原字，返歸在原路上，這又是一節。七日來復，七日正是一週期，古人已有這個經驗。或卽震卦「勿逐七日得，」所以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走不遠就回來。祇、廣雅「多也。」晁說之以爲古文作多，不遠復，才不致有多悔了。

（六二）休復，吉。休从人木，訓休息。多休息以恢復精神，所以吉。復引申爲恢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頻訓急，詩桑柔「國步斯頻」，傳「頻、急也。」急于回家，會走錯或跌倒的，所以說厲。但不要緊，所以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這句實似記一故事，郭沫若先生考爲晉荀林父與楚戰于郟，敗歸僅保留上軍，形容其辭說獨復。荀將中軍，所以稱中行。我們據晉卦是記晉國的事，損卦上九得臣无家，是指楚子玉與晉戰于城濮失敗而不許回家，那麼郭先生的揣測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中行作中道，在中道獨自回家，也是說的通的。

（六五）敦復，无悔。按左傳宣公十二年秋七月：「晉師歸，桓子（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晉侯使復其位。」免死而還使復位，所以說敦復。敦引申作厚，厚待之意。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迷指荀林父失策，迷復即敗歸，所以說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二句尤爲明顯。以其國君，是因及其國君，這次大敗連累了國君也受了耻辱。元氣大喪，所以十年不能再用兵。十年是長久的意思，如頤卦六三的「十年勿用」，屯六二「十年乃字」。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本義以爲史記作「无望」，很對。望即望，月滿爲望。金文師望敦作𠄎，甲骨文作𠄎，象人立地上睜目望月，臣是目，（說見師卦）傳寫誤作亼，（說文）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望省聲。」這是因爲許氏不識

臣是目所致的錯誤。臣既誤寫爲亡，望就讀亡聲。可見从臣的望，當初一定不讀作亡。又把壬字誤寫成女，就成妄字。所以望望妄三字實是一字而歧出的。金文鄒惠鼎有「既望」，「望」指三五明月滿，无妄正是指二十後無月色。无月而說元亨利貞，一定是去爲寇的，正可乘黑夜去襲擊。其匪正有眚二句是又一節辭。正卽征的古文。其匪征，意即不得遠行，所以接下去說不利有攸往。這又是黑夜不得出門，怕有人來刼掠，這又是利禦寇的事了。小畜上九的「月幾望，君子征凶」，是有月不敢遠行，又怕在半路上給人發見了。總之，古代部落互相刼掠，毫無法紀，我們看利爲寇利禦寇等句，好像那時寇盜很公開，不算一會事。因此他們對晚上最具戒心，除了去爲寇外，無月有月，他們都不放心，因而不敢出門，守在家裏。

（初九）无妄，往吉。這是乘黑夜去爲寇。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王弼注「不耕而穫，不菑而畲。」這正是接着上文而說；因爲寇盜是無本錢生意，不用勞苦操作，雖不耕不菑，而一樣有穫有畲。因爲這些都是搶來的。史傳上常有越境盜割鄰國的禾麥的事，正是這種遺風。耕穫菑畲的話顯然發生在農業時代，下節所說的牛，當然也是耕田所用的了。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因无月而被人襲刼，牛給人牽了去，行人即來爲寇的人，邑人是在家被盜的人，禦寇是總比爲寇吃虧的。

（九四）可貞，无咎。只有吉凶術語，上面一定脫去記述的繇辭，但不知道把它錯列到那裏去了。或者因爲本組辭不足，而抓這句來湊補的。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无月的苦悶是精神上的病，不用吃藥就會好的。疾是疾苦，不必一定指病。古人沒有燈燭，就有也不大用，尤其是農奴們晚上常是摸黑的，所以苦悶不堪。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與第一節其匪征有眚不利有攸往二句意正同。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畜是大羣畜牧，（說詳小畜卦）大羣牛羊當然不能在家飼養了，食引申爲飼。放牧出去，所以有涉大川的卜問。

(初九)有厲，利己。有厲是有害，因爲畜牧常遇畜瘟，損失很大，所以當祭祀求神。利己即利祀。王弼作已止的已，姚信作紀，都講不通。甲骨文只，即祀，或加示，象人跪祭形。

(九二)輿說輶。說見小畜卦。這句我疑與下文「良馬逐」本相連，意即輿所以脫輶，是因爲拉車的雄馬狂奔的原故。（詳說見小畜卦）所以斷爲利艱貞。艱、已見噬嗑九四，艱訓險，詩小雅「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朱注：「艱、險也。」輿脫輶是險事，噬肉咬着金矢也是險事。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日、兪琰據噬嗑初四「利艱貞吉」而斷爲吉字之譌。這是很可取的。利艱貞吉是雖險而不要緊的意思。因爲乘車的僅僅蹕了一交，于是再把駕車的韋纆重套緊些。衛、古或本作韋，韋是韋帶。閑、說文「以木距門。」

爾雅釋詁「閑、習也。」詩車攻「四牡既佶，既詒且閑。」所以閑輿衛，是閑習於駕御，拉緊了韁，才可以利有攸往。馬的韁韋與下文牛的犄豕的牙正對。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牯、陸績作角，他是因爲下文有牙字。但胡瑗等以爲牙非齒牙，而是海岱間以牯係豕謂牙的牙，所以牯不當改作角。牯的古文作𠂔，說文「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按小篆告在角上並無橫木形，甲骨文裏却有這字作𠂔，後引申爲告白。然童牛沒有角，當然沒有加牯的必要。因知童牛的童，和童蒙童瞶不一樣。我疑童即撞，撞是童的引申字。撞、說文「𠂔擣也。」廣韻「突也。」禮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突撞的牛，所以加牯。說文引易作僮牛，注：「僮昏之牛，」則童作昏駮，義也可通。

(六五)豮豕之牙，吉。虞翻以劇豕爲豮豕，很對。因豕旁加賁，(卽噴)正表示是劇鬥的豕。劇豕撞牛雄馬(良馬)都是不馴畜類，所以放牧大羣者必須想辦法來制服牠們。制馬用衛，(韋)制牛用牯，制豕用互。釋文「牙、鄭讀爲互。」因牙互聲形極近。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互謂楅衡之屬……若今屠家縣肉格。」互後加木作柅。徐鍇繫傳「柅者，交互其木，以爲遮闌也。」因此，互就是豕圈。

(上九)何天之衢，亨。高亨考爲卽「何天之休。」周禮考工記弓人「休于氣。」鄭注：「休讀爲煦。」卽瞿句休聲系相通之證。詩長發「何天之休，」又「何天之寵，」詩信南山桑扈下武並云「受天之祜，」儀禮士冠禮「承天之休，」又「承天之祜，」又「承天之慶。」何即荷，與承受義同。這個考證，自然是很可取的。畜牧者也得靠天時，所

以畜羣蕃殖，也是受天的庇蔭。（休卽庥）但也可解爲畜奴，因爲天是奴。睽卦六三「掣其人，天且劓。」馬融虞翻都以爲天是剝鑿其額。何、即噬嗑上九何校滅耳的何。何校的或許也是受過天且劓形的罪奴，那麼本節天所荷的當然也該是校類的刑具了。因疑衢字是衡字之譌。衡是駕馬的橫木。或是衢是相交之道，楚辭天問九衢注：「九交之道曰衢。」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衢道卽歧路。行字中加瞿，正是驚懼不知適從，面對着交歧之路，則衢也有校的意思。古時把俘獲的人，把他天了劓了，和牛馬一樣地帶了刑具供奴役，也視爲財富之一。這樣，畜奴畜豕畜牛畜馬構成了大畜一組辭。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說文「古作，頤也，象形。」但金文黑臣鼎作，太不象面頤。段注「此文當橫視之，橫視之，則口上口下口中之形俱見矣。」這是因爲他沒有看見金文臣字，以致誤爲頤。我以爲頤熙初爲一字而歧出的。熙古作，金文齊侯匜作，右旁象人頭，因而作已成，作頁（卽頭）成頤。但左旁的究竟象什麼呢？我苦思數月，才一旦悟出，那是一對乳房。齊侯匜字，正象橫臥哺乳形，有乳汁從乳中流出，小孩仰頭吸乳。因此熙引申爲樂，頤引申爲養。而乳字是配頤的後起字。說文「乳，从孚从乙。乙者，玄鳥。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所說从乙又誤。因爲不是乙，而是。按，說文「流也，讀若移。」這正象乳汁流出形。以乳汁加在孚子的旁邊，正是哺乳的意思。而讀若移，正是臣頤熙的聲。怎麼許氏竟會沒有想到。乳房是人

身重要的部分，女陰既有字（說文「也、女陰也。」）但並不確。）乳房那得沒有字來標明它？而乳字是會意兼聲，是後起字。母字雖有乳房（毛公鼎母作𠂔，象正面形。臣象側臥形。）形，但不是專象乳房的字。那麼，專象乳房的字，正是臣字。引申爲哺乳。加「爲」爲𠂔，加頁爲頤。我們既知頤爲哺乳，則全卦的句子都講通了。哺乳當然是好事，所以貞吉。觀頤的頤作臣，小兒看到乳房，不用教，自己就會伏上去吃。實通食，石經岳本都作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靈龜乃巫人所用的龜。靈从巫，离騷上的靈氛就是巫氛。古人食龜肉而用其甲爲卜，且作爲小兒玩具。（這是我揣測之言）朵、京房作揣，毛奇齡說揣疑垂之訛。我以爲作揣較好，作朵或是王弼所改。揣是揣摩，因乳脹而以手摩着。因此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意即捨爾靈龜，不要再玩了；看我的乳脹的發痛。我用手揣摩着，你快來吃吧。因爲乳脹，所以說凶。我想像是卜者卜問他家裏的事，所以說這樣的瑣細。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顛、說文「頂也。」顛頤即高聳的乳房。顛加山爲巔，正與下文丘頤相對。拂古本作弗，即後來的縛字。說文「橋也，……」注：「分勿切。」所以拂抱古音同。經、古本作莖。莖即顛的原字，說文以爲莖是「水脈，从水在一下，一、地也，壬省聲。」我以爲莖正象人頸脈絡形，下不从工，而从壬，所以許氏說从壬省聲。壬，象人立地上，那麼上面決不會是水脈。人頸脈絡狹長，所以引申爲涇涇涇等字。後人不識，所以加頁以注之。周易述義說「經、顚也；」很對。因此拂經于丘頤，

即抱兒頸使伏在高乳房上吃奶。征凶是因爲女人有了吃奶小孩，行動就不會自由了。下文「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幾句，正可作這句的注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有小孩抱乳很辛苦，所以貞凶。小孩必到十歲才能離開母親，（十年只是指多年，如屯卦十年乃字，復卦十年不克征，並非一定是十年。）所以說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高乳房，奶水很足，所以吉。虎視眈眈以下疑又一節辭。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正是形容小孩飢餓要吃奶。虎指小孩，現在人還常呼小兒叫「阿虎」「老虎」。眈眈形容視，逐逐形容欲，子夏傳逐逐作攸攸，苟爽作悠悠，不足取。小孩要吃奶，所以斷爲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有小孩抱乳，當然得守在家，不可出遠門，怕小孩餓壞了。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這個由疑即抽字。抽、說文作搯「引也。」注：「尙書：克由釋之。」由即抽，抽頤是斷乳，斷乳易致小孩啼哭。但母親可得自由，所以厲吉，利涉大川。

大過

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過、古本作𠂔。說文「𠂔、口戾不正也，从口𠂔聲。」非。金文作𠂔，字象从舟，說文「過、渡也。」很對，可惜把𠂔誤會爲口戾不正。過是渡，所

以說過涉。禹貢「東過洛汭，北過溱水」，也是把過作渡。橈，說文以爲「曲木」，「廣韻」以爲「楫也」，博雅「楫謂之橈」，楫形曲，所以許氏說曲木。而棟形直，當即指篙。則棟橈正是渡河涉川時所用的篙楫，所以斷爲利有攸往。大過是大渡，大隊人過河。與小過本是一組辭。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藉通苴，儀禮士虞禮「苴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注：「苴猶藉也。」苴荊茅正是藉用白茅。苴又音包，後漢書徐廣傳注：「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所以苴有包補之義。韓愈進學解「補苴罅漏。」因疑藉用白茅正是用茅來補塞過渡舟的漏洞。古時的舟由筏桴進化而來，(刳木爲舟的舟，只能坐一二人，且費事而不安全，所以當初必是多數用筏桴的。) 所以難免漏水。我們再看既濟六四「濡有衣袽」，程傳說「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濡苴聲同，(集韻音蛆) 袽疑卽茅茹的茹，(棉絮的絮也从如，但茅茹是草，不是棉木。又苴、詩七月「九月叔苴」，注爲麻子。麻茅聲同，則白茅或指白麻，今舟人補船漏還用麻絲。但按苴字从艸从且，且卽俎的古文，象俎肉形，則苴正指可吃的草，是茅茹之類。而茹、我又疑非茅根，而是指茅心。茅心如棉絮，嫩時可食，所以說白茅；又說白毛，漢書終軍傳「苴白毛于江淮。」茅心有纖維如毛，而正是產于江淮間，當初或許曾利用這種茅茹補漏，後來有麻，就解苴爲麻，後又有棉，于是把茅茹的茹作絮。) 用白茅補苴(苴引申爲補濡) 舟漏，所以无咎。

(九二)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二句全是表示太過分的意思，編易者把它歸在

大過卦一組中。虞翻說「蓍、稚也，楊葉未舒稱蓍。」可取。枯楊忽生葉，老夫忽娶妻，都是過分的事。這是過字的引申義。

(九三) 棟桡，凶。桡引申作撓折，釋文「桡、曲折也。」棟折，所以說凶。

(九四) 棟隆吉。有它吝。棟隆高的不易折，且可探深處，所以吉。它即蛇，渡水的舟常爲蛇所追逐，古人怕蛇，所以說吝。

(九五)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與九二節意同，也是太過分的事，但正見年老而精力不衰，所以說无不利无咎无譽。

(上六) 過涉滅頂，凶，无咎。過河沒頂，所以凶。无咎二字疑是衍文。或因古人都能泅水，雖沒頂而還能脫險，所以雖凶而无咎。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習卽陷，說見坤卦。坎、說文「陷也。」古文作口。說文「口，張口也，象形。」注「口犯切，」正是坎。而坎是後起字。習坎有孚，則習或當解作引申的習，所以下面說維心。古人住山穴中，走路最怕掉入深坎裏去，所以說習坎，即小心坎，才可有孚。維从糸，說文「糸細絲也。」細也从糸，所以維心，即小心細心。(心細才可思維，維引申作思。)尚是常的古文，行有尚，即行有道，常引申爲常法常道。又尚引申作當，當得聲同，行有得，與下文「求小得」意略同。

(初六) 習坎，入于坎，窞，凶。習坎，而仍不免入坎而陷，窞从穴，陷从阜，二字同。

(九二) 坎有險，求小得。求本是裘的古文（或是蜥），象毛裘形，天寒則求之禦寒，所以引申爲求。坎雖有險，如果小心求之，也可免禍。或求引申爲救，陷入坎中，救之也可保全性命。這樣講也通。

(六三)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簪，勿用。來之坎，卽來到坎。坎險且枕，卽坎險而深。枕古本作尤，尤卽沈字。甲骨文作尤，象人在水面，僅露頭。方字央字都从人在水中。方是象人渡水，（詳見坤卦）央象人在水中，人作正面形，詩兼葭「宛在水中央，」正是央的原義。水深所以沈，又引申爲深。入于坎簪，是初六節的重文。勿用卽不利的貞。

(六四) 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約古本作勺，勺缶簋樽都是飲食器。尊酒是一尊酒，簋貳是二簋飯。說文「簋、黍稷方器也。」貳二通。損卦「二簋可用享，」二簋是最簡單的享，用二簋正是極損約的禮。這裏是用來供被囚時的文王吃。（詩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二簋是減半，當然是吃不飽的囚糧。詩伐木「陳饋八簋，」可見最闊的還有八簋。）缶，說文「瓦器，所以盛酒漿。」所以缶是瓦器。且用勺，則缶或許是盛水的。如此，有酒有飯有水。而從門牖外送進來。（用缶、納約自牖句疑初作「用缶勺納自牖。」）那一定是送飯給囚犯，而這囚犯有酒喝，一定不是普通人。又按下文「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可知這個被送飯的是囚犯。囚犯都幽在山谷裏。坎是山坎，牖是指山洞門。困卦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又困卦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當作「困于朱紱，酒食方來。」）上句卽

係用徽纆，下句卽樽酒簋貳，納約自牖。」而叢棘株木幽谷都是在山坎的情景。而幽字也是从纍，（纍是絲省。）从山，纍卽徽纆朱紱，山指山谷坎穴。史記太史公自序「幽于縲紲。」因此這節是記的給囚犯送飯，而犯人是有身份的。我們再參考隨卦上六「拘係之，乃从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可知這必是追記文王被囚的故事了。終无咎，正是說文王終被釋放了。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坎穴中因下雨而積水，不盈即不滿。祇、釋文「鄭云當爲坻，小丘也。」祇既平，水卽與坻相平。水未成災，所以說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係卽隨卦上六「拘係之」的係。徽、說文「三糾繩也。」纆、說文作縲，「索也。」徽纆卽朱紱，縛囚犯的繩。纆从黑，是黑繩；朱紱是紅繩。所以有些分別。這也許是因爲作繇辭的非一人，所以所記有異辭。叢棘卽株木。三歲不得，卽三歲不覲。得是覲之譌。覲古本作見，見得古通。（說見乾卦）三歲不見，卽多年被囚，所以凶。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紂囚文王七年，今本竹書紀年說「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羗里，二十九年釋西伯。」也正是七年。但這些都只是傳說，未必靠得住。本節說三年，也並不是真的三年。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離古本作离；說文「离、山神也，獸形。」段注：「左傳『螭魅罔兩。』杜注：『螭山神，獸形。……』按山神之字不从虫，从虫者乃許所謂若龍而黃

者也。今左傳作螭魅，乃俗寫之譌。東京賦作魑，亦是俗字。「因此，离是獸類。我以為就是若龍而黃的螭。山神正是表示猛獸，如同虎稱山君。」（說文）螭是猛獸，所以卜爲利貞。畜牝牛吉是又一節，疑是大畜卦一組中的辭。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离的足跡錯雜地印在地上，于是大家警戒着，所以說无咎。敬即警。（說見需卦）

（六二）黃離，元吉。螭若龍而黃，所以說黃离。螭爲人所敬懼，卜之而斷爲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傍晚來螭，如果不擊缶而叫喊，則是那守夜老頭兒的差失了。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螭來還唱歌，決無是理，所以當解爲叫喊或呵叱，正是警告衆人，且嚇退螭獸。按歌、金文僕兒鐘作詞，初本作可。可从口从己，己，說文「反己也，讀若呵。」而巧，說文「氣欲舒出，夕上碍于一也。」其實巧己是一字，象口呼呵聲時的出氣形。後加口爲可。引申爲可以。凡可以的事，往往出以驚嘆。加言爲詞，言即音。加口爲呵。差从左，說文「不相值也。」徐諧說「左于事，是不當值也。」所以差是差失。大耋是老者，合起來說，是老者見晚上來了螭而沒有敲缶叫喊，以致發生了下文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大慘劇。這真是這個守夜老頭兒的罪過了。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螭羣在夜裏突入，真是突如其來。焚形容其來勢急如火。死如即被咬死。弃如即死屍滿地而待葬埋。弃，說文「捐也，从卅持倒子。」倒子即死屍。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死傷很多，而哭泣悲嘆。沱若形容出涕。詩澤陂「涕泗滂沱。」戚引申作憾，(戚本是干戚，武器。)說文：「憾、憂也。」如戚戈刺心，所以引申作憂義。嗟古本作差，此處用爲引申義的嗟嘆。吉疑是吝的譌文。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這節疑是隨卦一組中辭，而被擠出，姑附在本組末後的。有嘉即隨卦九五孚于嘉，是地名，或小國名。嘉上加有，等于有城有虞有鬲有緡有莘有夏等名。而王也就是隨卦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的王了。我更由折首獲醜，而想到詩出車和采芑二詩中全有「折訊獲醜」一句。出車，詩序以爲是文王，但詩中記着伐西戎，伐玁狁，而獲嘉在河南，嘉魚在湖北，嘉禾在湖南。采芑詩都有「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一句，正是指湖南湖北一帶。但詩序說是宣王，我想或者也是文王，那麼本節的「王用出征有嘉」正是詩采芑周文征服蠻荆的事了。折首即折訊。獲匪其醜，或本作獲醜，匪其二字爲衍文。或是既殺其魁首，(朱熹集傳即以爲折訊是訊其首魁。)而所俘獲的人則並不是元凶之類，(虞翻說「醜、類也。」)于是把他們放了。正是隨卦九四「在道以明(盟)无咎。」所以這兒也說无咎。(又按詩折訊箋：「訊、言也，執其可言。……」不可通。因疑訊古本作言，而言又是首字之譌。而訊的右旁凡，又是因執的右旁而誤加。)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从戌，不從戌。戌下加口，正表殺人之器，疑又是砍字的古文。

（詳說已見臨卦）而本卦所記各節辭也都是殺人的記錄。古人以多殺爲勇，所以有這些記錄，而斷之爲亨利貞。取即娶，取女吉，是在殺伐之餘俘其子女的意思。

（初六）咸其拇。子夏傳拇作蹠。這個我們可以參考艮卦，艮也是殺，咸艮兩卦辭所記正是一樣。（詳說見艮卦）艮初六「艮其趾」，可證拇確从足。蹠正是大腳趾。咸其蹠是說砍掉他的腳趾。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即艮六二「艮其腓。」本義說是足肚，很對。說文「脛、臄也。」指足肚。釋文說腓本亦作肥，正因爲足肚，所以有肥肉。莊子天下篇「腓無胠，脛無毛。」正是足肚之證。砍了足肚，當然是凶事。高亨以爲居下脫貞字，根據頤六五、革上九、都作「居貞吉」，這是指受傷的應當在家治傷，不能再出去作戰了。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咸其股，即艮九三「艮其限」，限疑是股之譌。或限古本从月，作眼；集韻「足後也。」即跟字，也通。隨即追，（說見隨卦）執其所追的人，正因爲砍了他的股或足跟，所以跑不快，而被執住了。艮卦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這是說給受傷的人逃走了，沒有執住，（拯即執）所以心裏不快。可證隨是指所追逐的人，而不是說文訓「裂肉」的隋。往吝，正是其心不快。因疑執字上脫不字，不執其隨，所以說往吝。因爲咸艮二卦辭都相配，不會有這句太相反的話。又艮卦「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都是「不，」可推想執其隨上必脫一不字。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从爾思。憧憧往來朋从爾思二句與上下文全不接，我疑是衍文。或許是泰否卦中的辭，因爲往來憧憧，各以物換取所思的物品。往來朋等字都見于



泰卦。貞吉悔亡疑本當接在「咸其拇」下面。或者是衍文。或是編易者抓來聊以湊數的。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說文「背肉也。」正是艮卦「艮其背。」背肉厚，被砍了還給逃了。在被砍者方面說是无悔。單說「咸其脢」不能說无悔，這一定是因了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下有无咎。

(上六)咸其輔頰舌。輔、虞氏作齔，是面輔。頰與輔相連。舌疑是吉字之譌。艮卦作言，也是吉之譌。砍傷了輔頰，真是兩方拚殺時的大幸，所以說吉。按咸卦所記，有殺對方，也有被砍的。而各節排列，好像有些次序：先是足趾，而足肚，而股，而背，而輔頰，由下而上，這是編易者的技巧。

恒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恆、古本作互。說文「常也，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

以舟施恒也。𠄎古文恒，从月，詩曰如月之恒。」然甲骨文作，象弓弦，所以「如月之恒，」傳「恆、絃也。」說文互从舟，是誤會。从月，也不是互的原義。互就是弓弦，即後來的𦍋字。因為月有弓弦形，因借弓絃稱之為上絃下絃。金文鼎就把恆字寫成从月，甲骨文也是弓弦形，作月也是借弓弦為之，正如借鳳為風。而恆引伸為常，正是因了弓弦，而不是因了月的盈虧有常。弓弦是長的，而常（裳）也是長的。這正是眼前事，比取義于月的盈虧有常是更接近事實。那麼，恆亨无咎的恆，是記的弓絃，也就

是弓。古人用弓矢獵獸，所以說元亨，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恒引申作常。浚，釋文鄭作濬，所以有浚取之義。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浚我以生。」物常取則竭，獸常獵則絕，所以孟子有「以時入山林」的話。下文田无禽正是獵取太勤了，所以「浚恒，貞凶，无攸利。」這正是古代漁獵的經驗記錄。

（九二）悔亡。我疑是田无禽一句下的吉凶斷語。或是編者隨便抓來湊數的。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不常得獸，（德即得、說見小畜卦。）而由或人承奉他以羞羊。承奉二字爲轉注。（說文）承又通丞，段注：「承者丞之假借」。丞即拯。羞即饑之原字。因閭飢荒，而由鄰近部族餽肉救濟，所以貞吝，左傳載晉飢，秦穆公餽米救濟，正是這個遺風。

（九四）田无禽。田无禽，所以不恒其德。而无禽，又是因了浚恒。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因婦人善儲藏，將所得儲藏起來，以供日常所用，所以說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振古本作辰，辰即後來的辱字耨字，引申爲雷。詳說見震卦，常震雷下雨，不便出獵，所以凶。

遯

遯，亨，小利貞。遯古本作豚，是遊牧末期農業初期所飼養的主要品。豕在屋下爲家，農業

居處固定，所以有家。且豕不吃草，而吃糠粃；又可製造肥料，施肥腴田，所以豕是農業時代的主要牲畜。豚不是大畜，甲骨文豚，象小豕跟着形，所以說小利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豚尾短而無用，所以說厲勿用。然可吃，所以有攸往。或勿用有攸往是一句。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執即繫，釋文「執、蔡本作繫。」用黃牛的皮帶把牠縛住，就不會逃脫了。因為宰豬時，豬即狂叫掙扎，和牛馬被宰時不同，所以要把牠縛緊。高亨以為豕小，不須用太勁的黃牛革縛絆，怕牠受不了，（不勝）所以把牛革解脫了。但不如我這解說為自然。且豬除了宰殺是從不用繫繫的。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係即執，執遯待宰，發見有病，所以說厲。因為瘟豬吃不得。如係遯有疾，說是係住豕，所以豕生病，這是不合理的。因為豕性懶，所以用不着係，牠是決不會逃走的，並不是因為係了容易生病而不係的。畜臣妾吉，是因畜豕而聯想到畜臣妾。

（九五）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美好的豚，所以吉。又好與畜古音同，好豚即畜豚，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可證。古代畜豚以供官吏及老人食用，因為豕肉較肥而脆嫩，容易消化，左傳莊公十年「食肉者鄙。」孟子「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矣。」可為證。所以說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嘉美的豕，當然是好的。

（上九）肥遯，无不利。胖胖的豕，所以无不利。

大壯

大壯，利貞。壯即牡羊，大壯即大羣羊，所以利貞。本卦是記牧羊，遯卦是飼豕，大畜小畜也是記畜牧，剝革二卦也是有關于畜牧的事，可見易辭的時代一部分是在畜牧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壯引申爲臧，是牧羊。（說見剝卦）趾本作止，這兒引申爲趾。从止从阜，即山脚。所以壯于趾，即在山麓放羊。征凶是或許因爲要遇雨，（小畜卦有密雲不雨既雨既處的話可作旁證。）但沒關係，所以有孚。

（九二）貞吉。只有吉凶斷語。或者原有繇辭誤入他節了。或者是編者用來聊以湊數的。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罔、虞翻讀爲網，陸希聲讀爲剛，我以爲不如作亡。亡即無，爾雅釋言「罔、無也。」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二句，意即小人（平民）有羊羣，而君子（指貴族）却坐食而無所事事。或是君子却沒有；這正是暗示貴族沒落的事實，所以貞厲。羝羊觸藩二句是又一節辭。羸，說文「瘦也，从羊羸聲。」段注：「又假借爲纍字，易『羸其角，』『羸其瓶，』或作纍，或作纍，其意一也。」很對。羸从夊，而夊即執字，說文「夊、持也。象手有所夊據也。凡夊之屬皆从夊，讀若戟。」而執篆文正象兩手執大羊，（金文敦敦作𠂔，象人伸兩手，形較明顯。）則羸也可說从執。羝羊觸藩二句，意即牡羊（羝、說文「牡羊也。」）觸藩，（廣雅釋室「藩、籬也。」）而角給籬笆夾持住，正是牧羊的有趣見聞。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藩被決開，是因爲羝羊不斷的衝觸，于是逃

出，而藏在大車的輓下，壯引申作藏，所以說悔亡。但終被發見，所以貞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易、陸績作場，也通。但不如作易地。喪羊于易，正是追記商先祖王亥喪牛羊于易地的故事。這是顧頤剛先生考出來的。詳見顧所著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遂通進。書仲爲之誥「顯忠遂良。」注：「良則進之也。」不能退，不能進，等于羸其角。艱則吉，是不斷衝觸而得決。則疑是貞之譌，說見睽卦上九。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康侯、顧頤剛先生考爲衛康侯，但晉與衛無關。而晉又決不可認爲卦名。(卦名之說不能成立，詳見緒論第二章)因疑康或是唐字之譌。因此，晉康侯即晉康叔。康叔是周武王的兄弟，初居康，稱康叔，後徙衛，又稱衛康侯。而唐叔是周成王的兄弟，桐葉封弟就是他的故事。初封唐，稱唐叔，後人追叙，稱他晉唐侯。我這個揣測，也不是不可能的。又按釋文「孟喜晉作齊。」項安世說古文作齊。晁說之說：「齊、古文，篆篆文，晉今文。」齊晉聲同，義也近。齊訓躋進，與晉進同。晉从二齊，晉姜鼎作，齊、齊侯敦作，象齊麥形，與晉的登艸也很近。而下文「晉如摧如」，「晉如愁如」確似記齊侯嫁女事。(詳見下文)那麼，晉康侯又當指齊康公了。但齊康公的事蹟已不載春秋傳，恐怕易辭中不會記着這樣晚的事，所以這節還是指晉康叔。

較好。下面幾節是指齊。因爲晉齊二字近，所以編易者把牠們歸在一組。這些故事都是追述的，或引述的。錫在這裏不能作賜講，高亨以爲由上賜下叫錫，由下獻上也叫錫，因此錫馬是獻馬。（如書禹貢「九江入錫大龜」，「錫就是獻。」）可取。接通捷，釋文「接、鄭音捷，勝也。」春秋莊公十二年經「宋蕞殺其君捷」公羊傳捷作接。書日三接，正又是詩采薇「一月三捷。」（一月當作一日，因書日正是指一日。三捷是指戰勝多次。）詩序以爲是文王命將守衛中國，但說不定是成王。成王靖四方，（說見泰卦）則唐叔是成王弟，一定也協助作戰。戰勝後，因獻蕃庶的馬。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這是記齊女嫁吳事。晉如的如，古本作女，後人因已不明這句含一個故事，以爲和「屯如逴如」「賁如濡如」的句法同，因而把晉女的女加口成如。而晉字當初或者作齊，後人因爲卦名是晉，于是也改作晉。他絕想不到這些卜辭雖然很多是成類的，但也有很多是雜湊的，所以晉齊儘可以列在一組。但當初究竟如何，我們實在不敢確定，這只是我一個揣測而已。現在我來簡要地證明齊女嫁吳的事吧。這事見于孟子離婁篇說「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于吳。」這個故事爲孟子所引，可見是春秋時一件極引人興趣注意的事，因而也爲事後的卜者所引用。或是當時卜者在私下給齊國卜命運的記錄。齊女摧如，即齊女摧折悲愁，正與下節的愁如連。因爲是遺嫁，所以貞吉。罔孚即无孚，這是指出于不得已。然齊國力仍有餘裕，所以「裕无咎。」這兒還有一個意外的證據，就是作小象傳的人他還知道這是記齊女嫁吳的事。雖然小象還是敷衍一說那一套，但在他的敷衍一說中，無意

間却給我們留下一些痕迹。我們試看它對「晉如摧如」怎麼說的？它說：「晉如摧如，獨行正也。」女子遠嫁，正是獨行正也。而「裕无咎」的解說：「裕无咎，未受命也。」正是說齊國力還有餘裕，所以雖不能令，還不至于受命于吳。我不相信這會是偶然的巧合。那麼，作小象傳者還見到這節是寫着「齊女摧如，」後來給人改爲「晉如摧如；」連小象傳的也給改了。易經文在漢譯寫後，又經漢末人以及魏晉人（王弼等）改了一次。這是很不幸的。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齊女遠嫁而悲愁。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是臨行時齊母戒女她表示。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鄭康成說「命、舅姑之敎命。」賈公彥說：「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王母即指姑，受王母的介福，必是因了能善奉姑命而無違，所以斷爲是齊母戒女。這是可憐她孤零零地遠嫁于吳，希望她能得到吳王母的歡心，可以有照顧的人了。王母是指吳王母。左傳上已稱吳爲王，（除了楚稱王，越稱王吳稱王外，就沒見諸侯稱王的。）介、釋文「大也。」介福即大福。

（六三）衆允，悔亡。允、說文「信也，从儿目聲。」然甲骨文作𠄎，商承祚說「卜辭允字象人回顧形，殆言行相顧之意歟。」回顧正是回答，應允，引申爲信。但衆信而斷爲悔亡，似乎矛盾。因疑允或本作𠄎，後僞爲允。𠄎卽私，衆私而不忠于國，所以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鼠、子夏傳作碩鼠，那正是詩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田鼠。晉初仍作齊，齊如碩鼠，是譏諷齊畏吳如鼠，所以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失、孟喜鄭玄等都作矢。矢通誓，（說見臨卦）正是力圖振作，誓得已失的地位，不必顧惜已往的錯誤。這樣才可无不利。勿恤往當讀爲一句。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角訓角逐，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晉疑初仍作齊。角逐伐邑，或是指齊景公的兒子悼公取灌及闡的事，見左傳哀公八年。二邑是魯地，師出無名，所以貞吝。

明夷

明夷，利艱貞。明夷卽鳴鵲，李鏡池有詳考，見古史辨第三冊。廣雅釋詁「鳴、名也。」釋名「名、明也。」集韻以明鳴二字互注音。文選陸機樂府長安有狹邪行「欲鳴當及晨。」李注「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周禮秋官序官「雉氏，鄭注「雉、書或作夷。」釋文「雉本作雉。」甲骨文雉作𠩺，正是鷄字。因此，鷄卽雉。夷不從大弓，（說文「夷、平也，從大从弓，東方之人也。」誤。東方淮夷的夷，按金文無異畝「王征南夷」作𠩺，象人字，作夷是假借字。）而夷又是難之省。而難卽雉，因雉飛急如矢，且飛不太遠，正如一箭的長度，因而又借雉爲長度。左傳隱公元年「都城過百雉。」注：「三丈爲雉。」夷从矢，所以从矢聲。雉肉鮮美，但不易捕，所以斷爲利艱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于飛垂其翼二

句很像下文「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句的比興法。與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四句句法同。翼與食叶，和與靡（集韻：「眉波切」）叶。比興法習用于詩三百篇，所以我疑這些本是歌謠，而爲卜者所引用的。三日不食是形容子行的辛勞。君子于行，即詩國風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不日，正是指多日，三日也指多日。「君子于役，苟無飢渴。」正是不食，正是不遑起居的意思。詩序以爲該詩是刺平王，則主人有言正是奉君命而行役的了。又明夷于飛的句法，與詩雄雉「雄雉于飛，」葛覃「黃鳥于飛，」等句法同。可見這一節辭和詩經太有關係了。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的夷作矢的引申義爲傷，即射中雉的左股，因而執之。拯卽執。（說見咸卦）這是所乘的馬壯健，所以追上了雉。高亨以爲拯即乘，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也通。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高亨以爲于下脫飛字，很對。但不加飛也可通。意即明夷這鳥在往南狩獵的時候看見一頭大的。但因牠逃得快，所以不能把牠射中，真是可惜。貞下疑脫去一吝或凶字。但不可疾貞，等于貞不可疾，就是卜之而卜兆告以不可疾。疾从矢，古本作不可矢，與上節夷于左股的夷，同作矢的引申義。大首卽大頭，首古音作端母，所以道从首，讀作端母。得與見通，（說見乾卦）雉多出南方，所以說南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終而射中了，矢入左腹，穿明夷的心，于是出

示于門庭，給人們欣賞。庭古本作廷，釋文「廷、停也，人所集之處。」國語晉語「維經于新城之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是人名，作彖傳的還明說「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不料劉向趙賓等曲解爲萎滋，真是好異之過。之明夷，即至朝夷。朝夷即朝鮮。明我疑是朝字之譌，或者是編易者因見本節中有夷字，就把它歸在明夷卦一組中，而把朝字改作明。或者是漢初人自作聰明而妄改的。明我又疑或初作冥，冥即溟海。莊子「北冥有魚。」而夷是東方之人，而朝鮮正在東北海邊。冥夷改爲明夷，這是因爲後人不明冥夷即指朝鮮，于是改作明夷，而講作明傷，正因他不知道明夷即鳴鵲，如果他知道了，則他決不會這樣改了。下文的不明晦的晦，也是因他不識明夷即鳴鵲；不明夷即丕鳴鵲，即上文的大首；他以爲這節明明說明傷，而下節說不明夷（傷）是不通的，于是又把夷字改作同聲的晦字。（說見下節）這些古籍脫僞的情形是很紛雜的。但我們認清了本組的真義與全書編纂的真貌，那麼我所作的推測，也就不會錯到那裏去了。箕子至朝鮮的故事是古代有名的傳說。尚書大傳「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郭京作「至晦，」云：「晦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這個假設是不合理的。按晦、古讀叶「師」「已。」詩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所以晦夷聲同。這是因爲不明「不明夷」三字的

意義而擅改的。不即丕，丕、說文「大也」注：「古多用不爲丕，如不顯即丕顯之類。」因此，丕明夷即大鳴雉，即上文的大首。雉喜伏麥隴稻田中，所以說初登于天，（形容高飛）後入于地。地夷二字叶。高亨以爲地或作淵，與天字叶，國語晉語「雉入于淮爲蜃」，禮記月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也通。但不改字能通，還是不改的好。

家人

家人，利女貞。家从豕在宀下，養豕是農業時代的主要飼畜。社會進入農業，才有固定的家的組織。男子在外力田，（男从力从田，力即犁，甲骨文力都作長犁形。）女子在家鑿豬守家，所以家人是指女人。女人善守家，所以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閑、說文「閑、闌也。从門中有木。」釋文「馬云：『防也。』」有家爲閑防，自然沒有悔亡之事。因疑悔亡二字當列閑有家句上，正是說因爲悔亡，所以成立家來閑防。古人句法拙劣，我們正不得以辭害意。試讀甲骨文辭可知。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國語楚語「自先王莫隊其國。」注：「隊、失也。」无所失，是因爲有人在中饋。按漢書谷永傳引易曰「在中饋，無攸遂。」這樣，正可推測上節辭也可顛倒其句。饋、說文「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高亨以爲即噉字，說文「噉、衆口愁也。」很對，這樣正與下句嘻嘻對。女人从古就是長舌，善哭善笑。嗃嗃是哭嚎，（嗃嗃

二字聲形幾全同。嘻嘻是嘻笑。哭所以說悔厲。但哭較笑有戒懼之心，所以吉；而嘻嘻之餘，往往生禍，所以吝。

（六四）富家，大吉。能富其家，當然是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古本作段。金文克鐘作𠄎，象三手相合，假借借助之意。引申爲至。廣雅釋詁「假、至也。」假又通嘉，詩假樂「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因疑本節是記文王親迎的故事。詩大明「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家指家室，文王有家室之嘉樂。恤、說文「憂也。」勿恤即勿憂，而是吉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與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句法同。所以疑是大有卦中文王征伐俘獲之辭，而被借來填補本卦組辭之不足的。

睽

睽、小事吉。睽古本作癸。小篆作𠄎。說文「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所說象水象人足，全不對。而承壬更不通。古時干支名都是借物象作爲代表，各不相承。按金文，父已鼎作𠄎，象武器形，所以就是後起的戮字。這是羅振玉氏所考定。他說顧命鄭注「戮，𠄎，」蓋今三鋒矛。𠄎爲戮之本字，後人加戈耳。「癸是矛戟，所以引申爲揆度，加手旁。又引申爲睽見，加目旁。正是用矛挑目張望。下文有遇見等字，都是癸的引申義。大概癸這種武器不太兇厲，所以下文睽

孤，（即戮狐）只是把它捕捕狐，所以斷爲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馬能識途，所以勿逐自復。這兩句我疑是復卦或大畜卦中辭。因爲與下文見惡人不連，見惡人的見，正是睽，是癸的引申義。惡古本作亞，亞、說文「醜也，象人局背之形。」秦詛楚文以「亞駝」代「滹沱」，「可證亞確指駝背形。亞訓醜，而醜从鬼，鬼是醜物，下文也有載鬼一車的話。而鬼，說文「从人象鬼頭。」而象鬼頭的△部中有禺字，說文解爲母猴屬，則鬼也指猴。猴象人，所以鬼字从人，只是頭較大。而猿猴猩猩正是縮頸局背之形，則亞人正是下文載鬼一車的鬼，都是猴。而鬼方也是指像野猿似的苗獠獠之屬。今粵桂人還喜吃猴，因此「見惡人」與「見豕」「睽狐」列在一起，正因爲惡人是猴，可作看，所以說无咎。（亞猴聲同，猴或因偃僂而得聲，偃僂或即亞駝。）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遇與見義同，所以這句也被編列在本組。主即明夷「主人有言」的主。巷、說文「里中道」，遇見主，自然是无咎的。遇从禺，爲母猴，善藏躲不易遇，所以加走，引申爲遇。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遇見車，于是把它劫掠，牽住牛，而把趕車的人縛住。掣、釋名「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蓋即執。這明明是爲寇的行爲，且把所俘的人加以天劓之刑。虞翻說「黥額爲天，割鼻爲劓。」這是古人野蠻的事，怕他逃走，所以黥額割鼻做個記號，罰做奴隸。无初有終，正是指初在巷道上徘徊，遇見主而一無所獲；後來再往外走，忽見有一個人趕着牛車走來，于是上前把他截

住了，所以說无初有終。

(九四)睽狐，遇元夫交孚。厲，无咎。狐是狐字之譌，解卦九二已說「田獲三狐。」睽狐即睽狐，或作癸的引申義爲見，也通。元夫即丈人，也即大漢。交孚即交相俘獲，因爲狡狐不是一個人所能逮住，所以要睽狐。睽了半天睽不着，後來遇到一位大漢，請他幫忙，才逮住，所以說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宗古本作示。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這是似是而非的話。按甲骨文示作𠄎，象生殖器下垂形。而牡字，甲骨文作𠄎，象生殖器上翹形。古人崇拜生殖器，(據郭沫若先生說)所以把示當作神示。而人類傳宗接代，全靠它，所以又加且爲祖，加山爲宗。而示與勢聲同，韻會「宮刑，男子割勢。」勢實當作示。女子生殖器也很受崇拜，后即从倒匕，(說見近卦)妣也从匕，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从8，即象女陰。8，說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這正說錯了一點。所以脍、金文秦公散作𠄎，正象兩足分開，肉從陰門中產出。說文「脍、子孫相承繼也。」正是產子之義。衆妙之門，正是解說玄是妙門。說文訓玄爲幽遠，是玄的引申義。(幽谷之幽，是从二玄，因幽谷象女陰，所以老子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而幽禁的幽，有繫維之義，而88又可說是絲之省。這可說是二字合形的例。)厥即撇的本字。說文「厥、發石也。」註：「引申之凡有撇發皆曰厥。」因此，厥宗噬膚，即撇去了陽具，而單吃它的肉。因狐物騷臭，俗說狐臭，所以必須先把牠割去，然後肉可吃。

捕得狐，所以說往何咎，即不負此行的意思。悔亡二字疑是上節睽狐下的辭，睽狐悔亡，後遇元夫交孚，才逮住。或悔亡是衍文。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這節疑是由數節辭混合而成。睽狐是一節，見豕負塗是一節。高亨以爲負與伏通。可取，負塗即伏在泥塗中。載鬼一車即上文見惡人，即獵得一車猴子。弧是弓，先張之是張弓，後說之即脫矢而射。張弓發矢，是記獵猴的情形。說通脫，說見前蒙卦。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是又一節辭。因有遇字，所以被列在一組。則、疑是貞字之譌，按金文召伯虎散作影，正與貝之別體从鼎同。且貞則聲同，所以則吉即貞吉。大壯上六的艱則吉，或者也作貞吉。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說文「𨾏也，从足，从蹇省聲。」釋文「蹇、跛蹇也。」莊子達生篇「驚蹇之乘。」我以爲古當作𨾏，即跳。說文「跳、蹇也，从足兆聲。」兆、說文「分也，从重八，八、別也。」所以俗呼跛爲「別脚」或「八脚」或「蹇子。」本卦是記行役者因多走而足蹇。按六二「王臣蹇蹇，」王如果是指周文王，則岐周正在西南，紂都正在東北，那時周德方興，天下之人都歸附他，不遠千里而來，所以把脚走跛了，所以斷爲「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初六）往蹇，來譽。譽古本作與，與、金文父辛爵作與。羅振玉說是「从舟，象二人相授

變形。」我以爲初即輿字，中从舟从車，是沒有關係。引申爲同輿，再引申爲給輿。往蹇來輿者，卽往見周王時，跑跛了腿；回來時，周王用車輿送我回家。這正是周王收買人心之法。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楚辭離騷王逸注以後均引作蹇蹇。其實是不對的。蹇仍作蹇。王臣是周王的臣卒，爲周王服役辛勞而足跛。這是爲了王，並不是爲了本身的私事。廣雅釋詁「故、事也。」

（九三）往蹇，來反。反，說文「覆也，从又厂。」金文頌鼎作𠂔，象以手攀山厓，所以反攀聲同。集韻「扳與攀同，挽也。」公羊傳隱公元年「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國語晉語「攀輦卽利而舍。」因此，反卽後來的扳字。而扳卽攀輦挽車。則往蹇來反，正與往蹇來輿是一樣的話了。因爲反是挽車，所以引申爲返。

（六四）往蹇，來連。連，說文「負車也。」注：「連卽古文輦也。周書鄉師輦輦，故書輦作連。」則來連也是坐車回家了。

（九五）大蹇，朋來。大疑是往字之譌。往，甲骨文作𠂔，易輿大字混譌，所以大蹇卽往蹇。而朋來，據全組句法當作來朋。朋是龜玉。往蹇來朋，又是周王送他寶物，于是滿載而歸。本節也可作大蹇朋來，意卽天下之人，成羣來歸周王，所以成了大批跛子了。但如此又和其他四節句法全不同了，我們還是據多數來校正少數，較爲妥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碩，古本作石。石是樂器。書益稷「磬石拊石。」注：「石磬也。」因此，來碩又是周王送他一些樂器回去。如此，天下之人去拜見周文王

的，都滿意回來。這正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說文「判也，从刀判牛角。」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解的本義，就是解牛。利西南與蹇卦利西南同。我疑也是指周文王。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與本卦解牛有關係。意即東隣紂爲荒飲而解牛，實不如西隣周爲了禴祭而解牛，可以受福。按禴、禮王制「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禴。」疏「禴、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但按萃卦「王假有廟，……用大牲吉。」又六二「孚乃利用禴。」升卦九二「孚乃利用禴。」又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我們把這幾節合起來看，可知禴祭者必是周王。而禴祭又可用大牲，而大牲必是牛。鄭康成據天保詩及周官以爲「禴祠烝嘗，爲夏殷禮。周則春曰祠，夏曰禴。」那麼，孔疏以爲「春物未成，祭品鮮薄，」是不足信。我們寧取鄭注。无所往其來復，正與蹇卦「往蹇來朋」「來石」同。復从復，甲骨文作𠂔，所以來復，即來富。周王送他們酒食回去。夙、說文「早敬也。」書舜典「夙夜惟寅。」有攸往，夙吉，意即周王太好了，快去見他。往即往蹇的往，越早越好。

（初六）无咎。僅有一吉凶斷語，全組七節僅首節與第四第五節有解字，其餘都是雜湊的。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得黃矢與噬嗑六四六五「得黃金」「得金矢」同是說獲狐，而又拾得矢鏃，此節疑本睽卦一組辭。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此次田獵所獲很多，負乘歸來，以致遭寇劫。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而拇，與咸卦初六「咸其拇」同。咸从戈，解从刀，咸解古聲同。而、即汝，段玉裁說文注「而或可釋爲汝」。解而拇，是指與寇敵相鬥而砍去他的足趾，援者到，才把他俘獲。這節是接着上節的。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是指周文王。維即隨卦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的維。維有解，即文王爲紂所囚，而終被解放，所以吉。有孚于小人，即被俘囚于紂。小人指紂。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公即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的公，是指文王。說見大有卦。文王被釋放後，即享祭于岐山。（隨卦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又作一次遊獵。高墉或也在西山。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古本作員。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徐諧以爲「古以貝爲貨，故數之。」許徐二氏承認貝貨，而沒有損義。而許氏又沒有說口爲口字，所以小篆作□而不作日，則數之之說根據什麼呢？□的意義只有在金文中可以看出來。金文伯員鼎員作鼎，則下不从貝而是从鼎，鼎是食器，這樣正與益字下从皿器對。皿上加水象流出形，是溢字，引申爲多益。而鼎上加□，是表示鼎中空空無物，所以是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連用五術語，必是混

雜之辭。損有孚，是指下文可用享。易之的易，我疑是貞字之譌。貞易二字形近易譌，我們參照下文損之益之等句法可以相信。（或者易即遏，遏之，義即損之，不使增益。）二簋與坎卦六四「簋貳」同。不過這兒是用作祭品。祭品當豐，今損減而爲二簋，還可用之以祭，這是薄祭的表示。周初征伐四方，財力耗盡，所以有薄祭的必要。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已、虞翻作祀，很對。遄、爾雅釋詁「遄、速也，」酌、禮記曲禮「酒曰清酌。」上節說享說簋，本節說祀說酌，正相連。祀事須速往參加，不得怠慢；但酒可減少些，也正是薄祭。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下節有行，本節的征也是行。利貞征凶，是有利之貞；但出門則不吉。弗損益之句，或解爲弗損弗益。但據益卦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又本卦上九「弗損益之无咎，」則弗損益之句當解爲弗損而當益之。征也是行軍，這是凶事，因而祭品當有增而不能減少。這樣，可媚神而得保護，所以說无咎。但加益的什麼，那或許就是後文的「益之十朋之龜。」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這兩句很有哲理，句下又沒有吉凶術語，我疑這是當時的格言諺語而給編者抓來填補的。因爲句中有損字，所以列在本組。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這又把損用作減輕病症。古人有病，也請卜巫禱神治病。至今鄉農還保存這種習尚。使速有喜，即无妄卦的弗藥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這節與益卦六二節辭同。益卦六二節有「王用享于帝吉，」一則可證十朋之龜也是爲祭享所用。龜甲可爲卜，也可作貨財，所以財寶等

字都從貝。貝即龜貝，加益十朋之龜以獻神，等于後世燒化紙錢冥鈔。十朋即十系，是一份厚禮。弗克違，即不能少。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勿損而當益之，益之十朋之龜，所以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即前文得友，无家或是无咎之譌。但不如說得臣无家是記楚令尹子玉戰敗不得回國的故事爲更可信。因爲益卦六三六四節記着范中行與爲衛遷國的故事，所以本節的得臣，一定是指子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大敗，子玉欲還，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所以春秋經說「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兵敗，不許歸國，所以說「得臣无家。」又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歸，桓子（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可知得臣无家，必指子玉。因爲子玉損兵折將，所以也把它編在損卦。但這句與上文不接，疑是自成一節而被合併的。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即溢的原字，象水从皿中溢出，引申爲增益。本卦與損卦辭本是一組而被分列的，因爲損卦中有很多益字。益滿當然是好事，所以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作、本當作乍。说文「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

徐諧說：「出亡得一則止，暫止也。」太牽強，顯非原義。按年、金文杞伯壺作止，是
从人从卜，而卜亦聲。古以卜爲大事，所以引申爲大事。詩文王有聲「作邑于豐」，正
是卜邑于豐。後人常說卜居某地。大卜即書金縢「命于元龜」。元龜卽大卜。也就是周
禮春官的大卜。所以說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節說見損卦。王指周文，
與「王用享于西山」句同。帝指上帝，詩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指征伐，益之乃益十朋之龜以媚
神。中行告公用圭是又一節辭。中行是指荀林父。(說見復卦)公是晉景公。告公用
圭，是勸公利用爲大卜，圭即系龜。(說見緒論第一章)因疑「中行告公用圭利用爲大
作」(卜)元吉无咎。」正是一節辭。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爲依遷國。 依即衛，這是郭沫若先生考出的。他以爲這是僖公三十
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的故事。衛與鄩古通，呂覽慎大「親鄩如夏」，高注「鄩讀若
衣。」所以爲依遷國，即爲衛遷國。(郭氏十批判書又改爲依指殷)中行是荀林父，因
狄侵衛時，晉曾出兵援之。但按左氏傳，狄侵衛，晉並未救援，所以我疑「利用爲」是上
文「利用爲大作」的衍文。「中行告公从」是上節「中行告公用圭」的衍文。因此，我
們更可證「中行告公用圭，利用爲大作」，「初必爲一節辭」，列在「依遷國」一句前。
而依遷國是自成一節。後編易者見本組辭不足，于是把它分列。一分列之後，就出了毛

病，而有衍文。這衍文或者是由連寫改爲分條寫時候出的毛病。依遷國即是衛遷國。而依也可指殷，今人高亨考爲是殷遷國，他說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引作「壹戎衣」。殷虛卜辭殷祭之殷皆作「衣」，那麼依遷國，正是記盤庚等遷國的事了。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无吉。有孚惠我德。惠古作夷。說文「小謹也，从彡省，从中，中財見也。田象謹形，中亦聲。」但金文無夷鼎作夷，象螭蜥形，是小虫，所以引申爲小謹。又據本草「螭蜥善鳴，吸風食土，喜就燈光。」所以有惠然肯來之意，加心爲惠。這是記晉人伐衛的故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國人不欲連楚，不惜逐君悅晉，實是因衛人因晉能惠我以德。而惠心勿問，即毋伐善，毋施勞之意。或即衛人有懷惠之心，可以勿再究問已往的過錯。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不益助而反來襲擊，真是爲德不卒，立心勿恒。這好似記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秦伯不念舊好，而反使孟明西乞白乙帥師侵晉的故事。秦大敗于殽，所以凶。以上兩節都是記晉的事。則中行勸晉公爲衛遷國的推測，也可以成立。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說文「夬、分決也。从又，中象決形。」徐謬曰「寸，物也。」所以決之。「我以爲夬即後之決。說文「挑也。」正

象手持長矛挑人形。『非物，是人臥倒形。古人鬥殺時，常用長矛挑人而高舉之。所以夫有殺人義，今人仍說鎗斃叫鎗決。決是夫的引申。本節的夫是作名詞，即夫器。揚即詩公劉「干戈戚揚」的揚。王庭指周王的朝廷。全句意即王庭上有夫矛等武器。孚號即俘奴叫號，所以斷爲有厲。邑是晉卦「維用伐邑」訟卦「連其邑人」的邑，都是指國都外的城邑。告自己，即从外邑來報告。報告什麼，我疑是下文的「莫夜有戎」。夜裏有戎來偷襲，則「孚號」就是「惕號」了。而惕即狄，小畜六四「血去惕出」，渙卦上九作「血去逖出」。惕既是狄，則戎是指戎狄，而不作兵戎講了。孚號的孚，或是狄的被俘者。被俘者與在外的狄都叫喊起來，那是內外夾攻了。形勢險惡，所以下之，而斷爲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意即不利與戎接觸，而利于走開，那就是遷都了。因疑這是記周平王東遷的事。

(初九) 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趾古本作止。壯引申作臧。壯于前趾，即牧羊于前山麓。這與上下文全不接，所以我疑是大壯初九「壯于趾」一句的重文。往不勝爲咎與上節意接，往即利有攸往的往，因遷都事不是容易的，所以說不勝爲咎。

(九二)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惕即狄，(說見前節)莫即暮之原字，狄人叫喊撲來，正在暮夜，所以說暮夜有戎，勿恤即勿憂，因爲預備遷避了。

(九三)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壯于頄有凶」也疑是大壯卦組中辭。頄古本作九，鄭玄作顙，蜀才作仇，我以爲九是地名。史記殷本紀有九侯，壯于九，即牧羊于九地。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易也是地名。君子夬夬……幾句

才是本卦組辭。夬夬引申作快，君子或指周王或大夫。夬夬即快快走。獨行遇雨，淋得像落湯雞（若濡），這是形容他逃避的狼狽情形。東都較多雨，所以在路上遇着雨。雖愠（怨怒）但无咎。這是說逃開了已是幸。詩君子于役詩序以爲刺平王，或者與這卦的辭有關係。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人瘦先消臀肉。髀肉漸生，即發胖的意思。所以臀无膚正是形容行役的君子吃苦消瘦。次且，釋文亦作趙起。說文「趙起，行不進也。」从西京遷到東都，真是够他們走的，所以把腿走斷了，次且走不上。牽羊悔亡，聞言不信，疑也是大壯卦組中辭，意即牽了羊而說悔亡，誰聽了這話是不會信的。如果認爲本節辭，那可解爲東遷時帶了羊羣，中途丢失，後聞有人告訴他羊羣丢了，他還不信。這正是羊與羊主中途失散的混亂情形。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覓，說文「山羊細角者，从兔足，从苴聲。」陸，釋文司馬云「跳也，字書作驤。」夬夬，引申爲快爲跌。即羊跳行在大路上，中行即大道，（說見秦卦）所以說无咎。這節也疑是大壯卦組中的。

（上六）无號，終有凶。高亨以爲无號當爲犬號，无犬形近而譌。墨子非攻篇「昔者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乎市。」很好。于此可證上文的孚號惕號很可能是爲了戎狄侵犯作亂的現象。如果无仍作无，也可通，意即遷都後雖聽不到狄號，但國勢已衰，所以終有凶。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釋文「薛云古文作遘，鄭同。」遘古作葍，象犬類交葍形。（狗葍聲同，狗取葍聲，或因狗交不避人，所以叫牠葍。說文「狗、叩也。」似乎不是初義。）遘女而是年壯的，則不必取她。取即娶，娶壯女，當然不如娶少女。葍後改作后。象傳「后以施命誥天下，」可見那時已改作后字。后加女作姤，那又是王弼等人所改。按后、說文「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但人形不當倒寫。人倒爲匕，即化，化即但化死亡之義。所以許氏也懷疑而說象人之形，而不說从人，或从倒人。后指女后，禮曲禮「天子有后。」疏：「后、後也，言其後于天子，亦以廣後胤也。」从人从口，不能表示它是女后，所以我疑后从倒匕，匕即牝，所以后取葍聲。（偶字後出）本卦辭極難，僅末一節也用姤字。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子夏傳作鑰，王肅作扼，蜀才作尼，趙汝楨作屎，我以爲卽輓字。玉篇「輓，軾也。」或是輓字之譌。繫于金柅是把豕係在車輓或車輓上。繫于金輓，即困卦九四「困于金車，」又上六「羸于艱旅。」（說見困卦）羸古作羸，从羊从羸，即執字。執羊爲羸，即縲，（困卦作羸）羸累聲同。釋文「羸讀爲累。」（說詳大壯卦）羸蹢躅，即俘縛四蹄。虞翻以蹢即蹄，很對。詩漸漸之石「有豕白蹢。」蹢是蹄。因帝雷（即商）聲同。蹢躅是雙聲連語，引申作行不進，正是取義于豕蹄行走很慢。見凶疑是貞凶之譌。因爲有攸往是一句常見的術語，

不可作「有攸往見」，而見凶又別無前例。本節合起來講，就是把豕係縛在車輓上，預備宰了吃，所以貞吉。而有攸往貞凶二句，又是說在家等着吃肉，如果有攸往，即出門，則就不合算了，所以貞凶。後來又把豕蹄縛起來，這是要動手殺了。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釋文「包本亦作庖。」庖有魚无咎，但不利賓，因為招待賓客，當用牲肉爲主肴。或不利於賓餽，恆卦九三「或承之羞」正是承奉人以羊饌。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是夬卦九四辭而重出于此的。

（九四）包无魚，起凶。起本作已，即祀。高亨也這樣主張，无魚以祀，所以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高亨以爲杞當作芭，爾雅釋草「芭白苗。」詩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所以正是用白茅包瓜。但張弧說「匏瓜、星名。」那麼，杞仍是祀的譌

文。以祀包瓜，是祀匏瓜星了。匏是飲器，詩公劉「酌之用匏。」古人用飲食器定星

名，如詩大東「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則祀匏瓜星的說也很可取。含章，高亨以爲是

「錢商，」但有隕自天四個字講不通了。我在坤卦中把含章考爲函章，但在這兒又講不

通了。因疑含章即翰音。含翰聲同假借。章爲音之譌。禮曲禮「雞曰翰音。」按翰即

鶩，爾雅釋鳥「鶩、天雞。」又「鶩雉鶩雉，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

成章曰翬。」因知「鶩音」即雉。因爲毛羽五采成章，所以可以說翰章。那麼，有隕自



天，正是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登于天，所以能隕自天。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

入于地。」這樣看來，那一定是雉了。或是因爲祀包瓜星，忽然有隻雉飛落下來。或是

用白茅包瓜，雉正从天空飛落在瓜田裏。

（上九）婚其角，吝、无咎。與晉卦「晉其角」句法同。婚初也作蕒，角相蕒遇，正是羊角相鬥，所以說吝无咎。如果牛鬥，就不是小事，當說凶了。羊魚豕瓜都是可吃的。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古本作卒。說文「卒，隸人給事者爲卒。古曰染衣題識，故从衣一。」又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然甲骨文作，商承祚說「象襟衽左右掩覆之形。」可知許氏二人之說是誤會。我以爲衣正象披甲形，介是披覆前後，卒是掩覆左右。所以介冑之士即兵卒。兵从兩手持斤斧，卒是披甲而佩劍，下一畫，按古銘文有「萃」字作，還可見卒的原形，是从衣从一斜畫，正像佩劍形。因知許氏染衣題識之說也是誤會，所以說的很牽強。卒既是披甲佩劍的人，容易死亡，所以引申爲卒亡。因卒伍由農奴充之，自古都視爲賤役，所以引申爲倅貳。披甲的卒伍很猛，所以加犬爲猝。卒伍人數很多，又加草爲萃。而本節的萃古作卒，指卒伍。周王全靠卒伍武力得天下，所以有卒伍自然是亨事。王假有廟句與渙卦辭爲重文，與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句法同。有廟正是開國承家的意思，而王當指周武王。又本卦六二「孚乃利用禴」，與升卦九二「孚乃利用禴」同。而升卦有「南征」「亨岐山」「升虛邑」，虛即殷墟，（說見升卦）可見是周武。用大牲是用大牲以祭享。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有孚是指俘獲的人。有孚

不終其事，于是加以處治和摔打。亂古訓治，論語「予有亂臣十人。」亂篆作治絲形。而卒引申爲摔，摔、說文「持頭髮也。」正是摔髮而打。若號，即叫痛如號哭。握古作屋，一屋的人都笑起來。號與笑正相對，古逸詩趙童謠「趙爲號，秦爲笑。」勿恤即勿憂。往无咎是一句普通的術語，與下六三節往无咎同。本節是記用兵之後所俘獲的情形。

(六二)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高亨據殷虛卜辭屢言弘吉，而以爲引是弘之譌。很好。孚乃利用禴，即將所俘獲的用禴祭以獻于天。禴義詳解卦中。

(六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萃仍作卒，引申爲瘁爲頓。這是記士卒病疲哀嘆的形狀。





(九四) 大吉，无咎。即弘吉无咎。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位古本作立，引申爲立功。因爲戰勝而卒伍有功，所以无咎。匪孚是有孚的反面，即无孚。无孚而又悔亡，當是指兵卒傷亡。元永貞句疑是衍文。

(上六) 齋咨涕洟，无咎。齋咨即嗟咨，與上文嗟如同。涕洟是哭泣，用兵必多傷亡，所以一片嘆息啼哭聲。但已戰勝，所以无咎。高亨以爲持資助喪，也通。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升、說文作𠂔，「十合也，从斗，象形。」又斗作

考，「十升也，象形，有柄。」然篆文形太不象。金文秦公敦作，象長柄斗，但開口處向下，可見是斗勺之類。詩行葦「酌以大斗。」疏「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蓋以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耳。」後假借爲升斗，又借爲星斗。升字金文秦公敦作，象从人臥倒形；下是从斗的變。甲骨文還沒發見此字。但我們把从斗或升的字一比較，就可看到升斗二字不相从，而是絕對不同的。从斗者如斛斛料斛，都有斗器之義。至于从升的字，如舛昇陞等，都訓升高，與斗毫無關係。許氏因見升形與斗近，（如秦公敦）所以誤會升从斗。而後代的以升訓升斗，想來也是由于此誤會所致。而升的原字，疑是丞字。甲骨文作，商承祚說「象人舛胫中，有拊之者。」很對。丞升二字聲同，而承从人从兩手，而升則省爲一手，即成秦公敦的升字。又按昇、金文張仲簠作，也象兩手捧日或物而升。秦公敦的升作臥人形，或是因升高時，乘輿中人必橫臥。爻辭中有升階升虛邑享岐山等升高之語。升山以祭，所以元亨。用見釋文本本作利見。南征是指周武從岐山出兵伐紂，朝歌在岐山的東南，所以說南征吉。勿恤，是表示他的決心。

（初六）允升，大吉。允、甲骨文作人回顧形，（見晉卦）引申爲回答應允，又引申爲信。允升是信升，即必升。升何地？當然是下文九三的「升虛邑」了。韓詩外傳「武王伐紂，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呂氏春秋也有這樣的記載，正是表示武王決心伐紂，所以允訓信。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與萃卦六二爲重文，可證萃卦與升卦本一系辭，都是記周武出兵卒伐紂的事。

(九三)升虛邑。虛是地名，左傳桓公十二年：「會宋公于虛。」註：「宋地。」宋是殷後，所以虛是指殷都。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朝歌，遂曰殷墟。」因盤庚避水遷都在高地，所以說升。升虛邑是周武伐紂。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戰勝而歸祭于岐山以告天，所以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又到宗廟去祭享以告祖，階是宗廟的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冥升即暮升，正記「夜陳」的傳說。漢書律曆志「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國語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呂氏春秋貴因：「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將之殷……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果以甲子至殷郊。」疾行不輟日夜不休，正是利于不息之貞。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說文「故廬也，从木在口中。巢古文困。」我以爲

困即捆縛的困。東是東木中，困是困全木。許說故廬，又是誤會。徐諧曲爲之說，以爲

「舊所居廬，故其木久而困弊也。」太牽強。故廬之說，在經傳上沒有根據。而書大禹

謨「不廢困窮，」論語「四海困窮，」困窮正是困縛引申之義。論語「不爲酒困，」與

困卦九二「困于酒食」之困同爲困縛之義。然九二「困于酒食，」我疑爲「困于朱紱」

之譌，（說見下文）則本組所有的困全作困縛的原義。困怎可說亨，這是因爲記文王被

囚的事。囚困二字義近。文王被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着諸侯皆从之囚，紂于是乎懼

而歸之。（說見隨卦）囚而被釋，所以亨。貞大人吉，這大人正是指文王。有言不信，是指文王諫紂而不信聽。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困于株木是把臀部縛在株木上，今南洋土人還有把犯罪的縛在樹枝上，使他坐着，不得轉動，以示處罰。這節與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辭略同，是記文王被囚的事；或指別人的被囚，而混列在本組的。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我疑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當作「困于朱紱，酒食方來。」困于朱紱，正是下文九五的「困于赤紱。」朱紱即赤紱。酒食方來，正是坎卦六四的「樽酒、簋贰、用缶納勺。」（說見坎卦）利用享祀是以罪人充犧牲作祭享。行祭則不得出門，所以征凶。如果困于朱紱酒食方來是指文王，則下二句必是另一節辭而誤混合的。按困于酒食所以致誤之因，或許是由于後人看到論語「不爲酒困」一句而擅改的。可是他絕沒想到下文有「困于赤紱」一句話，因而擅改之迹，我們還可據此而查出來。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這節也是記囚罪人的事，但因困的方法不同。這是被縛在石上，拘在蒺藜中。據同拘，說文「據、杖持也。」正是拘執之義。蒺藜也略同于叢棘。宮是室，不一定是後人所稱的王宮。剝卦「貫魚以宮人寵，」宮人即指家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是罪人被拘，妻或被抄沒，或逃走，或改從他人。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徐徐，王肅作余余。徐古本作余。余即茶的原字，象形余。詩出其東門「有女如荼。」箋：「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所以引申爲徐緩。來徐徐是指戰勝歸來，徐徐而行。將所得之俘困縛在金車上。金車即姤卦初六「繫于金柅，」柅，即輓。金車是美飾的車。(金是銅，易辭上未見鐵字，所以黃金當是指銅。在噬嗑卦黃金作矢，詳說見噬嗑卦。在鼎卦又把黃金做耳鉉，姤卦與本卦又把黃金飾車。)金車本是大人所坐，戰勝了就把俘人縛在車上，表示勇武。因思姤卦初六的「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幾句，與下文「貞凶，羸豕孚蹢躅，」不相連接，而是另節辭；而正與上節的「姤女壯勿用取女」句相連接。正是說征伐劫掠女子，也是被俘掠的主要物。因此想姤(葦)女，則壯的不用取，大概古人也已有這種觀念，是交少女足以補身，交壯女足以傷身；因此所取的都是少女，于是把她們縛在金柅上，這是大人的滿意收穫，所以說貞吉有攸往。本節句末的吝有終，是說這次戰鬥雖有折損，但總算勝了。因知被困囚的不全是犯罪的人，也有戰敗被俘的人。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劓刖，正是睽卦「掇其人天且劓」的事。我們試讀近代記載散居在西康雲貴的有些羅羅苗的生活文字，他們任意出來劫掠，掠了漢人，就把他劓了，刖了，罰做奴役，正還保持着易辭上的生活形態。赤紱即紅繩，與上文的朱紱同，與坎卦的徽纆正相對。因爲那時對待俘囚的刑法不一，有的用黑繩，(徽纆)有的用紅繩，有的天且劓，有的劓而刖，有的困于石，據于蒺藜；有的困于葛，藟于臲臲。高亨以爲赤紱就是禮玉藻的「再命赤韍，」易乾鑿度的「諸侯赤紱，」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說即脫，（說見蒙卦）乃徐有脫，是利用他做祭祀的犧牲，即九二的「利用享祀」，也即萃卦的「孚乃利用禴」，因而把他徐徐脫縛了。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葛是麻葛，正與叢棘蒺藜相似，都是引起痛苦的處所，爲囚罪人之地。藟、釋文本作藟，我以爲本作藟，省作累。後人因爲誤認葛藟二字相連，所以就據葛字而加艸頭作藟。臲臲二字，許慎作剽剽，晁說之說：「古文作倪倪，」我以爲古本作「危兀，」而危兀又是尼兀之譌。尼即坭、輓；兀即杙、輓。輓與輓聲同，可知輓初作尼。藟于輓輓，等于困于金車，繫于金輓。後人不識真義，就誤寫成輓輓了。曰字是衍文，易經文未見第二曰字。大畜九三的「曰閑輿」的曰，鄭虞都以爲是日，但實是吉字之譌。（詳見大畜卦）又小象傳「動悔有悔，吉行也」。也沒提曰字，所以疑曰是衍文。動悔是動而有悔。有悔征吉，與上文吝有終意略同，即戰爭劫掠雖有悔亡而終吉。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本卦組是記澹井的事。「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疑指遷都的事。城邑可遷改，而井不能遷，但可新鑿，只是費些事，所以說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是又一節辭。井又作鄉井，周禮地官小司徒「四井爲邑，」正因有井水，即有人聚居成鄉。往來井井，即往來于鄉井之間。井井也可作形容詞，形容改遷城邑時往來井井不亂，正與乾乾謙謙的用法同。

汔、說文「水涸也，一曰泣下。」泣下是有水，與水涸意正反，可見許氏已不確識此字。按詩民勞「汔可小康」，箋：「幾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引此詩，杜注：「汔、期也。」可見訓幾訓期，都是水至的引申義，所以說汔至。汔至即井水至。繙、說文「綆也，古文作繙。」可取。瓶即汲水器。羸即累。（說見大壯卦）全句的意思，是說井泉已來，而還沒下綆汲水，却把瓶累掛着不用，所以斷爲凶。這是因爲一邑人都遷了，把瓶空掛着，再沒有人汲水了。這幾句與下文「井渫不食，爲我心恻」節辭意略同。所以我疑指周平王東遷事。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井泥即井水混的，自然不可食用。禽、崔憬說古擒字，所以禽引申爲擒取。舊井即古井涸井，所以無水可取。這節兩句也各不相連，但都是關於井的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高亨據莊子秋水篇「井魚不可以語海」，淮南子時則篇「天子親往射魚」，而考爲在井壑中射魚。也通。但按爾雅「鮒羸蠃蜃」，注：「蝸牛也。」射、集韻音夜，則射鮒正是指液汁的鮒，（爾雅釋魚，鮒即作鮒，所以程迥說字書作鮒。）夜又借爲液，谷引申爲浴，釋文谷音浴。井中浴滿了蝸牛，正是舊井坏井的情狀。比在井谷中射魚之說更爲近情。則甕敝漏，正是指破舊之井。高亨以爲甕即甕，說文訓汲瓶，射魚未中，而射穿了汲器，以致敝漏了，這似乎不怎麼近情。這也是因爲他沒有注意下文的甕字。甕、說文「井甕也。」則甕正是指甕甕。甕甕因年久而敝漏，所以井水混泥不可食，因而裏面爬滿了濕虫蝸牛。因爲井甕敝漏了，需要渫一下，重甕一

下，所以下文有井渫井甃的話。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破舊的井既經留下的人澹渫，就可汲用，可是現在人都遷走了，不再汲用了，不勝感慨，所以爲我心恻。王疑周平王，意即平王如果是英明的，我們也不會放棄了那許多辛苦開鑿的井而可受福了，大有不勝歎歎之感。未遷都時都鎬京，居民多鑿井而汲。

（六四）井甃，无咎。井有甃，說文「甃、井甃也。」所以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泉既冽清而寒，是好井，所以可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虞翻以爲是「以輓轡收轡」，幕、虞翻以爲「蓋也」，都可取。但勿作弗，與有孚元吉不合，因爲井過夜時應當蓋覆起來，怕有穢土掉入。因疑勿引申爲忽，說文「故遽稱勿勿。」忽正是急遽，則井收勿幕，即井收轡後快快蓋，所以有孚元吉。上，

革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革、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古文革从卉，卉年爲一世，而道更也。白聲。」所說从卉，又是誤會。革就象兩手剝羊皮形，引申爲皮革。已即祀，（說見損卦）朱震作戊己之已，也可通，但不如作祀。因爲宰牲去毛正是爲了用以祭祀。乃孚即有孚。悔亡二字疑衍，因爲吉凶術語用不了這許多，乃孚元亨利貞已够，這可參考多數的用例就可證。何況悔亡二字的語氣也與上文不

合。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鞶、說文「以韋束也，从革瓊聲。」我以為也是會意字，當从𠂔。𠂔即執字，所以有韋束之義。再引申爲鞶固。此句意即用黃牛皮做韋帶以執物，這正是遯卦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與首節意同。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征凶貞厲疑是別節辭的斷語，與下句不接。革言三就，高亨以爲更改供辭而處以三就之刑，書舜典「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說很巧。我以為「就」、「徐諧說」食也。「甲骨文作𠂔，象人進食形。說文訓「即」爲食，「一曰就也。」就即二字正是轉注字。三就即三食三餐。莊子逍遙遊「適百里者三飧而返。」是古人三餐之證，言、疑作虛語助辭用，詩經中此例很多，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言采之，」「駕言出遊，」「言刈其楚，」「言秣其馬，」因此革言三就有孚，即每次剝羊革毛以祀，則三餐就可大嚼了。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革引申作改，象傳說「湯武革命，」這個解說本來很好，但在這兒未必即是指此。悔亡有孚是要宰革的羊逃了，後來又逮住。可是把祭祀的事誤了，所以不如改個日子吧。命是龜所命告祀日，書金縢「今我即命于元龜。」改命，也即殷虛卜辭裏「易日」之意。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變、京房作辨，我以為變即繅。說文「亂也，一曰治也，一曰絕也，从言絲，」但按金文繅女鼎又作繅，象人荷兩挑羊皮形。所以變革二字同義。

而變皮二字同聲。京房作辨的辨，疑當作辯。說文「辯、駁文，从文辨聲。」所說駁文，正是指虎豹的斑駁的皮文。在古代畜牧時期，獸皮是大宗副產品，不能沒有記載，且不能沒有階級的區別，因而虎是山君。所以虎皮是大人所御的。未占有孚是一句術語，即不用占即有孚的。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易辭中的大人，都是指周王一類人，君子是指酋長諸侯一類人。所以君子穿次一等的豹皮，而小人是平民，只用羊皮。革面即羊皮。面俗說表面，皮毛正有皮表的意思。穿了毛皮是冬季，不便出門了，所以斷爲征凶居貞吉。

鼎

鼎、元吉亨。鼎是古代的食器，本卦組正都是卜鼎器的辭。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所以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鼎顛其趾，以致利傾出，所以否。利疑爲物之譌，甲骨文利作𠂔，與物字形極近。毛奇齡以爲溉鼎之時，鼎口在下，鼎足在上，以傾除其中之穢污，正是利于出去其否穢。這是沒有和下文「鼎折足，」「鼎耳革」等參看所致的誤解。得妾以其子无咎是又一節辭。得妾而並得其子，所以无咎。這與鼎事無關，不知原屬何卦組，這是不敢斷定了。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實即食，說見頤卦。仇、釋文「匹也。」詩關

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即，說文「就食也。」全節意是說鼎中有食物，然妻有疾，不能來共食。本當說凶，而卜之仍得吉者，或是有獨享之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鼎耳革脫，就不便持鼎以行獻，所以說其行塞。內盛雉肉，也沒有吃着。又遇到下雨，鼎餽更給虧損了，所以悔。但並沒遭禍，所以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折了足，把餗覆了。餗、釋文「馬云：餽也。鄭云：菜也。」其形渥，高亨考爲形渥然而沾濡。可取。但形、京房鄭玄等作刑。渥、鄭作園，「重刑也。」則其刑渥，正是處罰持鼎的奴役，那麼上節其行塞，也可解作處罰。刑行是聲近之譌，寒割是形近之譌。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釋文說是「扛鼎而舉之。」說文「舉鼎具也。」黃與金都是用金做裝飾的。上節覆公餗，可見鼎是王公食器，所以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玉也是龜貝，正如璫瑁，也是龜屬甲，可作裝飾品。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从辰，辰、說文「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蓬，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凡辰之屬皆从辰。」徐諧曰：「匕音化，乙艸木萌初出曲卷也。」臣鉉等曰：「三月陽氣盛，艸木生，上徹于土，故从上，厂非聲，疑亦象物之出。」說文用了

這許多話來解釋辰字，還是沒有說透。但所說三月，陽氣動，農時，艸木生等話，却大可注意。這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見到甲骨文的辰字，因而只是心知其意，而苦于說不着實。金文辰字形還沒有甲骨文明顯。甲骨文辰作，象手持犁耕耨形，這是郭沫若先生發明的，後加寸爲辱，辱即耨，耨旁後加。辰字的本義既得，則震農振耨等字全活了。因耕地最需雨，所以加雨爲震。引申爲雷動，因春耕時正多春雷，雷時必有雨，所以加雨。辰的取聲正是象震雷東東之聲。動也从東聲。古音舌上都讀爲舌頭音，知母讀爲端母，所以辰震正讀爲東聲。農古作耨，農，正是耨耨爲農。振訓振作，耨耕正是作。辰借作紀三月，因三月正是春耕之時，辱引申爲耻，這是相反引申之例，因孝弟力田是善，不力田就是耻辱。正如亂是治絲，不治即亂，也是引申其相反義。辰字即辱即耨之義，被埋沒了千古，現在把它發明了，真是一件快事。而本卦記雷之說，也有了一個確實的根據了。華學凍義教鈞沈以爲震當作雷，現在我們知道不必再這樣強改經文了。𩇑是電光，从京，京即隙字，正是雲縫中射出電光的是雷的有形表示。其聲則用虎字表示之。言即音，（說見需卦）笑古本作夭，疑是大字之譌。雷聲震驚很遠，所以說百里，但不喪一匕一鬯。震雷可下雨春耕，所以斷爲亨。雷來時，電光𩇑𩇑，大音啞啞，雖震驚百里，而毫無損失。

（初九）震來𩇑𩇑後，笑言啞啞，吉。雷聲在閃電之後，因聲速不及光速，古人早有這個經驗了。

（六二）震來虩虩，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高亨以爲億古作意，而意緊聲相通

用，繫是語助辭。我以爲億非作語助辭用，試讀下文六五億无喪有事，即不成語，所以億當與厲字連讀。厲億即厲音，億古本作音，後人加心，後又加人爲億，全是由于不明本義所致，厲音即大音啞啞，或比大音更厲。因這猛烈的雷聲而喪失了財貨。九陵疑即卦九三壯于頄的九地。（說見夬卦）九地的九或因有九陵而得名。那麼，貝以及坤卦的朋（見坤卦）是指羊羣了。古人視羊羣爲財貨，所以混稱爲朋貝。畜牧的最怕大雷雨，因爲羊羣聞雷聲必恐懼奔散。但不必追逐，可等雷雨停了，牠們自己會走回來的。所以說勿逐，七日得。七日是比较多的多數混稱。躋即登。躋于九陵，或是爲避雷。因爲雲雷普通總在山腰地方行着。因此，在山麓放羊，遇雷而領着羊羣登高陵避雷。逃散的也不必追，等幾天牠們自然會回來的。這次大雷雨一定是空前的，所以有這個記載。喪羊於易還能考出是殷王亥，而喪貝於九陵，牧羊於頄，不知是誰的事了。又按九陵的九是較七爲多的多數代表，七又比三多，三又比一多。（一人行，必得其友）易辭中用三字最多，這可見古人愛用單數的習慣，（偶而也有用十與二的，如「二簋」，「十年不字」，）因知二元的陰陽觀念是那時人所決沒有的了。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與齟齬啞啞聲近，與履卦九四「履虎尾愬愬」聲更同，所以蘇蘇是形容雷聲。雷聲行動，但不害人，所以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遂、苟爽作隊。隊象从豕在阜上墜下形。說文「从高隕也。」所以即後墜字。華學涑說雷電與地接觸發聲，象墜地入土，很可取。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往來而發出大音。无喪即沒有喪貝。有事即有得法的執

事，所以羊沒喪失。這是記又一次大雷雨，因已有經驗，所以沒有喪具。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即蘇蘇。電光矍矍，說文「睪、左右視也。」電光閃閃，象天開眼。有雷有電，就要下雨，所以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是又一節辭。意即雷下擊，沒有被擊着，而擊在隣近，所以无咎。婚媾有言是又一節辭。言疑是吝字之譌，因為雷震時，不宜於婚媾，至今還有雷震時交媾生怪胎的傳說，所以有吝。或言是吉之譌，因春多雷，春天正是婚嫁之時，說已見屯卦。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說文「很也、从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段注：「目相匕，謂若怒目相視也。」我以為艮與咸聲同。咸从戈从口，艮从匕从目。戈匕都是武器，口目正是喊殺怒視。所以艮訓很，訓止，正是由艮咸而引申。艮其背不獲其身，與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句法同，即砍其背，未獲住而被逃走，於是追到他的家裏，仍不見其人。或行其庭不見其人與困卦六三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同。其人即家人。无咎二字疑衍。高亨據漢書藝文志記費氏易或脫去無咎悔亡，可知此无咎或是衍文，可取。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即咸其拇。无咎也疑衍文，但也可指被砍者，因砍趾未喪生，所以說无咎。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艮其腓，即咸其腓。不拯其隨，正是執其隨的反面。拯即執，隨即追，(說見咸卦)沒有執住，當然是很不痛快的事。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限、鄭荀虞都說是「要」，「即腰。我疑是股字之譌。艮其限正是咸其股。(說見咸卦)列、說文「分解也」，所以正是裂字。夤、釋文「馬云：夾脊肉也，本作膞」。熏、集解作闇。闇从昏，昏心即其心不快。但此處既裂其肉，又有何昏心之事？所若薰當是動字之譌。釋文「薰、荀作動」。動心正是不快的反面。或者熏心是熏炙心，是古人吃人心的事。

(六四)艮其身，无咎。艮其身未致死，所以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艮其輔，即咸其輔。輔即輔頰。言有序即吉有孚之譌。如果解爲出言有序，實與艮其輔句不合，因爲輔頰已受了傷，還會言有序嗎？砍傷了面頰比較背趾腓股爲輕微，所以說吉有孚。或者有孚悔亡四字是衍文。我們試讀咸卦上六「咸其輔頰舌」可知。而舌字也是吉字之譌，因爲舌在口內，不致砍到。如果咸輔傷舌，而舌確是舌，不是吉之譌、那麼言就是舌字之譌了。

(上九)敦艮、吉。敦、引申作厚，古人以多殺爲勇，所以厚殺是吉。

漸

漸，女歸吉。利貞。漸上疑脫一鴻字，因爲下面六節全作鴻漸。漸、說文「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當然不是漸的初義。序卦傳說「進也」，「高亨以爲漸借爲

趨，都不能把漸字的來歷說透了。按淮水的淮从隹，隹是鳥，正是因該地出鳥而得名，所以爾雅釋鳥有「江淮而南」之語，並不是僅聲的諧聲字。那麼，取爲漸水名，或許也因漸初是鳥。漸古本或作斬，水旁後加，正如鴻字古文作鴻，（見說文佳部）因爲是水鳥，所以加水旁。从斬的鳥有鷺字，廣雅「鷺，鷺雕也。」廣韻「鷺，似雕而斑白。」而鴻鵠是同類，本草說「鵠大于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則似雕而斑白的，並不是雕，而是鴻鵠類的雁了。雁漸聲同。且鴻雁在古經中常連稱，如詩鴻雁「鴻雁于飛。」禮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說文中雁字有雁字，「雁鳥也、从隹从人，厂聲。」又有鴈字，「鴈也，从鳥人、厂聲。」又有雁字，「雁鳥也，从隹从人，疒省聲。」其實是一個字，因爲飛雁相應和，所以引申爲應。而金文應公尊作應，左傍正象漸的斤字，而斤又實在是弋字。因爲鴻雁是天鵝，爾雅釋鳥「舒雁鵠。」天鵝飛的很高，所以須用弋，詩女曰雞鳴「弋鳬與雁。」今按金文應公敦所作左旁正象詩疏說的「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之形。因此，雁不从人，而當从弋；不是厂聲，而當是弋亦聲。从弋从鳥或隹，正是表明此鳥非弋不可獲之意。而說文另有雉字，「繳射飛鳥也，」這正是雁字。雁从弋，後誤弋作斤，展轉而誤成漸。儀禮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雁。」又「昏之夕，親迎奠雁。」疏：「雁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所以說女歸吉。則漸必是雁無疑。詩女曰雞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也是因弋雁而說到婚姻。因雁行有序，所以引申爲漸進。漸之爲雁這個古義也埋沒了二千年了，我在這兒把它考出來。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漸于干，即鴻雁在干，不必再加動詞，所以漸仍作雁。干即岸的原字，詩秩秩斯干傳：「干、澗也。」干本是干戈武器，這兒是借來以比長岸象干似的。鴻雁是大鳥，所以不利于小子。有言即有音，鴻雁鳴聲相應和，所以无咎。

（六二）鴻漸于磬，飲食衎衎，吉。磬、高亨據一切經音義拌古文作鑿，籀文作磬，而考爲卽泮字。但泮也是指水畔，並不是他說的泮宮。又磬、疏「山中石盤紆，」則是鴻雁停在澗石上，正很順，不必改作泮。衎，爾雅釋詁「樂也，」衎从行，是形容飛行翱翔之樂。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這與詩九罭「鴻飛遵陸，公歸不復，與女信宿」幾句太相似了。或許是卜者融會了這幾句詩所造的繇辭。本義說「鴻、水鳥，陸非所安。」所以在陸是反常事，因而聯想到夫婦的不順事。利禦寇句疑是衍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這也是反常的事。桷、說文「榱也。」木从角，是桷杓之類。卽一羣鴻雁停在樹木上，有的棲在枝桷上。爾雅釋鳥「鳬雁醜，其足蹠。」所以足蹠的鴻雁是不善棲樹的。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在高陵不可弋獲，所以也是不利的事。勝从朕，金文寶和鐘作朕象兩手舉火焚舟形，所以加力引申爲勝，廣韻：「勝舉也」。三年不孕而終未舉子，當是吝事，所以疑吉是吝之譌；或是因下節句末的吉而衍。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鴻雁既飛着地，所以易于弋獲，因而把牠的羽毛做羽儀。儀是威儀儀容，是舞儀，周禮舞師鄭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義卽儀。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歸、說文「女歸也。」詩桃夭「之子于歸。」歸卽是出嫁。然女歸是吉事，怎說凶？因而今人徐世大氏說是大歸，也有理。那麼，這又是詩燕燕的「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的于歸了。按詩序以爲該詩是衛莊姜送歸妾，所以六三反歸以娣，娣正是妾，反歸正是大歸。按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詩燕燕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傳：「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遠送歸妾，所以征凶。(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跛能履是履卦六三辭，而誤衍于此。歸妹以娣征吉，這是指以娣爲媵从嫁的事。詩韓奕「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諸娣从之，祁祁如雲。」則歸妹又作詩桃夭的于歸了。(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眇能視是履卦六三辭。利幽人之貞是履卦九二辭「幽人貞吉」而略改一二字，顯係誤衍，或是編者取來湊補的。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須卽鬚，離騷「女嬃之嬋娟。」注：「楚人謂姊爲嬃。」然

按漢書高后女弟曰女嬃，則嬃也指妹，所以釋文須荀陸作嬃，陸云「姜也。」說文「嬃，下妻也。」則歸妹以須，即歸妹以娣。反歸以娣，則是明指戴嬌的大歸了。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高亨以爲即詩氓「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廣雅釋詁時作待，正是說延期遲歸，因有所待。很對。但我以爲或者與春秋隱公七年經「叔姬歸于紀」有關係。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帝乙歸妹，據泰卦六五當作「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是紂父，歸妹是嫁女于文王。詩大明「大邦有子，俶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這妹正是太姒，帝乙之女，文王之妻。這是顧頤剛先生考出的。妹也是商都，書酒誥有妹邦。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因此帝乙歸妹，也可解爲帝乙歸至妹邦。但參照泰卦六五辭，則知決不能這樣講了。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是又一節辭。高亨考袂借爲袂，說文「袂、鼻目間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正謂其君容態不如其娣之美。君是邦君夫人，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很對。但我以爲這或許仍指莊姜失寵的事。詩碩人序「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月幾望，與中孚六四小畜上九同。幾、釋文荀作既。月既望，利于婚媾，所以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封羊无血，无攸利。剝、說文「刺也。」女承筐而無實，士殺羊而

無血，是夫妻不順的事。高亨以爲疑周初婚禮在神或宗廟中行之，女承筐以獻，士刲羊灑血以祭。可取。因爲是婚媾事，所以編在歸妹卦組中。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豐本是地名，詩文王有聲「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可知王假之王，必是文王。「王假之」，疑當作「王假有廟」，因爲萃卦渙卦都作「亨、王假有廟。」因爲既作邑于豐，必立宗廟。亨即享祭，假訓至，（說見家人卦）即王至廟祭享。勿憂即勿恤。宜日中，是宜在日中行祭。詩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正是祭舞宜日中之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配、釋文鄭作妃。我以爲配古本作已，即祀字。下文九四「遇其夷主」，夷也是已。因爲金文夷作𠂔，（說見明夷卦）與已聲形近。所以配主夷主本是一樣。或者即尸字，尸即尸人，詩楚茨「皇尸載起，鼓鐘送尸。」正義「郊特牲云，尸、神象也，……神無形，故尸象焉。」遇訓待，史記劄通傳「漢王遇我厚。」待其尸祀之主，雖（王引之經傳釋詞雖唯古通。）旬日，也无咎。「旬亡四」，已見于甲骨卜辭。高亨以爲「商人每旬必卜，其卜也于本句之末日卜下句之休咎，易言唯旬无咎，亦筮旬之事。」很可取。如此，正是請尸主來祭享作旬卜了。往有尙，即坎卦行有尙，也即有攸往的意思，是一句吉凶術語。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豐在這裏當作豆祭講。說文「豐、

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又「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但在金文中豐作豐，父乙鬲鼎，豐，豐鼎，所以豐豐本是一字。裏面是玉或是草木。部即下文九四的蓍，古本作菩。說文「草也。」因此豐其部，正是祭之以菩草。斗、孟喜作主；鬼說之云：「主古文斗。」見即遇，睽卦即見遇同用。則見斗，正是「遇其配主」了。又按周禮春官鬯人「大喪之大鬯設斗。」注：「所以沃尸也。」集韻「斗音主。抖或省作斗，勺也。」斗勺古音同，甲骨文勺作𠂔，正象取水的長柄斗。則見斗與下文見沫又是沃尸了。往得疑疾以下是別卦組的辭。疑疾是可疑之疾，是並不要緊的，所以說有孚。發、廣雅釋詁「開也，」又「去也，」有疾而去其疾，所以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沛古本作市，即芾字。子夏傳作芾，很對。芾通芾，詩甘棠「蔽芾甘棠。」王應麟詩攷作蔽芾。芾、說文「道多草。」因知芾也是草，所以可以引申爲蔽芾。沫、說文「灑面也，類古文。」注：「師古曰：沫、洗面也。」這正是沃尸。斗是浴，沫是沐，正是沐浴而祭。折其右肱與上節往得疑疾都是別卦組的辭，而被誤入者。高亨以爲沫是株之譌。株即魅。白日見鬼，驚仆折肱。說亦通。如果是沃尸，則見字作得字講。見通得，說見乾卦。

(九四)豐其蓍，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蓍即菩。日中見斗一句疑是六二重出于此。遇其夷主即初九遇其配主。(說見上)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來是麥，詩思文「貽我來牟。」集傳「來小麥，牟大麥。」據正義「釋詁，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

此言來牟。彼云穀玉，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又詩臣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箋：「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于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可証來章有慶，正是指周得豐年。而豐邑之名，或者由此而起。章訓美。（說見坤卦）或疑章是牟字之譌。而豐字也最好是從來牟之類的禾草了。

（上六）豐其屋。闕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屋古本作至，至即莖。詩山有樞傳：「樞、莖也。」如此正與上文豐其帶相對。帶其家以下爲別一卦組辭。而闕其戶闕其無人與艮卦「行其庭，不見其人。」困卦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句意同。則帶其家的部，疑作部。部、廣韻「署也。」部署其家，即藉沒其家之意。或部借作掎，莊子人間世「自掎擊于世俗。」或部假爲步，步其家，正與入于其宮，行其庭同。三歲不覿與困卦初六三歲不覿同。所以我疑這幾句是困卦組中的辭而誤入本卦組者。

旅

旅，小亨。旅，貞吉。旅，說文「軍之五百人爲旅，从𠂔，从从。从、俱也。古文𠂔，古文以爲魯衛之魯。」金文伯員鼎作𠂔，正象軍旅。軍旅出征時，卜之得小亨。又卜爲貞吉，今將再卜的辭合爲一節。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瑣古本作賁，說文「貝聲也。」而瑣，說文也解爲「玉聲，」全是誤會。瑣瑣，爾雅釋言「小也。」則賁从小貝，正是小。旅賁賁，即人數太少，所

以因此而受禍。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軍旅就次而駐。次是軍營。(說見師卦)得、甲骨文作𠂔，从手持貝，所以得疑是貝字之譌。資貝是財，童僕是奴。行軍而多帶輜重佚役是好事，所以貞下疑脫吉字。試參下節「喪其童僕，貞厲，」可知「資得」疑爲資貝。試參後文「得其資斧」可知。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試按本卦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則焚次是由于自己不慎而起火。因鳥巢高樹，不易捕，就放火焚巢，不料延燒軍營，所以先笑後號咷，以致喪其童僕，(燒死或逃走了)所以貞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處疑是地名。然處、隋置，處州在浙江，而本卦上九有喪牛于易，易在河北，所以處不會是處州。因疑處或是庠字之譌。庠即溱，溱沔與易水近。書禹貢集傳「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其水如遼濡溱易，皆中高不與河通。」近水而高，所以利于畜牧，所以下文有喪牛于易的話。斧、高亨考爲即布，布斧古聲同。詩氓「抱布貿絲。」傳：「布、幣也。」周禮廛人「掌斂市斂布總布……。」鄭注：「布、泉也。」蓋古者銅幣有作斧形者，其名即曰斧，後以布字爲之。很對。資斧(布)正是上文的資得(貝)。貝布二字聲同。但資斧並不一定是後人所說的貨幣，因爲假設本卦是記殷王亥的故事，則那時是否有貨幣不可知。那麼資貝(斧)本是可吃可卜的龜，這兒就用來作牛羊羣的財富通稱。等于震卦六二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的貝，是指畜羣。而且所說的得，並不是在溱(處)地新獲得的，而是在易地

從火燒中搶救出來的。至于童僕是被燒死了。所以上節只說喪其童僕。易地既被燒，不能再留，所以遷到近旁的潯水上，當然我心不快了。但何以知道牛羊羣沒有燒死？我是根據楚辭天問記王亥牧畜在有扈（即有易，詳考見顧頤剛先生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的故事，還有兩句說：「擊牀先出，其命何从？」牀即羊，（詳說見剝卦）擊羊先出，即先領羊羣從火窟中逃出來，當然不會全部都逃出，一定損失不小，所以我心不快。但還逃出些，所以大壯卦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雉一矢而中，所以得同旅人的稱譽。命同名，漢書張耳傳師古註：「命者，名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因上節射雉，則必有捕鳥事。鳥不會自焚其巢，必是捕鳥者所爲。旅人先笑，必是因焚巢得鳥而得意。不料古代山野林木茂盛，一經着火，可延燒百里，以致後來大損失，而號咷大哭。雖經搶救已損失不少，所以凶。因此王亥的喪牛羊，未必是爲有易之君綿臣所刼殺一個原因了。（見顧頤剛先生文）旅人先笑後號咷，與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句法同而意相反。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說文「具也，从丌𠂔聲，」巽、甲骨文作𠂔，正象跪伏的人形。二人相並爲从爲比。而从此爲从師校獵。（說見比卦）則二𠂔相並，當是出兵選士。篆加丌，後又加是爲選。巽按說文古文作𠂔，下面加二畫，正是入選的符

畫，或是被縛形。因古時初令農奴俘人作戰，怕他們逃走，所以用繩縛住腳，如今代軍隊的拉伕。所以巽又引申爲撰。撰即有結撰之意，出兵選士，卜之爲小亨，利有攸往。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進退是進用少壯而退老孱的，正是選拔，所以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无咎。史即巫，說見緒論第二章。史巫是古代政治上有地位的，所以選士得聽他們的。牀古本作爿，（說見剝卦）此處借作牆。牆是山巖，所以孟子說：「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即岩壁，正是古人集合兵旅發令之處。紛若是形容選士忙碌。

（九三）頻巽，吝。頻頻選士用兵，使人民不安，所以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悔亡二字疑是衍文。或是上節辭。田獵而獲三種品類的獸。三是多數的通稱。這是選士田獵的事。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悔亡又疑是衍文。貞吉无不利疑是上節的吉凶術語。无初有終是說田獲很多。先庚三日二句是所卜選的田獵吉日，正是丁癸那一天。又无初有終，即坤卦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終」，則本節也是从王事田獵了。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吉。喪其資斧，疑是旅卦的辭，（即喪羊喪牛之意）而誤列入本卦組者。因此，選在巖牆下，所以貞吉。

兌

兌，亨，利貞。兌，說文「說也，从儿，八口聲。」金文甲骨文形略同。我以爲八口就是公字，从八从口，以口辯別爲公。（說見訟卦）引申爲兌，加儿。（即人）兌是兌換，正是古代物物交換。交換時須公，所以从公；且須辯說，公本是辯說，後加言爲說。因兌換而脫讓其物，所以引申爲脫。因兌換而各得所欲，所以又引申爲悅。悅當然也可說是从公字引申來，不過我們試讀本卦組各節辭，兌實在是指兌換。兌換，所以亨，利貞。（初九）和兌，吉。和平地兌換，所以吉。或和古本作禾，以禾相兌，正與下文來兌相連。（九二）孚兌，吉。悔亡。悔亡二字又疑是衍文。孚引申爲信，孚兌正是信用交易，所以吉。孚或作俘奴講，古人以俘奴作爲財產之一，所以也可把他出賣出兌的。

（六三）來兌凶。羣來交換，當是吉事。上面兩節都說吉，所以疑凶字是吉之譌。或卜之遇凶兆，所以說凶。又來即麥，（說見豐卦）以麥相兌，正與上面的禾兌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量着兌換，正是因爲雙方對於物品價值不安之故。寧訓安，（說見比卦）商、說文「从外知內也，从冂，章省聲。」說的太含糊。按甲骨文作丙𠂔，象衡物的器。加口是說明物的重量。所以引申爲商度商量。後又引申爲商賈。正因商賈必有衡量器。又按𠂔，說文「並舉也，从爪𠂔省。」甲骨文作𠂔，象稱物的筐。因知𠂔即後之稱。稱加禾旁，𠂔禾正是上文禾兌的事實。而稱物之器，正與商的衡器略同。可證商字初必象衡物器。聲則取章聲。章即評章，也是商量評說之意。書堯典「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平章二字，傳以爲「平和章明」，我以爲正是公平商量。章古通商，（說見坤卦）而章从音，音言二字通，（說見坤卦）正與兌說意同。平章百姓，即再與百姓商議；到百姓全明白了我的計劃，于是再擴大而協和萬邦。古代物物交換時一定有個居間人，他是最能說公平話的，所以雙方都很敬愛他，而這個居間人就漸漸取得地位。而革了夏桀命的商湯，說不定就是那個新興階級的居間商（最好說是評價商）的頭兒。這是我一己的揣測，姑記此以供古代社會史者研究。介即甲的本字，（說見豫卦）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我疑是指弦高救鄭的故事。左傳信公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後來至滑，而遇到秦兵，乃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說了些客氣話，一方面急報鄭穆公，鄭有備，秦乃減滑而還。所以說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剝，有厲。這疑是剝卦組中的辭。

（上六）引兌。或是以弓矢相兌，如今之軍火交易。或引仍是弘字之譌，（說見萃卦）弘兌即大規模兌換。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渙古本作奂，說文：「取奂也，二曰大也，从升夊省。」古鈔奂作肉，象兩手承肉，而所承之器與甲骨文商作人形很近，因知奂即後之換字，所以說文說取奂。而兌奂二卦正相連。（損益二卦相連，漸歸妹二卦相連，既濟未

濟二卦相連。○夬引申加水旁爲渙。渙爲洗渙，正是去舊換新。渙又是泮渙，正是去凝換流。本節的夬是換，指文王換地徙都于豐。詩文王有聲「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箋：「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本節的王假有廟正是豐卦的王假之。易地爲佳，所以亨。

(初六)用拯馬壯，吉。

是明夷六二之辭，疑是被編易者截來湊補本卦組的。

(九二)渙奔其機，悔亡。

因爲這節有奔字，所以編易者把用拯馬壯吉一句截來補在上節。此處的夬確作引申的渙，訓泮渙。詩卷阿「伴夬爾游矣」。傳：「伴夬，廣大有文章也。」其實伴夬即泮夬。泮是冰化，詩邶有苦葉「迨冰未泮」。渙是河水既化，春水渙盛，詩湊洧「湊與洧方渙渙兮」，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因此，伴夬爾游，正是春水渙而可游樂。而廣大有文章，也是指春波漲闊，漣漪有文。機古本作几，渙奔其機，是說春水冲去了几桌，所以說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春水暖，于是洗渙身子，正是論語「春服既成，浴于沂」。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于丘，匪夷所思。

羣是羊羣，在春暖時洗羊以潔其毛。渙于丘



二句是又一節辭。渙浴于水旁小丘上，夷，荀爽作弟，蓋即娣，今作姨。意即所思的非娣，而是彼美。或夷與伊聲同相借，詩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又詩出其東門「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意趣極近。因疑渙于丘匪夷所思二句是逸詩，而爲卜者所引用的。則渙其羣的羣，也可說是指如雲般的士女了。

(九五)渙汗，其大號。





渙王居，无咎。

渙浴而出汗，樂而大號。或渙汗指春水漲，左思

吳都賦「潰漚泮汗。」春水冲走了几，又冲進了王的居室，于是大聲號救。渙王居或是即徙都于豐，而洗刷新居。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按小畜六四「血去惕出，」以及上文渙其羣渙其躬的句法，則本節當作渙其血，血去逖出无咎。血下脫一血字。血、說文「祭所荐牲血，一象血形。」甲骨文作，正象食物在皿器中。去疑是盖之譌，盍、說文「覆也，从血大。臣鉉等曰：大象盖覆之形。」古餘盍作。象有盖的皿器。盍後加艸爲盖，加門爲闔。逖即惕，聲同相借。而惕本作易，即惕。（說見乾卦）因此本節辭正是說洗滌皿器中所盛的食物，因爲這食物盖住了變壞了，出了蜴虫，但洗洗還可吃，所以无咎。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節古本作，說文「卽、食也，从皀卩聲。」甲骨文作，象人伏在旁就食。、說文作，「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囊中之形。」所以扱之。……又讀若香」。盖卽享字，享是食器，（後加支作鼓）引申爲祭享，再引申爲享大。食不可太多，太多致病，所以「卽」引申爲節制的節。因竹中有節，就加竹頭表示約束之意，後就借作竹節之節。「卽」是就食，所以享。苦節與下文甘節對，苦節卽苦食，所以不可貞。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飲食當在室內或洞內，不可在戶庭外，以防穢土飛入食物，所以无咎。

（九二）不出戶庭，凶。與上節重。或者是別卦組的辭，而是卜出獵的事，如果不出戶庭，那只有活活餓死，所以凶。編易者因爲句同而編列在一組。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此處節正是引申爲節食。不節約，則必致病而嗟嘆。但食積不是大病，所以无咎。

（六四）安節，亨。安从女在六下，正是不出戶庭之意。或安居而食，所以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甘美之食，所以吉往有尚。往有尚是一句吉凶斷語，說見豐

卦初九。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苦食，所以貞凶，與首節不可貞同。悔亡二字也疑是衍文。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从爪子，原義是俘獲，引申爲卵孚，再引申爲孚信。

本卦所記兼有俘獲孵育二義。中孚不可解，因爲並沒有大孚小孚，因疑中是用字之譌。

用孚豚魚吉，卽貞孚豚魚之事，而吉。中用貞三字通。（詳說見緒論第一章）豚魚是豚與魚二物，都可孚育飼養，當然是吉事。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虞，說文云「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仁獸，食自死之肉。」不太可信。我疑虞本或作虎，虎雖暴，但很愛育乳虎，因孚育豚魚而聯想到虎育子，所以說吉。有他不燕是又一節辭。他古作它，卽蛇字。不疑爲帀字之譌，帀爲周帀，有蛇帀燕，正是蛇爬進了燕巢，而把燕蟠住了。這是農家常見的事。大概是正在孵

小燕，所以大燕給蟠住。這也是孵育的事，所以編在一卦組。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這又是鶴孚子的事。這四句，我疑是逸詩，爲後人誤攙入。或被卜者引借來湊補本卦組辭之不足的。因爲一、沒有吉凶斷語。二、與詩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又詩鶴鳴「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好似很有關係。三、用極明顯的比興法。四、和與靡叶韻。按摩、釋文音摩，正與和叶。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這是記俘獲得了敵俘，則勝者鼓而歌，俘則罷憊而啜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妄卦中的喪牛是因爲無月，（无妄）現在月既望，即十五日，馬匹亡，自可找回來，所以无咎。月幾望與歸妹六五小畜上九同。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與小畜九五辭同，解說已見小畜卦。此句分列兩卦，在小畜是畜奴，在本卦是俘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禮曲禮「雞曰翰音。」所以翰音是指雉，說見姤卦。鄉童常在稻田中覓野雞窠，雉受驚而上飛天空，雉卵被毀，所以凶。這也是記雉孵育的事。

小 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與大過本一系辭。過是過涉，說已見大過卦。小過是小隊過涉，所以可小事，不可大事。因爲少數人

過河，自不能舉大事了。飛鳥遺之以下是一節辭，又是過的引申義爲飛過了。遺、廣雅釋詁「予也，」是由饋字取義，遺即餽。（說見泰卦）不、即丕字。（說見明夷卦）音丕，即發出大的鳴聲。宜上宜下，正是詩燕燕「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又「燕燕于飛，下土其音。」所以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疑是下文上六「飛鳥離之凶」句截來，以湊補本節。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這又把過引申爲過訪。過訪其祖不在，而見到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或是又一次過訪，雖沒見主人，但也見到妣或臣，所以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从或戕之，凶。古代各圖騰不同的部族不相往來，而互相防備，怕受寇劫。如果過从，則必戕害，所以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无咎二字又疑是衍文。弗過遇之，即不可過从而遇之。往厲是過往必吉少凶多。必戒即防之。勿用永貞，即不利貞。

（六五）密雲不雨，从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首二句是小畜卦辭而重出于此。公疑是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公，是指文王。取彼是取鳥。穴是鳥巢，正是高墉之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正是詩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離卽羅。詩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離羅聲同。離訓遭，卽因于通羅。（說見否卦）弗遇過之，即初不見鳥，而鳥飛過而自投網，所以凶，是謂災眚。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濟从齊，金文齊侯敦齊字象齊麥形。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所以引申爲齊平。因其生長，又引申爲躋進。又加水引申爲濟。既濟，所以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似指未濟卦的小狐濡其尾。尾在後部，濡尾正是終亂。既濟是指高宗伐鬼方，而未濟是指狐濟濡尾，都是關於濟水的事，但把它編列的太雜糅了。古書如論孟老莊等書都是前半比後半部整齊，而後半部的末了幾章更亂。這兩卦也是如此。所以小利貞二句是又一節辭。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曳其輪與未濟九二的辭重出。曳輪即曳車。車輿二字已見前文，（「載鬼一車」「輿脫輹」）曳車而渡，正是高宗伐鬼方的事。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這裏說无咎。濡其尾是未濟卦中濡其尾句的重出句，說見未濟卦。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茀、子夏作婦，荀作紱，董作婦，總之是婦人的裝飾品。此句疑是別卦組的辭。或者是高宗行軍時也帶了婦女，在濟河涉川時丟了茀。勿逐七日得是震卦六二的辭重出于此的。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是殷王武丁，鬼方是國名，詩蕩「覃及鬼方」。今本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正是三年克之。荆是荆楚，正須渡河，所以有曳輪的話。小人勿用，即不利小人貞之意。本節故事可參看顧頤剛先生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王注宜作濡。袽、子夏作茹，京作絮。按茹即茅茹，(詳說見九過卦)程傳以爲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正是濟水舟筏漏水，幸有茹以塞之，所以終日戒。高亨以爲涉川而水沾濕了絮衣，晒了一天，才可穿，也可通。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禮記坊記引此句，鄭注「東隣謂紂國中

也，西隣謂文王國中也。」論字義詳解卦。本節疑是別卦組辭。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亨疑是凶之譌，因六三說未濟征凶。未濟指小狐，汔是水至。(說是井卦)濡其尾是沉沒之意，因爲普通獸渡水必把尾翹起，現在濡濕了尾，又濡了首，(既濟上六)即是下沉，所以說无攸利。這是因爲潮水方至，而又是小狐，所以濟河而淹死了。

(初六)濡其尾吝。是上節再卜之辭。

(九二)曳其輪，貞吉。曳車而濟，所以貞吉，說見既濟卦。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指小狐。利涉大川疑是上節之辭。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悔亡疑如下節當作无悔，无悔已見復

卦六五，渙卦六三。亡即無的初字。震由雷而引申爲怒，(震義詳震卦)怒而伐鬼方，正是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意。這也是高宗的故事。三年克之，所以行賞于本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君子之光，是指高宗戰勝，且有俘獲，所以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有俘獲，于是又飲酒慶賀。濡其首，是既
濟上六的重出。失是疑是无咎二字之譌。无傳寫誤爲失。是與時古通，書堯典「於變時
雍。」傳：「時，是也。」而時古作皆，與皆形近，因而又把皆誤寫爲皆。有孚无咎，
正是上句有孚于飲酒无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解放

作者=李星著

页数=166

SS号=11321618

出版日期=1948年09月第1版